

蔡東藩著

二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三冊

(30)

第四十一回 謀世襲內府藏名 戀私財外交啓釁

前回書中，說到歐戰發生，中國宣告中立，日本與兵至膠州灣，攻打德國租佔的青島。青島原有德兵駐紮，約不過一、二千人，明知衆寡不敵，守不住這個青島，但若拱手讓人，殊不甘心。膠州總督係管轄青島的德將，職守所在，當即下令拒敵。德人雖敗，勇力可嘉。日本兵艦，未能直入膠州灣，遂由龍口登岸，進兵濰縣西境，抄入青島背後，以腹背夾攻。惟濰縣等處，完全是中國領土，日兵進境，明是侵犯中立條規，袁政府與他交涉，他只自由行動，不肯撤回，但說是攻取青島，仍爲中國幫忙，俟得青島後，當完全交還中國。若官你想天下人有這等仗義麼？同是中國人，尚且爭權奪利，互鬪不休，況中日不相聯屬，怎肯把處心積慮的青島，謀取到手，還要完璧歸趙呢？透徹之說。袁總統聰明過人，豈有不曉得的道理？惟勢力既不及日本，更且想仰仗日人贊助帝制，那時只好模糊過去，不過與日人劃一戰線，讓他數十里中立地面，聽令出入，戰線以外，不得運兵。日人得了運兵路徑，已是心滿意足，當與袁政府約定，仗着一股銳氣，夾攻青島。德兵多方防守，相持至三月有餘，兩造傷亡，恰也不少。畢竟德人勢力弱，弄得餉盡援絕，無法可施，不得已懸旗乞降，好好一個青島，由德人經營十多年，建築完固，至此國際紛爭，竟被日人乘間佔去了。爲好拓地者作一棒喝。

袁總統也無心過問，按日裏收攬大權，規復專制，所有新頒章程，又增添了若干條。就中有立法院組織法，及地方自治試行條例，名目上是改良舊制，維持共和，其實是徒有虛名，掩飾人目。當時有一個在京人員安育仁，居然倡議復辟，欲請出宣統帝來，仍登大寶。爲文武二聖人先聲。會被袁總統聞知，即下一申令，說他邪詞惑衆，紊亂國憲，著即驅逐回籍。就是王闓運、勞乃宣等，主張君主立憲，袁總統尚滿口共和，自謂帝王總統，均非所願，誰知他口是

心非，暗地裏恰着着進行，到了三年十二月終旬，先改定大總統選舉法，公布出來，錄述如後：

大總統選舉法

第一條 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權，年滿四十歲以上，并居住國內滿二十年以上者，有被舉爲大總統資格。

第二條 大總統任期十年，得連任。

第三條 每屆行大總統選舉時，大總統代表民意，依第一條所定，敬謹推薦有被選舉爲大總統資格者三人。前項被推薦者之姓名，由大總統先期敬謹親書於嘉禾金簡，鈐蓋國璽，密貯金匱於大總統府，特設尊藏金匱石室尊藏之。

前項金匱之管鑰，大總統掌之。石室之管鑰，大總統及參政院院長國務卿分掌之，非奉大總統之命令，不得開啟。

第四條 大總統選舉會，以左列各員組織之：

一 參政院參政 互選五十人。

二 立法院議員 互選五十人。

前項各款之互選，用記名連記投票法，以得票較多數者爲當選，由內務總長監督之。

屆組織大總統選舉會，立法院在閉會期內時，以在京議員之名次在前者五十人，爲大總統選舉會會員。

第五條 大總統選舉會，由大總統召集，於每屆選舉期前三日以內組織之。

第六條 大總統選舉會，以參政院議長爲會場，以參政院院長爲會長。

參政院院長，如係副總統兼任，或有其他事故時，以立法院議長爲會長。

第七條 選舉大總統之日，大總統敬謹將所推薦有被選舉為大總統資格者之姓名，宣布於大總統選舉會。

第八條 大總統選舉會，除就被推薦三人投票外，得對於現任大總統投票。

第九條 選舉大總統，以會員四分之三以上到會，用記名單記投票法。得票滿投票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若皆不足當選票額時，就得票多數之二人行決選，以得票較多數者為當選。

第十條 每屆應行選舉大總統之年，參政院參政，認為政治上有必要時，得以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現任大總統連任之議決，由大總統公布之。

第十一條 大總統任期未滿，因故去職時，應於三日內組織大總統臨時選舉會。

臨時選舉未舉行前，大總統職權，由副總統依約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代行之。如副總統同時因故去職，或現不在京，及有其他事故，不能代行時，由國務卿攝行其職權。但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所規定之職權，不得代行或攝行。

第十二條 屆行臨時選舉之日，由代行或攝行大總統之職權者，咨行大總統臨時選舉會會長，指任會員十人，監視開啓尊藏金匱石室，恭領金匱到會，當衆宣布。就被推薦二人中，依九條之規定，投票選舉。

第十三條 現任大總統連任，或當選大總統繼任，均應於就職時，為左列之宣誓。

余誓以至誠遵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謹誓。

憲法未公布施行以前，前項誓詞，須聲明遵守約法。

第十四條 副總統之任期，與大總統同。任滿時，由連任或繼任之大總統推薦有第一條資格者三人，準用選舉大總統之規定行之。

第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本法施行之日，中華民國二年十月五日所宣布之大總統選舉法廢止之。）

依這選舉法看來，是大總統一任十年，且得連任，或一次或兩次三次，並未明定限制。試想做了大總統，已是年滿四十，人生上壽，不過百年，若連任數次，便是終身為大總統了。（明上文第二、七、八、十三各條）後任的大總統，須由前任的大總統推薦三人，署名金簡，密貯金匱，將來選舉後任大總統時，除對於現任大總統得票舉連任外，只有金簡中所寫的姓名，可以選舉，此外不能臚入，照此制度，明明是總統得以世襲，如袁總統有子十餘人，他若寫着三個兒子的姓名，藏將起來，俟後任選舉，總要把他三個兒子中選出一人，否則惟有老袁永遠活着，仍歸他連任下去，別人是永世無望了。（明上文第三、及十二各條）小子曾記前清雍正年間，雍正帝定立儲法，默選儲君，書名納匣，藏在正大光明殿額的後面。袁總統做過前清大員，想是熟悉掌故，所以把雍正成制，抄襲了來。（以袁總統比雍正帝，雖為相似，而時勢尚恐未逮）還有一篇告令，說明改正選舉法，實為總統絕續時，預防爭亂起見，小子也似信非信，只好付諸闕如。惟總統選舉法，既已改定，袁總統應如法照行，他便就意中所愛的三人，書藏金匱，或說是黎元洪、徐世昌及袁大公子克定，或說是克定、克文、克良、克端等類，統是袁家公子。（大約此說近是）但袁總統素好秘密，書藏時無人在旁，只由他一手做成，因此外人無從知曉，不過憑虛推測罷了。

隔了兩天，復定出國璽條例。國璽分作三項，一為中華民國璽，凡遇國家大典、禮大政事及國際交換圖書等項，應用此璽；二為頒爵襲職及封贈冊軸等所用，叫作封策之璽；三為給予勳位勳章及其他榮典文書等所用，叫作榮典之璽。此外如大總統印、陸海軍大元帥印，一時不便稱璽，仍然沿稱為印，附入國璽條例中。（改印為璽，非帶制何？）

光陰似駛，又是民國四年，元旦親賀等禮儀，且不必說。惟袁總統把新頒官制，策入羣僚，授徐世昌為上卿，楊士琦、錢能訓為中卿，趙爾巽、李經羲加上卿銜，各部總長，除陸海軍兩部外，並授中卿，獨章宗祥、湯化龍、資望稍輕，以少卿加中卿銜，梁士詒、周樹模、汪大燮、貢桑諾爾布等，均授中卿，董康、莊蘊寬等，均授少卿。他如文官加給壽禾

章，武官加給文虎章，或酌授勳位，無非是施澤如春，有加無已的至意。語帶雙戲。一面令教育部整飭學校，提倡忠孝節義，所有小學校中，應讀論孟二書，列入科目，不得廢經。一面頒附亂自首特赦令，凡在民國三年十二月前，所有附亂人等，或被脅，或盲從，均得向地方行政官署悔罪自首，當由地方行政官呈請大總統特赦，給予免罪證書，回籍營業。總算息風消浪。

是時白狼已平，餘匪肅清，就是民黨中人，亦無隙可乘，只有假借文字，詆毀老袁，也沒有甚麼效力。歐洲各國，日務戰爭，舊有外交交涉，盡行擱置，無暇向中國尋隙，美國雖守中立，未曾與戰，但距華較遠，又素抱和平宗旨，與中國沒甚齟齬，只有東鄰日本，就耽在側，自攻取青島後，屯兵不撤，日夕綢繆，不但青島領土權被他占去，就是青島街市上，所有營業行政等權，亦歸日人佔領。袁總統得此消息，不由的吃了一驚，看官道是何故？原來青島中有一德華銀行，前由德人經理，老袁曾存着巨款，約計二十萬馬克。馬克，德幣名。預備將來恢復帝制，提出使用，此次聞日人干涉營業，恐他圖圖吞去，無從追索，豈不是白費金錢，破壞好事？領土權可以拋棄，款是萬難割捨的。當下情急智生，亟通牒英德日三國，宣告撤銷山東戰城，牒文內列着三種理由，一是青島戰事，現已完畢，二是膠萊龍口各處情形，已甚安靖，三是中國應設兵防海，阻禁匪徒，侵入膠萊各處作亂，為此三大要件，不能不要求日本撤兵，那知牒文纔發，日本政府，却已有照會到來，他的照會中，却含混說着道：「君有大志，何必親近德意志，難道我大日本帝國，就不能作一幫手麼？」隱隱譏刺，確是妙文。袁總統接閱照會，巧巧碰入心坎，躊躇了好一會，便邀請顧問員有賀長雄、西坂大佐等，秘密商議一番。託他電達本國政府，極力贊助，一面電囑駐日公使陸宗輿，疏通日本內閣。

那時日本內閣首相，名叫大隈重信，他本是個動感舊臣，外交能手，既得了這個消息，便視為奇貨可居，當下提出元老院議決二十一條件，向袁要索，作為日後的報酬。未曾出力贊助，先已要索酬金，求人者其難諱。看官會否閱過清史？當中日戰爭以前，老袁曾任朝鮮公使，彼時屢與日本反對，遂釀成中日戰事，害得喪師失律，割地賠款，纔行了

案日人中島端氏，且於民國二年冬季，著有支那分割的命運一書，日人稱中國爲支那。內述袁氏秘史，種種擲揄，幾笑他一錢不值，難道老袁毫不記憶，毫無聞見，反欲向他求助麼？若非利害管管，何至於此？古語說得好：「人必自侮，然後人侮。」袁氏爲帝制起見，竟惹出二十一件大要挾來，小子有詩歎道：

欲成王道貴無私，知白何如守黑時。隻手難遮天下日，欺人反使別人欺。
畢竟二十一條件，說的甚麼待小子下回表明。

總統與皇帝，原是不同，但據袁氏之總統選舉法，是已得任終身總統，且爲世襲總統矣，與皇帝幾無區別，寧必稱帝而後快乎？總之袁氏心目中，全然不說俗念，念茲在茲，曰惟帝制，釋茲在茲，亦曰惟帝制。夫既欲爲帝，即自稱爲帝可也，何必鬼鬼祟祟，向人求助，反爲東鄰所輕視乎？嗚呼！袁氏爲了帝制二字，懷據胸中，欲爲帝則恐人反對，不爲帝又難繫私心，人欲勝天理，混而心力爲之交疲矣。人謂袁氏智，袁氏其果智乎哉！

第四十二回 廿一款恃強索諾 十九省拒約聯名

却說日本政府，議決二十一條件，電致駐華日使，日使叫作日置益，接奉政府文件，即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親至總統府，謁見老袁，彼此行過了禮，略敘寒暄，日置益便從袖中取出文件，當面呈遞。袁總統接閱一週，不禁皺起眉來，搖首數次，口中恰支吾道：「這……這等條件，未免太酷，教敝國如何承認？」日置益從旁冷笑道：「敝國上下，素疑總統爲排日派，今始知言不虛傳了。」依憲法袁總統忙答辯道：「敝國與貴國，是最近鄰邦，同種同文，理應格外親善，况我自受任總統，更思借重鄰誼，作一臂助，爲什麼說我排日呢？」情見乎詞日置益笑了又笑道：「總統既有意結好，何不將敝國要求，完全承認，藉明親善的本心。」口中有刀袁總統皺着眉道：「這是我不能作主，

我是民國的總統，不是帝國的元首，可以隨便簽約的。」若爲帝國元首，難道把中國領土完全送日麼？日置益復道：「總統大志，敵國亦已深悉，倘或此次條約，總統不願允從，非但有礙總統利益，就是爲中國計，亦覺岌岌可危。卽如中國亂黨，多半寓居敵國，現正竭力進行，敵政府雖未表同情，但若總統不肯從敵國要求，敵國卽不能限制亂黨，後事如何，非敵政府所能懸揣。竊謂爲總統利益計，爲中政府利益計，總統必須允諾，否則敵國疑總統不肯顧全邦交，或更提出嚴厲條件，亦未可知，還請總統三思。」數語是暗攻袁氏陰私，純用威嚇手段。袁總統遲疑半晌，方道：「且與外交總長商議，再行答覆。」日置益方起身告別。

隔了兩天，日置益又訪會外交總長孫寶琦，仍提交要求條件，且語孫總長道：「這事爲兩國利益起見，須守極端祕密，幸勿將條件內容洩露別國。」孫總長問是何意，日置益正色道：「敵國人民，多言貴國用遠交近攻的政策，親近英美，排斥敵國，所以極力反對，敵政府爲顧全邦交起見，不忍決裂，爲此命本駐使特進忠告，慎守祕密，毋得漏言。」袁氏慣用祕密日本卽以祕密二字作爲要求，大是謂之自取。孫總長無詞可駁，只得唯唯如命，惟答言所交條件，應俟與總統熟商，方可定奪。日置益訂明後會，告辭而去。看官試想日本既野心勃勃，要求至二十一條件，何妨明目張膽，爲什麼要守祕密呢？我亦要問。原來日本雄長亞東，屢思并吞中國，奈因列強互峙，致多牽掣，眼看這錦繡江山，不能由他吞去，此次趁着歐洲戰爭，及袁總統謀帝乞助的時候，正好暗度陳倉，硬迫中國允約。等到他國聞知，生米已做成熟飯，干涉也來不及了，這正是倭人的妙計。

孫總長既接收條件，當向總統府請示。袁總統乃召集國務卿等，先開祕密會議，大家看到條件，就是面面相覷，不敢發言。獨段祺瑞奮然道：「這項條件，絕對是不能承認，不如却還了他，省却許多疑議。」是激烈語。袁總統囁嚅道：「我國積弱得很，倘若一條不依，定致邦交決裂，釀成戰釁，這却如何是好？」徐世昌方接口道：「折衝樽俎，責在外交，應由孫總長往會日使，婉言解釋，表明爲難情形，要他改換條約，方便磋商。」是得重派孫寶琦聞到此言。

暗暗心急，忙向袁總統道：「寶琦不才，恐難勝任，請大總統另簡材能，寶琦情願辭職。」這袁總統顯寶琦道：「你若解職，何人可代？」孫寶琦答道：「不如陸子欣。」袁總統徐徐點首，并語徐世昌道：「且叫陸子欣出去當衝，何如？」徐世昌隨口贊成，因即散會。

越日，即調任孫寶琦為審計院長，改任陸徵祥為外交總長。陸徵祥也擬告辭，經袁總統召他入府，溫言勸勉，并有許多密囑，乃不得不勉為所難，即日就職。當下照會日使，約定二月二日，在外交部迎賓館開非正式會議。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及繙譯各官，先行守候。過了午牌，方見日本公使日置益，帶着參贊書記官，到了迎賓館，兩下開議。陸徵祥詞甚簡單，但請日置益轉達日本政府，改換條文。日置益不肯照允。曹汝霖方插嘴道：「貴公使洞明時勢，曉達政體，應知中國已成民主國，政府是國民的公僕，若果遽允要求，必致激起國民反對的風潮，將來雙方均有不便，還請審慎為是。」日置益微哂道：「中外人士，那個不曉得袁總統獨攬大權？今日爲了兩國交涉，反把國民作爲後盾，豈非可笑？」參贊書記官曹汝霖被他一駁，幾乎無可解嘲，還是陸徵祥接口道：「敝國若承認貴國條件，豈不要惹起他國交涉？但望貴國顧全友誼，休使敝國爲難，敝國當深感厚情。」日置益又答道：「陸總長對此談判，是否擔任全權，抑須請示總統？」陸總長道：「今日與貴公使開談，前已聲明爲非正式會議，不過先行討論罷了。」日置益道：「此項交涉，本駐使屢奉本國訓令，要求貴國即予同意，今日既非正式會議，應請貴總長請命總統，速開正式談判，以便早日解決，本駐使亦可覆命銷差了。」言至此，即起身離座道：「明日再會。」隨與參贊書記官等，揚長去了。

過了三日，日置益復至外交部，與陸總長談判多時，毫無結果。日置益乃去。嗣是又隔十多天，彼此未曾晤談。看官道是因何？原來英法俄各國，曾與日本訂立協約，在歐戰期內，日本不得獨謀利益。此次日本與中國交涉，當然要據約質問。日政府答覆各國，只開了十一條件，還有十條嚴重的條文，一律瞞住。日置益聞這消息，所以暫時

攔着，不來催促，至日政府答覆各國後，復至外交部反覆勸誘，陸總長等仍不承認到了三月三日會議已是第六次了。日置益氣餒洶洶，對着陸總長道：「本駐使與貴總長磋商，已經數次，遷延至一月有餘，仍然是茫無頭緒，莫非輕視敝國不成，即如條文中第一款，就是山東方面的問題，請速承認原案，將歷年中德條約範圍以內的權利，一概轉給敝國，另訂中日山東條約，了結目前的要案。」陸徵祥淡淡答道：「山東問題應俟歐戰解決，再行提議，今尚不便」說到「便」字，日置益已躍起道：「這話未免欺人了，眼前要案，尚待遷延，豈他國理應尊重，我日本獨可輕蔑麼？」陸總長正思答辯，日置益掉頭不顧，悻悻徑去。強國公使，如是如是。

次日，日本政府纔將二十一條件，通告歐洲列強，大致說是一山一川，議約中國全無誠意，因此追加條件，嚴重交涉」云云。自有此番通告，於是日本二十一條件，登在外國新聞紙上。我國輾轉譯出，纔識條件內容的真相事關國恥。特全錄原文如下：至此錄錄原文，著述者豈亦代守密耶。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提出條件原文：分五號二十一款。

(第一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互願維持東亞全局之和平，並期將現在兩國友好善鄰之關係，益加鞏固。茲議定條款如下：(一) 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所得各種權利利益讓與等項，概行承認。(二) 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三) 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綫之鐵路。(四) 中國政府，允諾為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中國向認日本國，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茲議定條件如下：(一) 兩訂約國互相協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為期。(二)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東內蒙古，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

有權。(三)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東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并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四)中國政府，尤將在南滿洲及東內蒙古各鎮開採權。至於擬開各鎮，另行商訂。(五)中國政府，允於下開各項，先經日本廠政府同意，然後辦理。(甲)在南滿洲及東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用款項之時。(乙)將南滿洲及東內蒙古各項稅課作抵，向他國借債之時。(六)中國政府，允諾如在南滿洲及東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國政府商議。(七)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辦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年畫押日起，以九十九年為期。

(第三號)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現在日本國資本家，與漢冶萍公司有密切關係，願增進兩國公同利益，茲議定條款如下：(一)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國政府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二)中國政府允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鎮之附近鎮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此外有所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該公司恐有影響之舉，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為切實保全中國領土之目的，茲訂立專條如下：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一)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二)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三)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讓成爭釁，故須將必要地之警察，作為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聘用多數日本人，籌畫改良中國警察機關。(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五)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及南昌杭州間與南昌潮州

間之鐵路權許與日本國。(六)在福建省內籌辦鐵路贛山及整頓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之時先向日本國協議。(七)允認日本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

如上所述第一號分四款，是謀吞山東，第二號分七款，是謀佔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第三號分二款，是謀併漢冶萍公司，第四號專件，及第五號七款，簡直是要將中國主權讓與日本，不曾爲日本的保護國了。總括數語，以便

國民記憶。中國人民，多至四百餘兆，雖有一大半愚弱，究竟還有幾個熱心的志士勇幹的國民，一經覽到二十一條件，羣以爲亡國慘兆，就在目前，於是奔走呼號，力圖挽救，有刺血上書的，有斷指演說的，有情願毀家紓難，儲金救國的，什麼抵制日貨，什麼組織民團，鬧得全國不安，差不多有天翻地覆的景象。就是外國輿論，亦多詆斥日本，說他非理要求，獨袁總統高坐中央，從容自若，今日授幾個卿大夫，明日頒幾條新法例，幾似確有把握，毫不張皇。至三月五日以後，外交總長陸徵祥等，遞日置益至署，開正式談判，日置益咆哮如故，經陸總長等低首下心，願將條款中第一(一)(二)(三)號，酌量承認，日置益尙未肯干休。各省人民，熱度愈高，每日馳電到京，爭請拒約。袁總統尙電飭各省官吏，令他嚴加取締，所有議約事件，誓當力爭，不輕承認。外交部亦電達各省，略言：「日本條款，正在嚴重交涉，不肯放棄主權」等語。無如條約讓步的消息，已約略傳將出來，各省將軍巡按使，亦有些忍耐不住，便由江蘇將軍馮國璋，聯裕十九省將軍，一具銜電達中央，略云：

日款發生，亡國頂兆。國家既處如此危險之地位，國恥等對於中華民國，同膺捍衛之責，義不容袖手旁觀。一任神州之陸沈，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恥等分屬軍人，必盡其軍人救國之天職，凡欲破壞吾國領土之完全者，吾輩軍人必以死力拒之。誠能若此，何至亡國。中國雖弱，但其國民尙能投袂奮起，以身殉國，所望大總統與政府，羣起嚴詞峻拒，勿稍畏葸，我軍民等當始終爲後盾也。乞鑒察。

又電致外交部云：

中日交涉發生，各省人民，具愛國熱心，紛紛電請拒絕，暨呈遞條陳意見書者，計先後二百餘起，不聞貴部一置可否於其間。在無知人民，議論紛紛，謂政府諱莫如深，甘心媚外。惟是外交公例，有應守秘密之義務，貴部核議之事件，固不便宜布國內，在大部為國家代表，當交涉之衝，任交涉大事，應如何上保主權，下顧輿情，折衝樽俎，化干戈為玉帛，以慰京外人民之希望。迭據貴部宣言，亦明明自命為鞠躬盡瘁，嚴重交涉，不肯放棄主權之利。國璋等聞言之下，欽佩莫名，乃何以按之事實，迥不相同。全案尚未了結，而權利之喪失，已復不少。下此更不忍言。且國際交涉，為何等事。此次要索條件，又為何等事。豈得輕圖一時之省事，貽中國將來莫大之隱憂。如果喪失主權，則日後國家淪於附屬，所以為民國前途危，為大部當局惜，而不能無疑焉。目前討論條件，尚可以口舌力爭，為杜弊防患之本，如使條約成立，則將來日人之照約行為，尚不知有何能力，足以制止。況在修正期限之時，豈容一味退讓。想大部辦理交涉之初，具何等毅力苦心，以情理度之，必不出此。然責備賢者，春秋之義，以大部之明，或不至墮日人術中，質其條約上之精神，以為我尤其要求，彼當為我保全領土之完全。然以中國水陸之廣大，縱有事故，日人有何兵力，足以保我而無失現邦交素睦，尚為此極酷烈之要求，一有微勞，勢必無以復加，而問罪立至。用敢不揣冒昧，備詞質問，并聯合各省聯絡防務，為外交後盾，望勿畏強禦，按以公法，權以公理，和平解決，是所厚望。至內容如何辦法，仍乞秘密示知，不勝翹企之至。

此外如長江巡閱使張勳，及廣東惠州鎮守使龍光等，亦均通電改訂，夫清臣約。還有陸軍總長段祺瑞，且因中央電達各省，憤然主戰。正是：

強權世界無公理，民國干城有武夫。

欲知袁總統如何主張，且至下回續敘。

日本公使日置益，提出二十一條件，不交我國外交部，竟面遞袁總統，是已可見日人之用心，為袁氏得首之交與條件，故

直接與老袁交涉。不必依國際公法，須與外交部禮讓也。迨袁氏以條件艱酷，乃執外交部三字以相餉，而日使至外交部，即有秘密之囑告，秘密秘密此二字中，非含有極大關係歟！且日使囑守秘密，而老袁果惟命是從，雙方會議數次，而全國人士，尙未知條件之內容，迨經外報宣布，輿論譁然，即官僚派人，亦多極力反對。試觀十九省將軍之聯銜拒約，見得人心未死，公道猶存，爲老袁計，不即當看風轉舵，臨崖勒馬耶？乃及此而猶不悟，而袁氏真愚矣，而日人之威嚇脅迫，乃因此而益甚矣。嗚呼！袁哉！是正民國之氣數。

第四十三回 楊前會議忍辱陳詞 最後通牒恃威恫嚇

却說十九省將軍，及張巡閱使，龍鎮守使等，聯電中央，力請拒約。袁總統不得不答，當有覆電宣布文。

電呈均悉。立國於此風雲變態無常之世界，必具有一種自立不挫之精神，有自立不挫之精神，人雖謀我，焉能亡我？民國肇造，如初生之孩，資人扶助，庶無顛倒之患。各省將軍受任以來，皆能以擁護共和爲己任，熱誠愛國爲前提，洵民國之幸也。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託，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於國家存亡重要之關係，詎敢忽略？仍望日來中外對於中日交涉，尤多猜疑，志志不安，國民愛國之熱誠，於此可見。惟天下自有公理，無論如何艱難解決之問題，持以公理，自能剖決。如金雖堅，鍊之以火，未有不鎔。但天下之大患，防不勝防，往往防之於此而漏之於彼，今日危難，不止一端，要惟同心相濟，合力進行，而保護外人，尤宜謹慎，我盡東道之誼，斯無罅隙之生，誤會消滅，國交鞏固，各將軍勿爲疑似之言所動，是所至盼。

越數日，又有一告誡的電文云：

近來關於中日交涉，政府接到各省將軍及師長等電報多起，均有所獻替。此項電文，具微公忠，惟該將軍

既爾軍職，自應專心力於軍事，越俎代謀，實非所宜。現在政府正殫精竭慮，以解決此目前所遇之問題，雖不敢謂事事能取信於國民，但國家之利益，斷無不保護惟謹。該將軍等正宜盡心軍事，不必兼顧外交。須可令爾等

賈國，如有造謠生事者，仰該將軍協同地方官禁止，至要勿誤！

此外又有數電，無非說是「中日協商，漸就和平，可無他慮。各將軍巡按使，總宜勸諭人民，持以鎮靜，一俟交涉解決，自當宣布內容」云云。就是外交部總次長，亦有公電傳達，略稱：「前後會議，已歷多次，現日使已允將條件寄回政府，請示修正，暫浮談判。昨至十三次會議，知全案確已修正，當即通融磋商，以期和平解決。京中報紙及外間謠傳，統屬無憑，必待全案公布，是非乃定」等語。各省大吏及全國志士，接閱此等電文，總把一種激昂憤勇的氣概，稍稍恬退。究竟日本是否讓步，政府能否力爭，大家還是疑信參半。

嗣經交涉了結，機識當時會議的情形，由小子依次演述。自初次談判以迄第七次談判，彼此爭辯，茫無頭緒，上文已約略敘明。至第八次會議，乃是三月九日，談判進行，逐條討論。陸總長徵祥，先提出第一號第一條，須俟至歐戰平定，加入講和大會，再行定議。且聲言：中國政府，如承認第一條，須以交還膠澳為對待條件。日使日置益道：「我國用兵膠澳，損失頗多，理應如何解決？」陸徵祥答道：「自貴國用兵青島，數國人民，損失甚鉅，應向貴國索償，難道還轉加敵國嗎？且戰事已平，所有稅關郵電，應照向來辦法辦理，軍用鐵路電綫，即行撤廢，租界外軍隊，先行撤回。到膠澳交還時，租界留兵，亦應盡行撤去。」日置益道：「有這許多條件，歷現且暫從緩議。請問這第一號第二條，是否允諾呢？」陸徵祥道：「第二條，應敵國允自行聲明，不將山東沿海及島嶼，讓與他國。」日置益道：「第三條呢？」陸徵祥道：「第三條，所說烟灘或龍灘鐵路，倘德國允拋棄借款權利，當先向貴國資本家商借，就是第四條商埠問題，敵國允自行添開罷了。」日置益道：「第一號共計四款，據貴總長意見，當轉達數國政府，請示定奪。惟第二號的條件，須完全允諾為是。」陸總長道：「旅順大連灣的租

借期，及南滿洲的鐵路權，前清已有成約，當可商量。惟安奉鐵路，與該數處情形不同，不能援以為例。」讀及第二號
第一條。日置益忿然道：「旅順大連等處，不過連類帶及，此條注意，實為安奉鐵路。若安奉鐵路的租借期，不肯允諾，何容向貴國要求？」陸總長再三辯論，日置益只是不從，而且揮臂起座道：「此條不允，無須別論，當決諸兵力便了！」又其侍從曹汝霖插口道：「貴公使何必動怒，總可和平議決。」日置益道：「這條不允，那條又不允，教我如何答覆政府？且敵國上下憤激得很，如不達目的，就使勞師費餉，亦所不惜。本駐使為全國代表，若事事通融，豈不要受全國唾罵麼？」陸總長到了此時，只得答應下去。日置益方纔復座，問及第二三條。陸總長道：「南滿洲可添開商埠，貴國人民，可與敵國合辦農墾公司，若欲內地雜居，及土地所有權，是與我主權有礙，貴國政府向來聲言保全中國領土，此條件似違初意。」日置益道：「我國並不要佔你土地，不過令人民營業較為便利罷了。」明是殖民，何得謂非佔我領土。曹次長又應聲道：「如貴國人民，欲雜居內地，須歸敵國管轄，貴國應撤回領事裁判權。」日置益又復搖首。陸徵祥道：「且先議下文各條。擱過第二號，轉入第四、五、六、七各條。第四條的開礦權，除已探勘及開採各區，准可通融，惟須按照中國鐵業條例辦理，第五條路加更改，如敵國借款造路，或抵借外債，可先向貴國資本家商議。第六條南滿洲的租界，儘先聘用貴國人，東部不蒙古，殊不適用。第七條吉長鐵路，應改為全路借款，重訂合同。」日置益聞言，又勃然道：「第二號的要點，實在二三兩條，餘外尚是枝葉，貴政府不允照辦，敵政府萬難容忍。就是這第三號的漢冶萍公司問題，與敵國人民有密切關係，倘貴政府倡言充公，或提議國有，或借第三國為抵制，實與敵國投資家生出無窮危險，貴國亦須絕對承認此約，方免後慮。」陸徵祥道：「敵國政府當聲明不充公，不國有，不借用第三國外資，可好麼？」說明第三號第一條。日置益道：「第二條應如何解決？」陸徵祥道：「這條是又礙領土權，不便承認。」日置益復道：「第四號第五號呢？」陸徵祥遲疑半晌道：「均不便承認。」撤去第四、五兩號。日置益向外一望，天色已暮，便道：「貴國太無誠意，看來此事是難了呢。」言畢，即起身別去。

過了一兩日，聞日政府調集海軍，準備出發，一面借換防為名，增派陸兵至山東奉天，大有躍躍欲試的形勢。袁政府未免心慌，只得質問增兵理由，再請日置益商議迭經三次，無非為南滿洲東內蒙及漢冶萍公司諸條件。雙方仍然未決，日置益乘馬馳回，馬忽躍起，竟將日置益掀下地來，虧得馬夫將馬帶住，日置益纔保全性命，但左足已是受傷，由僕役昇入使館，臥床呻吟去了。人不知馬，袁總統聞日使受傷，當遣曹汝霖次長汝霖，向日本使署問疾，備極殷勤，日置益總算道謝，并言：「日政府已停止派兵，只中政府須顧全邦交，毋再固執」等語。曹汝霖又道：「貴公使近患足疾，且待痊後再商。」日置益道：「敝國政府，日望貴國允諾，令我急速辦了，我適患傷足，病不能行，還請貴政府原諒，會議地點，改至敝署方好哩。」曹汝霖道：「且請示總統，再行報命。」於是珍重而別。

越二日，日置益請參贊小幡為代表，至外交部為非正式會議，且約至日使署續議期間。陸總長以為未便，小幡不從，乃訂定三月二十三日，開第十三次會議。屆期陸曹二人，同往日本使館。日置益尚高臥未起，兩人忍氣吞聲，不得已至病榻前，與日置益晤商，世人稱為榻前會議，便是此舉。可恥可嘆！日置益坐在牀上，向陸總長道：「本駐使已奉政府訓令，第一號准示通融，第二號應一律求允，但敝政府為友誼起見，亦格外讓步。內地雜居的日人，可服從中國警察章程，惟須由敝國領事承認，若關於土地訴訟等項，可由兩關派員會審，土地所有權，改為永租。這是已讓到極點，不能再讓了。」承情之至，陸徵祥再請修正，日置益頻頻搖首，且要求三四五號允諾。陸徵祥告辭道：「且回去陳明總統，再議何如？」日置益點首允允，嗣後復在榻前會議兩次，至日置益足疾漸愈，稍能起行，又在日使館會議三次，都是因南滿洲問題，中國允日人選探礦產九處，且開放滿洲商埠，供日人貿易，並允雜居置地，惟關係訴訟案件，應歸華官辦理。日置益不肯允從。

轉瞬間已是四月六日，日置益足疾全愈，乃重至外交部會議，所議仍為南滿洲雜居問題，終未解決。越二日，又來會議，提出第五號問題。陸徵祥因關係主帶，婉詞謝絕。又越二日，復開會議，仍要求解決第五號問題。陸徵祥

答言：「貴國軍械精良，不能受條約拘束，餘難置議。」云云。日置益終不肯少讓。至四月十三日及十五日，復要索東蒙問題，應由中國予以南滿相同的利益。陸徵祥初未肯允，嗣允在東蒙開關數處，日置益終未滿意。臨行時，且謂：「討論已畢，不消再議，本駐使當詳覆政府，候令施行罷了。」這已是第二十四次會議，自散會後，停議了八九天，至二十六日下午，日置益復氣宇軒昂，乘着馬車，徑至外交部，由陸總長等迎入。日置益大言道：「現奉本政府訓令，將所有全案，已加修正，若貴國再不允從，也無庸多談了。」說至此，即取出日本政府修正案，遞交陸總長，當由陸總長接閱，但見紙上寫着：

第一號（第一款）仍前。（第二款）改為換文。彼此互換，因稱換文。中國政府聲明凡在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第三款）修正。中國政府允准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如德自願拋棄烟灘鐵路權之時，可向日本資本家商議借款。（第四款）修正。中國政府允諾為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合宜地方為商埠（附屬換文）所有應開地點及章程，由中國政府自擬，與日本公使預先決定。

第二號（第一款）仍前。惟附屬換文，旅順大連租借期，至民國八十六年，即西歷一千九百九十七年為滿期。南滿鐵路交還期，至民國九十一年，即西歷二千另二年為滿期。其原合同第十二款所載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可給價收回一節，毋庸置議。安奉鐵路期限，至民國九十六年，即西歷二千另七年為滿期。（第二款）修正。日本臣民在南滿洲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經營農業，可得租賃或購買其須用地畝。（第三款）仍前。惟附帶聲明。前二款所載之日本國臣民，除須將照例所領護照向地方官註冊外，應服從由日本國領事官承認警察法令及課稅。至民刑訴訟，日本人為被告，歸日本國領事官；中國人為被告，歸中國官吏各審判。彼此均得派員到堂旁聽。但關於土地之日本人，與中國人民事訴訟，按照中國法律及地方習慣，由

兩國派員共同審判。俟將來該地方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時，如有關於日本國臣民之民刑一切訴訟，即完全由中國法庭審理。（第四款）改為換文。中國政府允諾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左開各鐵路已探勘或開採各礦區外，速行調查選定，即准其探勘或開採。在礦業條例確定以前，仿照現行辦法辦理。（一）奉天省本溪縣牛心臺石炭鑛，本溪縣田什付溝石炭鑛，海龍縣杉松崗石炭鑛，通化縣鐵廠石炭鑛，錦縣暖池塔石炭鑛，遼陽縣起至本溪縣止鞍山站一帶鐵礦。（二）吉林省南部和龍縣彩龍崗石炭鑛，吉林縣缸窰石炭鑛，輝南縣夾車溝金礦。（第五款）第一項改為換文。中國政府聲明嗣後在東三省南部需造鐵路，由中國自行籌款建造。如需外款，中國允諾先向日本國資本家商借。第二項改為換文。中國政府聲明，嗣後將東三省南部之各種稅課（除已由中央政府借款作押之關稅及鹽稅等類）作抵，由外國借款之時，須先向日本資本家商借。（第六款）改為換文。中國政府聲明，嗣後如在東三省南部聘用政治財政軍事警察外國各顧問教官，儘先聘用日本人。（第七款）修正。中國政府允諾以向來中國與外國資本家所訂之鐵路借款合同規定事項為標準，速從根本上改訂吉長鐵路借款合同。將來中央政府關於鐵路借款附於外國資本家，以致現在鐵路借款合同事項為有利之條件時，依日本之希望，再行改訂前項合同。（中國對案第七款）關於東三省中日現行各條約，除本協約另有規定外，一概仍舊實行。關於東部內蒙古事項：（一）中國政府允諾嗣後在東部內蒙古之各種稅課作抵，由外國借款之時，須先向日本國政府商議。（二）中國政府允諾嗣後在東部內蒙古需造鐵路，由中國自行籌款建造，如需外款，須先向日本國政府商議。（三）中國政府允諾為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東部內蒙古合宜地方為商埠，其應開地點及章程，由中國自擬，與日本國公使商妥決定。（四）如有日本國人及中國人，願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設工業時，中國政府應行允准。

第三號修正。日本國與漢冶萍公司之關係人，極為密接，如將來該公司關係人，與日本資本家商定合辦，中國

政府，應即允准。又中國政府允諾，如未經日本資本家同意，將該公司不歸國有，又不充公，又不准使該公司借用日本國以外之外國資本。

第四條修正。按左開要領，中國自行宣布，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換文。對於由

武昌聯絡九江南昌路綫之鐵路，又南昌至杭州及南昌至潮州之各鐵路之借款權，如經明悉他外國並無異議，應將此權許與日本國（換文第二案）對於由武昌聯絡九江南昌路綫之鐵路，又南昌至杭州及南昌至潮州之各鐵路之借款權，由日本國與向有關係此項借款之他外國，直接商妥以前，中國政府應允將此權不許與他外國。換文。中國政府允諾，凡在福建省沿岸地方，無論何國，概不允建設造船廠軍用蓄煤處海軍根據地，又不准其他一切軍務上施設，並允諾中國政府，不以外資自行建設，或設施上開各事。

第五號改為陸總長言明如下：（一）嗣後中國政府認為必要時，應聘請多數日人為顧問。（二）嗣後日本國臣民願在中國內地，為設立學校病院，租賃或購買地畝，中國政府應即允准。（三）中國政府日後在適當機會，遣派陸軍武官至日本，與日本軍事當局，協商採辦軍械，或設立合辦軍械廠之事。日置公使言明如下：關於布教權問題，日後應再行協議。

陸總長閱畢全文，便向日置益道：「我看這修正案中，有幾件還應酌商，最難承認的，是原文第五號，改為本總長言明。本總長前請撤消五號，不便開議，經費公使要求說明理由，方由本總長約略說及提出數條，聲明不便允諾的情形。今貴政府修正案，斷章取義，誤為言明，本總長礙難承認。」日置益道：「這已是敝國政府最後的修正，務請允諾。如果全體同意，敝政府即可交還膠澳了。」仍勸道：「陸總長道：『這非本總長所能專擅。』日置益道：『請即轉達貴總統，指日答覆為要。』陸總長點首示允，日置益起身去了。」

是夕，即聞山東奉天兩方面，又有日本派兵到，且有日本軍艦，游戈渤海口外，人心惶惑，謠言益盛。經袁總統

與陸總長等會議，復再行讓步，承認數條，拒絕數條，至第五號仍完全拒絕。當於五月一日提交日使，並說明無可再讓的理由。日置益道：「是否最後答覆？」陸總長道：「這已是最後答覆了。」日置益猶笑道：「照敵國的修正案，貴政府尚難承認，我國將行最後的手段了。請貴政府莫怪！」陸總長也無可置辭，彼此告別。不料日本果然利害，竟提出最後通牒來了。這最後通牒，差不多是哀的美敦書，即戰書譯文。小子有詩嘆道：

前車已覆後車師，來日大難只自知。試看扶桑最後牒，挾強脅弱竟如斯。

欲知最後通牒的詳情，請至下回再閱。

本回敘中日交涉之經過情形，歷寫口頭辯論，及書面修正，簡而能賅，不煩不漏，可為國民前車之鑒。且於外交總次長，忍辱狀態，及日使日置益威嚇手段，亦演寫大略，躍然紙上。即如袁總統告誠電文，亦錄敘篇首，中國不幸，遭此難題，極宜披示國民，共圖抵制，而彼此鬼鬼祟祟，一私索一私許，是何理由？豈民主國之政策，應如是乎？袁政府不足責，而吾國民之懦弱不振，或虛僞無能，亦當乘此反省，毋再蹈覆轍為也。

第四十四回 忍簽約喪權辱國 倡改制立會籌安

却說日本政府，因中國未肯承認全案，竟用出最後手段，脅迫袁政府。自陸總長提交最後答覆後，日本下勳員令，宣言關東戒嚴，駐紮山東奉天的日兵，預備開戰，渤海口外的日艦，亦預備遣行，各埠日商，紛紛回國，似乎即日決裂，各國公使，亦多至外交部署中，探聽消息，勸政府和平解決，幸勿開戰。陸總長却也為難，惟面上猶持一種鎮靜態度。總教皇帝做得成，餘事固無容過慮。五月六日，由日使派人到外交部，提出一種警告書，內言非

完全承認日本修正案，決提交最後通牒。袁政府不能決答，當於是日夜間，遣曹次長汝霖，用個人名義，訪會日使，

商議交涉，又承認了好幾款。日置益不允，俟曹汝霖回署後，即於次日下午，由日置益帶同館員，至外交部迎賓館，晤見陸曹兩人，親遞最後通牒。諜文寫着：

今回帝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所以開始交涉之故，一則欲謀因日德戰爭所發生時局之善後辦法，一則欲解決有害中日兩國親交原因之各種問題，冀鞏固中日兩國友好關係之基礎，以確保東亞永遠之和平起見。於本年一月向中國政府交出提案，開誠布公，與中國政府會議，至於今日，實有二十五回之多。其間帝國政府始終以妥協之精神，解釋日本提案之要旨，即中國政府之主張，亦不論鉅細，傾聽無遺。何時傾聽，我未之見。其欲力圖解決此提案於圓滿和平之間，自信實無餘蘊。自信已深，何肯退讓。其交涉全部之討論，於第二十四次會議，即上月十七日，已大致告竣。帝國政府統親交涉之全部，參酌中國政府議論之點，對於最初提出之原案，加以多大幅步之修正，於同月二十六日，更提出修正案於中國政府，求其同意。同時且聲明中國政府對於該案如表同意，日本政府即以因多大犧牲而得之膠州灣一帶之地，於適當機會附以公正至當之條件，以交還於中國政府。五月一日，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修正案之答覆，實與帝國政府之預期全然相反。且中國政府對於該案，不但毫末加以誠意之研究，且將日本政府交還膠州灣之苦衷與好意，亦未嘗一為顧及。查膠州灣為東亞商業上軍事上之一要地，日本帝國因取得該地，所費之血與財，自屬不少。既為日本取得之後，毫無交還中國之義務。然為將來兩國交親善起見，竟擬以之交還中國。何其吝。而中國政府不加考察，且不諒帝國政府之苦心，實屬遺憾。中國政府，不但不能顧帝國政府關於交還膠州灣之情誼，且對於帝國政府之修正案，於答覆時要求將膠州灣無條件交還，并以日德戰爭之際，日本國於膠州灣用兵所生之結果，與不可避之各種損害要求，日本擔任賠償之責，其他關係於膠州灣地方，又提出數項要求，且聲明有權加入日德講和會議。明知如膠州灣無條件之交還，及日本擔負因日德戰爭所生不可避之損害賠償，均為日本所不能容忍之要求，而故為要

求。且明言該案爲中國政府最後之決答，因日本不能容認此等之要求，則關於其他各項，即使如何妥商協定，終亦不覺有何等之意味，其結果此次中國政府之答覆，於全體全爲空漠無意義。且查中國政府對於帝國政府修正案中，其他條項之回答，如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就地理上政治上商工利害上，皆與帝國有特別關係，爲中外所共認。此種關係，因帝國政府經過前後二次之戰爭，更爲深切。然中國政府，輕視此種事實，不尊重帝國在該地方之地位，即帝國政府，以互讓精神，照中國政府代表所言之事，而擬出之條項，中國政府之答覆，又任意改竄，使代表者之陳述，成爲一篇空言，或此方則許，而彼方則否，致不能認中國當局者之有信義與誠意。此段直是諷刺。至關於顧問之件，學校病院用地之件，兵器及兵器廠之件，與南方鐵道之件，帝國政府之修正案，或以關係外國之同意爲條件，或祇以中國政府代表者之言明，存於記錄，與中國主權與條約，並無何等之抵觸。然中國政府之答覆，惟以與主權條約有關係，而不應帝國政府之希望。帝國政府，因鑒於中國政府如此之態度，雖深惋惜，幾再無繼續協商之餘地。然終眷眷於維持極東平和之帝國，務冀圓滿了結此交涉，以避時局之紛糾，於無可忍之中，更酌量鄰邦政府之情意，將帝國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號各項，除關於福建互換公文一事，業經兩國政府代表協定外，其他五項，可承認與此次交涉脫離。日後另行協商。因此中國政府，亦應諒帝國政府之誼，將其他各項，即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之各項，及第五號中關於福建省公文互換之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記載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應諾。帝國政府，茲再重行勸告，對此勸告，期望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爲止，爲滿足之答覆，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覆，則帝國政府，將執認爲必要之手段，合併聲明。

陸曹兩人，共同閱畢，不由的發了一怔，幾乎目定口呆。怪他不得，還是曹汝霖口齒較利，便對日置益道：「五號中所說五項，應即脫離，究竟是那五項呢？」日置益道：「就是聘用顧問，學校病院用地，以及中國南方諸鐵路，」

與兵器及兵器廠。暨日本布教權。這五項允許脫離，容後協商便了。」容後協商四字，又是後來語柄。陸徵祥道：「敵國與貴國，素敦睦誼，難道竟無協商的餘地麼？」日置益道：「通牒中已經說明，敵政府不能再讓，就使本駐使有意修正，也是愛莫能助了。」榮得客氣，說畢即行。曹汝霖隨送道：「貴駐使是全國代表，凡事尚求通融一點。」日置益稍稍點頭，到了次日，又至外交部中，遞交說明書，內開七款如左：

(一) 除關於福建省交換公文一事之外，所謂五項，即指關於聘用顧問之件，關於學校用地之件，關於中國南方諸鐵路之件，關於兵器及兵器廠之件，及關於布教權之件是也。

(二) 關於福建省之件，或照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之對象，均無不可。此次最後通牒，雖請中國對於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所提出之修正案，不加改訂，即行承諾，此係表示原則。至於本項及(四)(五)兩項，皆為例外，應特注意。

(三) 以此次最後之通牒要求之各項，中國政府倘能承認時，四月二十六日對於中國政府關於交還膠州灣之聲明，依然有效。

(四) 第二號第二條土地租賃或購買，改為暫租或承租，亦無不可。如能明白了解，可以長期年限，且無條件而續租之意，即用商租二字亦可。又第二號第四條，警察法令及課稅承認之件，作為密約，亦無不可。

(五) 東部內蒙古事項，中國於租稅擔保借款之件，及鐵道借款之件，向日本政府商議一語，因其向滿洲所定之關於同種之事項相同，皆可改為向日本資本家商議。又東部內蒙古事項中商埠一項地點及章程之事，雖擬規定於條約，亦可仿照山東省所定之辦法，用公文互換。

(六) 日本最後修正案第三號中之該公司關係人，刪除關係人三字，亦無不可。

(七) 正約及其他一切之附屬文書，以日本文為正，或可以中日兩文皆為正文。

日置益遞交此書，也不再置一詞，匆匆去訖。袁總統即召集要人，連夜會議，未得要領。越日上午，續議一切，亦不能決定。至下午二時，又召集國務卿左右丞各部總長及參政院長黎元洪，并參政熊希齡趙爾巽梁士詒楊度李盛鐸等，開特別會議。由陸總長先行報告，然後袁總統出席開議。大衆計無所出，惟陸海軍總長與參政中的激烈人物，尙主張拒絕，寧可決裂。袁總統只沈着臉，淡淡的答道：「山東奉天一帶，已徧駐日兵，倘或交涉決裂，他即長驅直入，我將如何對待？實力未充，空談何益？與其戰敗求和，不若目前忍痛，從前甲午的已事，非一般鑿麼？」試問甲午之變，誰實啓之？今乃甘心屈辱，想是一年被蛙咬，三年爛稻米。徐世昌亦接着道：「越能忍恥，纔得沼吳，現在只可和平了。」

事，得能借此交涉，返求自強，未始不可收效桑榆呢。」語雖近是，無如全國上下，未肯改新舊觀念。何大衆聞言，不敢主戰，隨即多數贊成，決定承認。當由袁總統飭令備文答覆，復經再三討論，方擬定覆文，派外交部員施履本，賚交日使察閱。日置益尙要求第五項下，添入「日後協商」四字，且言萬不省施履本不能與辯，帶還原書，乃再行改正。其文云：

中國政府，爲維持遠東和平起見，允除第五項五款，應俟日後另議外，所有第一二三四項各款，及第五項關於福建交換文書之件，照日本二十六日修正案，及通牒中附加七條件之解釋，即日承諾，俾中日懸案，從此解決，兩國親善，益加鞏固。中政府爰請日使擇日惠臨外交部，辦理文字，以便早日簽定。此復。

覆文繕就，即於五月九日，由陸總長徵祥，曹次長汝霖，赴日本使館，當面送交。還要親手送去，真正可憐。過了一天，日使日置益，赴外交部答謝。至十五日，日置益復至外交部，開條約會議，無非是照日本修正案，加入七條件解釋，及各項來往照會，共同訂定，作爲中日合約。到了二十日，兩造文書，統已辦齊，乃商定二十五日，在外交部迎賓館，彼此簽字。約中署名，一面是大日本國大皇帝特命全權公使從四位勳二等日置益，一面是大中華民國任命中卿一等嘉禾勳章外交總長陸徵祥，五相比較，榮辱何如。共計正文三份，換文十三件，換文即照會。小子前已錄錄

約文，看官即可覆閱，毋庸一一重述了。應用簡筆。袁總統恐喪失權利，或致衆憤，除密電各省將軍巡按使，勸令維持秩序，靜圖自強外，又下令約束軍民云：

環球交通，凡統治一國者，莫不兢兢於本國之權利。其權利之損益，則視其國勢之強弱以爲衡。苟國內政治修明，力量充足，譬如人身血氣壯碩，營衛調和，乃有以禦寒煖燥濕之不時，而無所侵犯。故有國者誠求所以自強之道，一切疲玩之情氣，與虛憍之客氣，有邱山之損，而無絲毫之益，所宜引爲大戒。我中國自甲午庚子兩啓兵端，皆因不量己力，不審外情，上下囂張，輕於發難，卒至賠償鉅款，各數萬萬，喪失國權，尤難枚舉。當時深識之士，咨嗟太息於國之將亡，使其上下一心，痛自刻責，濼取蕩垢，發憤爲雄，納足以爲善國，乃事過境遷，恬嬉如故，厝火積薪之下，而影處其上，酣歌恆舞，民怨沸騰，卒至魚爛土崩，不可收拾。予以薄德，起自田間，大懼國勢之已瀕於危，而不忍生民永淪浩劫，變兵主和，以固吾圉。民國初建，生計凋殘，含垢忍辱，與民休息，而好亂之輩，又各處滋擾，爲虎作倀。予以保國衛民，引爲責任，安良除暴，百計維持。不幸歐戰發生，波及東亞，而中日交涉，隨之而起。外交部與駐京日本公使，磋商累月，昨經簽約，和平解決。所有經過困難情形，已由外交部詳細宣告雙方和好，東亞之福，兩禍取輕，當能共喻。雖膠州灣可望規復，主權亦勉得保全。然南滿權利損失已多，創鉅痛深，引爲慚憾。己則不競，何尤於人？我之精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鮮，有以致之。顧謀國之道，當出萬全，而不當擲孤注，貴蓄實力，而不貴驚虛聲。近接各處函電，語多激烈，其出自公義者，固不乏人，亦有未悉實情，故爲高論，置利害輕重於不顧，言雖未當，心尙可原。乃有倡亂之徒，早已甘心賣國，而於此次交涉之後，反借以爲辭，糾合匪黨，譁張爲幻，或謂失領土，或謂喪主權，種種造謠，冀遂其煽亂之私。此輩平日行爲，向以傾覆祖國爲目的，而其巧爲嘗試，欲乘國民之憤慨，藉簧鼓以開衅，極其居心至爲險狠。實人不實已，如公道何？若不嚴密防範，恐殃及良善，爲患地方，尤恐擾害外人，牽動大局。着各省文武各官，認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擾治安。倘各該地方，調

有亂徒藉故暴動，以及散布傳單，煽惑生事，立即嚴拏懲辦，並隨時曉諭商民，切勿受其愚惑。至於自強之道，求其在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羣策羣力，庶有成功。仍望京外各官，痛定思痛，力除積習，奮發進行。我國民務擴新知，各盡義務，對於內則父詔兄勉，對於外則講信修睦，但能懲前毖後，上下交儆，勿再因循，自可轉弱為強，權利日臻鞏固。切不可徒逞血氣，任意浮囂。甲午庚子，覆轍不遠，凡我國民，其共戒之。此令。

此外又有外交部通電，陳述交涉經過狀況，及頒布條約全文，聲言：「微祥身任外交，奉職無狀，一片愛國愚忠，未能表白於天下，特懇請大總統立予罷斥，另選賢能以補前愆。」云云。參政院長黎元洪亦發一長電，除自己引咎外，兼責典兵大吏。平日觀望，且願辭去參謀總長一職。還有陸軍總長段祺瑞復電言：「始終主戰，奈各部長及參政院諸公，多半主和，口乘我寡，致蒙此恥，已呈請辭職避賢，免至積垢。」等語。其他書函雜咨，不勝枚舉。總之是民國以來第一種國恥，全體吏民，須時時記着，臥薪嘗膽，發憤圖存，我中華民國前途，或尚不至滅亡呢。大聲疾呼，願國民熱度，勿再效五分錢。

自國家經此一變，總道袁總統懲前毖後，開誠布公，把一副鬼鬼祟祟的手段，盡行改變，一心一意的整頓起來。就是那當道諸公，也應激發天良，力圖振刷，效那范蠡文種的故事，生聚教訓，徐圖興復。雖知總統府中，愈覺沈迷，京內外的文武官吏，依舊是攀龍附鳳，頌德歌功，前時要求變政的人物，已盡作反舌鳥，呈請辭職的達官，又仍做寄生蟲，轉眼間桐枝葉落，桂樹花榮，北京裏面，竟倡出一個籌安會來。袁乎言之。這籌安會的宗旨，是主張變更國體，會中的發起人，乃是幾個不新不舊，亦新亦舊的大名角，頓時惹起風潮，鬧得四萬萬人民，昏頭磕腦，也不知怎樣纔好。小子有詩嘆道：

亡羊思補已嫌遲，何事彼昏尚不知？
怪象日增名巧立，「籌安」二字何謹欺。

究竟這班大名角，是何等樣人，待小子下回表明。

五九國恥之由來，孰使之袁氏使之也。袁氏欲借日本以利己，日本即借袁氏以利圖，出爾反爾，皆有攸歸。觀袁氏之約束軍民，有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吾謂袁氏不必責人，第返而自責可耳。不然，約已成，橫已費，勉圖補苴，且不自違，尙欲借國幣制爲耶？觀籌安會之發生，而袁氏之甘心媚外，其情弊豈不可掩矣。

第四十五回 賀振雄首劾禍國賊 羅文幹立辭檢察廳

却說籌安會發起，共有六人，這六人爲誰？第一個姓楊名度，第二個姓孫名毓筠，第三個姓嚴名復，第四個姓劉名師培，第五個姓李名燮和，第六個姓胡名瑛。楊度是前清保皇黨中翹楚，與康有爲梁啟超等，向是好友。革命以後，復夾入民黨裏面，嗣復得老袁信任，充參政院的參政。孫毓筠是革命健兒，辛亥一役，曾在安徽地方出過風頭，癸丑後，組織政友會，與國民黨脫離關係，也充參政院參政的頭銜。嚴復是素通英文，兼長漢文，從前繙譯西書，很有名望，因他是福建侯官縣人，嘗呼他爲嚴侯官。此次袁總統創設參政院，採訪通才，就把他網羅進去。劉師培前名光漢，博通說文經學，上海國粹叢報中，嘗見他的著作，確是有些根底。袁總統也特地招徠，命他參政。李燮和乃陸軍中將，革命時攻打南京，他曾與列。還有一個胡瑛，嘗隨宋教仁，斷混幾年，不知何故變志，也投入袁氏幕中。各敘閱歷，遍歷上文，不新不舊，亦新亦舊二語。這六人結做寅僚，鎮日裏聚首一堂，不是談風月，就是論時事。可巧總統府中，有一位外國顧問官，係是美國有名的博士，叫做古德諾，他倡出一篇大文，歷言民主政體，不及君主政體，何不條陳本國，乃來倡導中國。耶。楊度見了此文，得着依據，正好隨聲附和，藉酬龍遇，當與孫毓筠、嚴復等五人，秘密商量，乘此出點風頭，做一回掀天震地的事業。孫毓筠、嚴復等，相率贊成，大家靠着十年芸窗的工夫，互湊幾句強詞奪理的文字，不到半日，已將宣言書及入會章程，統行擬定，其詞云：

我國辛亥革命之時，國中人民，激於情感，但除種族之障礙，未計政治之進行，倉猝之中，創立共和國體，於國情之適否，不及三思。一議既倡，莫敢非難，深識之士，雖明知隱患方長，而不得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故清室遜位，民國創始，絕續之際，以至臨時政府正式政府遞嬗之交，國家所歷之危險，人民所感之困苦，舉國上下，皆能言之，長此不國，禍將無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國，如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猶魯、衛芬尼、什拉等，莫不始於黨爭，終成戰禍。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釀大亂，其最擾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亞士遜位之後，干戈迄無寧歲，各黨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陷國家於無政府之慘象。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鑒乎？美國者，世界共和之先達也，美人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博士，即言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此義非獨古博士言之也。各國明達之士，論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為深切明著，乃亦謂中美情殊，不可強為移植。彼外人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心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默視，坐待其亡，用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將於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據所見，以盡切磋之義，並以貢獻於國民。國中遠識之士，鑒其愚誠，惠然肯來，其相商榷，中國幸甚。發起人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燾、胡瑛。

籌安會章程

第一條 本會以發揮學理，商榷政論，以供國民之研究為宗旨。

第二條 願充本會會員者，須具入會願書，由本會會員四人以上之介紹，理事長之認可。

第三條 本會置理事六人，由發起人暫任，並互推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

第四條 本會置名譽理事若干人，參議若干人，由理事長推任。
第五條 本會置幹事若干人，由理事推任之，其事務之分配，隨時酌定。

事務所暫設北京石驢馬大街。

宣言書及章程，統已備齊，當即推楊度爲理事長，孫毓筠爲副，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漢民四人爲理事，就在預定地點，設立事務所，新開場面，懸起一塊招牌，就是「籌安會」三大字。京內人民，還是莫明其妙，看那籌安會招牌，只道國中果然出了偉人，能把這風雨飄搖的民國，籌劃的安穩穩穩，倒也是千載一時的盛遇。後來看到宣言書，纔識會中宗旨，要想改革國體，把袁大總統昇上臺去，做一個革命大皇帝，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統說這個籌安會，是產出皇帝的私窠子，將來是凶是吉，尙難分曉。正在疑義未定的時候，那京中已是警吏如林，不准他街談巷議，稍一漏言，便牽入警局，請他坐在拘留所中，多則幾天，少亦三五天，小百姓營業要緊，自然不敢多言，免滋禍患。想袁氏剛曰：余能呼勝卒，乃不敢言。有一班癡心妄想的人物，紛紛入會，都想做點投機事業，希圖後來富貴。還有京內的新聞紙，什麼民視報，什麼亞細亞報，統爲籌安會鼓吹，煌煌大字，逐日照登。隔了幾日，忽由順天時報中，載出一篇賀振雄上肅政廳呈文略云：

爲擾亂國政，亡滅中華，流毒蒼生，貽禍元首，懇請肅政廳長代呈大總統，嚴拿正法，以救滅亡而謝天下事。竊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奸奴誤國，人得而誅，我古神州四千餘載，君主相傳，干戈擾攘，萬民塗炭，四海瘡痍，藉披歷史，至爲寒心。自唐虞揖讓，天下謳歌，暨湯武征誅，人民殺伐，國無寧歲，民無安時。七雄相並，五霸競爭，秦吞六國，漢約三章，王莽出，光武興，曹操稱雄，司馬逞智，南北六朝，梁唐五代，陳後主隋煬帝，武則天安祿山，宋太祖元世宗，明朱氏，清覺羅，各代君主，而今安在，惟留禍害，傳染中華，自古愚人，相爭相奪，稱帝稱王，因一時昏迷不悟，徒博眼前虛榮，而遺子孫實禍，誠可憐而可哀也。在昔閉關時代，相爭相奪，猶是一家，今則環海交通，羣雄耽

視，一召滅亡，萬劫難復。叔實全無心肝，何至於此？吾民國共和創造，未及五載，而沙場血泊，腥臭猶聞，人民痛苦，呻吟未已，我大總統手創共和，力任艱鉅，四年以來，宵衣旰食，劍寢屢皇，維持國政，整理軍務，削平內亂，親睦外交，不知耗多少心血，費幾許精神，始克臻此治理。現方籌備國會，規定法院，整飭吏治，澄肅官方，惟日孜孜，不遺餘力，民生國計，漸有秩序，四年之間，國是已經大定。內外官吏，誠能以國家為前提，輔弼鴻猷，綏厥中土，國力日見其發展，國基日見其鞏固。而謂吾中國不適用於共和，不能不用君主政體，真狗彘不食之語也。吾敢一言以告我同胞曰：「一有吾神聖文武之袁大總統，首任一期，規模即已大備，若得連任，國政即可完全，不十年間，我中華民國共和程度，必能駕先進之歐美，稱雄地球。况我大總統高瞻遠矚，願盡偉謀，既剷除四千餘載專制之淫威，開創東亞共和之新國，不獨人民頌騰馨香，銅像巍峨，即世界各國，亦莫不欽仰其威信，何物妖魔竟敢於青天白日之下，露尾現形，利祿薰心，熒惑衆聽，嘗試天下，貽笑友邦。窺若輩之倒行逆施，是直欲陷吾元首於不仁不義之中，非聖非賢之類，蹈拿破崙破產傾覆共和，追崇帝制之故轍，貽路易十六專制魔王流血國內之慘狀，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賣國野賊，白狼烏匪，其計尤奸，其罪尤大。嗚呼！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妖孽者誰？即發起籌安會之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諸賊也。振雄生長中華，傷心大局，明知若輩毒勢瀰漫，言出禍至，竊恐覆巢之下，終無完卵，與其為亡國之奴，曷若作共和之鬼，故敢以頭顱相誓，腦血相澆，懇請肅政廳長代呈我大總統，立飭軍政執法處，嚴拏楊度一干禍國賊等，明正典刑，以正國是，以救滅亡，以謝天下人民，以釋友邦疑義。元首幸甚！國民幸甚！謹上。」

越宿，又有一篇李誨上檢察廳呈文，亦登載順天時報，但見上面錄著：

為叛逆昭彰，搖動國本，懇准按法懲治，以弭大患事。竊維武漢首義，全國鼎沸，我大總統不忍生靈塗炭，出肩艱鉅，不數月間，清室退位，以統治權授之我大總統，組織政府，定為共和國體，人心之傾向，於以大定南北統

一、當時我大總統就職宣言，曾經鄭重聲明，不使帝制復活。迨正式政府成立，世界友邦，遂次第承認。民國三年五月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我大總統又謂謹當率我百職有司，恪守勿渝。三年十一月，宋育仁等倡為復辟之謬說，我大總統又經根據約法，嚴切申誡。國體既定，既已炳若日星，薄海人民，方幸有所託命。雖內憂外患，尚未消弭，而我大總統雄才大略，領畫宏謨，期以十年，何患我國家不足比肩法美？乃國賊孫毓筠、楊度、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組織籌安會，其發詞中，以共和國體不適用於吾國民情，歷引中美南美諸邦，以共和釀亂之故，指為前鑒。主張變更國體，昌言無忌。似此謬種流傳，亂黨必將乘機煽動，勢必危及國家。萬一強鄰伺隙，利用亂黨之擾亂，坐收漁人之利，而禍何堪設想？當國體既定之後，忽倡此等狂謬之說，是自求擾亂，與暴徒甘心破壞，結果無殊。雖自謂忠愛，實為倡亂之媒，其罪豈容輕恕？釀事之亂，雖為暴民專制之徵，而我大總統命將出師，期月之內，一律肅清。迄今暴徒斂迹，政治悉循軌道，此豈中南美諸邦之所可企及，安得以此顛破共和，夫國體原無絕對的美惡，恆視時勢為轉移。吾國今後國體果當何若，固不能謂其永無變更。但一日在共和國體之下，即應恪守約法，不能倡言君主，反對共和，以全國家之綱紀。且共和國體以多數之國民組織而成，即迫於時勢之需要，有改絃更張之日，則國體之選擇，當然由代表民意之機關，以大多數人民心理之所向決之。事勢之所至，自然而然，決非少數妄人所能輕議。今大總統德望冠於當世，內受國會之推戴，外受列強之承認，削平內亂，鞏固國交，凡所以對內對外，不敢稍避險阻者，無非欲保全國家。今輕議變更國體，萬一清室之中，或有一二無知之徒，內連亂黨，外結強鄰，乘機主張復辟，陷我大總統於至困難之地位，而國家亦將隨之傾覆。該國賊等雖萬死不足以蔽其辜。伏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衆，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造作謬言，著書立說，及開會集議，以紊亂國憲者，即照內亂罪從嚴懲辦，以固國本而遏亂萌。」一明令具在，凡行政司法各機關，尤宜一體遵守。今楊度、孫毓筠等，倡導邪說，紊亂國憲，未經呈報內務部核准，公然在石駟馬大街設

立籌安會事務所，傳布種種印刷物，實屬弁髦法紀，罪不容誅。檢察廳代表國家，有擁護法權懲治奸邪之責，若竟沈若罔聞，則法令等於虛設，法之不存，國何以立？海漢匹夫有責之義，心所謂危，不敢安於緘默，用特據實告發，泣懇遵照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立將楊度孫毓筠等按照內亂罪，從嚴懲治，以弭大患。國民幸甚！
民國幸甚！

看官，你道這賀振雄李誨兩人，是何等出身？原來兩人都籍隸湖南，賀振雄會加入革命，頗有文名，至是留寓都門，不得一官。因此鬱憤得很，特借這籌安會，暢罵一番，藉發牢騷。朱海是李燮和族弟，與燮和志趣，不甚相合，所以也上書彈劾，居然有大義滅親的意思。兩人先後進京，眼巴巴的望着消息，且各抄錄數份，分送各報館。那知民視報亞細亞報中，非但不登載原文，反各列一條時評，冷嘲熱諷，諷刺他不識時務，迂謬可笑。確是迂謬，是諷刺，只有順天時報，照文登錄，一字不遺。想是掛外國招牌。過了一日，籌安會的門首，竟站着許多警兵，荷槍鵠立，盤查出入，似替那會中朋友，竭力保護。賀振雄無權無力，只好悶坐寓中，長吁短歎。獨李誨是曾任湖南省議員，且因他族兄列居顯要，平時與京中大老，頗相往來，於是復上書內務部道：

孫毓筠等倡導邪說，紊亂國憲，公然在石駙馬大街，設立籌安會事務所，如其遵照集會結社律，已經呈報大部，似此顯違約法，背叛民國之國體，大部萬無核准之理，如其未經呈報大部核准，竟行設立，藐視法律，亦即藐視大部，二者無論誰屬，大部均應立予封禁，交法庭懲治。頃遇籌安會門首，見有警兵鵠立，盤查出入，以私人之會所，而有國家之公役，為之服務，亦屬異聞。若云為稽察而設，則大部既已明知，乃竟置若罔聞，實難辭玩視法令之責。去歲宋育仁倡議復辟，經大部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察看，以此例彼情，罪更重，若故為寬縱，何以服人，何以為國？為此急不擇言，冒昧上呈。

這呈文送入內務部，好幾天不得音信，依然似石沈大海一般，惟聞總檢察廳長羅文幹，恰挂冠去職，挈領眷

屬出京回籍去了。潔身遠引，善愛之戒之。原來羅文幹身任廳長，平時頗守公奉法，備著廉勤，及聞籌安會設立，已罵楊慶等爲誤國賊，有心許發。可巧李誨的呈文，又復遞入，他讀一句，歎一語，至讀完以後，竟憤激的了不得，到司法部中去謁司法部長章宗祥，略敘數語，便將李誨原呈奉閱。章宗祥披覽後，忽爾皺眉，忽爾搖首，到了看畢，向羅文幹冷笑道：「這等文字，保他什麼？」羅文幹聽了此語，不禁還問道：「總長以籌安會爲正當麼？」章宗祥道：「國家只恐不安，能籌安了，豈不是我輩幸福？」羅文幹越忍耐不住，又道：「他是鼓吹帝制的。」章宗祥道：「我與你同任司法，老實對你說，你我只自盡職務罷了。昨日內務總長朱桂老，朱啓幹字桂華。也曾說李誨多事，把他呈文撕毀。羅兄，你想這事可辦麼？」李誨呈內務部文，就章宗祥口中敘明。說得羅文幹啞口無言，遲了半晌，方答出一個「是」字。隨即告辭歸寓，躊躇了一夜，竟於翌晨起床，繕就一封因病告假書，着人送至辦公處，一面收拾行囊，整備啓行。等到乞假邀准，遂帶着眷屬數人，夤夜出京，飄然自去。小子有詩讚道：

舉世昏昏我獨醒，出都從此避攬廐。試看一棹南歸日，猶見清風送客亭。

羅廳長去後，在京各官，有無變動情形，且至下回再敘。

讀賀振雄呈文，令人一快，讀李誨呈文，令人愈快。賀呈在指斥籌安會，罵得淋漓酣暢，令楊慶等無以自容，足爲趨炎附勢者戒。李呈則引證袁氏申令，陽斥籌安會，隱攻袁總統，非特楊慶等聞而知愧，即老袁聞之，亦當懷念前言，不敢自恃。然而楊慶等之厚顏如故，袁總統之厚顏亦如故，即達官顯宦，俱若罔聞。幾不識廉恥爲何事，於此得一羅廳長，能澀然不滓，引身自去，較諸彭澤辭官，尤爲高潔。斯世中有斯人，安得不極力表揚，爲吾國民作一榜樣耶。

第四十六回 情脈脈洪姨進甘言 語詹詹徐相陳苦口

却說羅文幹辭職後，帝制風潮愈演愈盛。籌安會與高采烈、大出風頭，都中人士爭稱楊度等六人爲籌安六君子，他亦居然以君子自命，按日裏放膽做去。看官試想這六君子有何能力，敢把這般造艱難的民國，驟變爲袁氏帝國，難道他不管好歹，不計成敗，一味兒的鹵莽行事麼？小子於前數十回中，早已發明袁氏心腸，隱圖帝制，還有袁公子克定主動最力，想看官諒俱閱悉。此次楊度等創設籌安會，明明是袁氏父子，嗾使出來，所以有這般大膽，但就中還有一段隱情，亦須演述明白，可爲袁氏秘史中添一軼聞。別開生面，令人刮目。

老袁一妻十五妾，正室于氏，即克定生母，性頗端謹，克定欲勸父爲帝，曾稟白母前，請從旁懲惡，不意被母纏訶，且密戒老袁，休信兒言。老袁有此婦，小袁有此母，却也得難得。急得克定沒法，轉去求那庶母洪姨。洪姨是老袁第六妾，貌極妍麗，性尤狡黠，最得老袁寵愛，看官若問他母家，乃是宋案正兇洪述祖的胞妹，洪述祖字蔭芝，幼年失怙，家世維艱，幸戚友介紹，投身天津某洋行寫字間，作練習生。他姿質本來聰明，一經總習，便覺技藝過人，洋行大班愛他敏慧，特擢充跑街一席，適老袁奉清帝旨，至小站督練新軍，需辦大批軍裝，述祖福至心靈，便設法運動，願爲承辦。袁乃姑令小試，所辦物品，悉稱袁意，嗣是有所購置，盡委述祖。述祖遂得與袁相接，曲意承顏，無微不至。袁亦非洪不懽，竟命他襄辦軍務，既而述祖因發給軍餉，觸怒某總統，標統係老袁至親，入訴老袁，極談彼短，老袁未免動疑，欲將述祖撤差。述祖聞此音耗，幾把魂靈兒嚇去，後來想出一法，把同胞妹子，盛飾起來，送入袁第，只說是購諸民間，獻侍巾櫛。美人計最是上著。老袁本登徒後身，見了這個粉粧玉琢的美人兒，那有不愛之理。到口饅頭，拏來就吞，一宵枕席風光，占得人間樂趣。是時洪女年方十九，秀外慧中，能以目聽，以眉視，一張櫻桃小口，尤能粲吐蓮花，每一語，無不令人解頤。袁氏有時盛怒，但教洪女數言，當即破顏爲笑，以故深得袁歡，擅專房寵。起初還諱言家世，後來竟自陳實情，老袁不但不惱，反稱述祖愛己，愈垂青睞。愛屋及鳥，理應如此。總計袁氏諸妾，各以入門先後爲次序，洪女爲袁篋室，已排在第六人，本應稱他爲六姨，老袁誠令婢僕，不准稱六姨太，只准稱洪姨太，婢僕等怎敢忤旨。

不過戲洪爲紅，叫他作紅姨太罷了。

洪姨亦知人戲已，陰黷老袁，袁即欲斥退婢僕，偏洪姨又出來解勸，令婢僕仍得留着，婢僕等轉怨爲德，易戲爲敬，因此袁氏一門，由他操縱，無不如意。洪女確有權術，我亦非貪佩服。克定知洪姨所言，父所樂從，遂入洪姨室，語洪姨道：「母知我父將爲皇帝麼？」開口便呼姨爲母，確是洪姨太。洪姨不禁避座道：「公子如何呼妾爲母，妾何人斯？敢當此稱？」克定道：「我父爲帝，我當承統，將來當以母后事姨，何妨預稱爲母？」洪姨復遜謝道：「妾爲君家一姬人，已屬如天之福，何敢再作非分想。公子此言，恐反折妾的壽數，妾那裏承當得起？」克定道：「我果得志，決不食言。」說至此，即向洪姨跪下，行叩首禮。洪姨慌忙跪答，禮畢皆起。克定又道：「我父素性多疑，若非從旁慫恿，尙未肯決行帝制，還請母爲臂助，方得成功。」又是一個母字，我想洪姨心中，應比吃驚加涼。洪姨道：「這事不應操切，既承公子囑委，當相機進言，徐圖報命。」克定大喜，又連呼幾聲母，方纔退出。

這時候的洪姨，太已是喜出望外，便默默的想了一番，打定主意，以便說動老袁。每屆老袁退休，絮絮與談前史事，老袁笑道：「你不要做女博士，研究什麼史料？」洪姨裝着一番媚容，低聲語哀道：「妾有所疑，故需研究。」老袁道：「疑什麼？」洪姨道：「漢高祖，明太祖，非起自布衣麼？」老袁應聲道：「是的。」洪姨微笑道：「他兩人起自布衣，猶得一躍爲帝，似老爺勳望崇隆，權勢無比，何不爲子孫計，乃甘作一國公僕，任他舉廢？」用旁敲側擊法，轉到本題，確是一個女刺客。老袁聞言，不由的心中一動，便道：「我豈不作此想，但時機未至，不便驟行。」洪姨道：「勝會難逢，流光易逝，老爺年近六十，尙欲有待，究竟待到何時？」老袁默然不答，只以一笑相還。是夜，便宿在洪姨寢室，喁喁密語，竟至夜半，方入睡鄉。

翌日起床，出外辦公，官召楊度入對。楊度不知何事，急忙進謁，但見老袁攬鏡捋鬚，一時不便驚動，靜悄悄的立在門側，至老袁已轉眼相顧，方近前施禮。老袁命他旁坐，悄語道：「共和二字，我實在不能維持，你何不召集數

人，鼓吹改制。」楊度愕然，半晌纔答道：「恐怕時尚未至。」英雄所見略同。老袁又問道：「爲什麼呢？」楊度道：「現在歐戰未了，日本第五項要求，雖暫撤回，仍舊伺機欲動，我國若有所變更，將惹起外人注目，倘日本復來作梗，爲之奈何？」老袁捻鬚笑道：「日本果欲要挾，何事不可爲口實，你亦太多慮哩。」楊度又道：「就使日本不來反對，也須預籌款項，纔得行事。」老袁道：「這個自然，你明日再進來罷。」楊度奉命而出。

老袁復曠入內室，見衆妾在前，好似花枝招展，環繞擁來，不由的自言白語道：「從前咸豐帝玩賞四春，我今日却有十數春哩。」蘇滄語。衆姨尚不知何解，獨洪姨上前，竟跪稱萬歲。好做作。老袁一面扶起，一面大笑道：「我未爲帝，呼我萬歲尚早呢！」洪姨道：「勢在必行，何必遲疑？」老袁又笑問道：「你可說出充足的理由麼？」洪姨道：「理由是極充足的，萬歲爺在前清時代，已位極人臣，今出爲民國元首，威足服人，力足屈人，轄寧一役，就是明證。今若上繼清朝，立登大寶，那個敢來反抗？這是從聲勢上解釋，已無疑義，若講到情理上去，也是正當。前日隆裕后使清帝退讓政權，另組共和政體，到今已是三年，我國未嘗強盛，且日多變亂，是共和政體，當然是不適用，萬歲爺果熟察時變，默體輿情，實行君主立憲，料國民必全體贊成，且與隆裕后當日讓位的初衷，亦未嘗相忤，何必瞻前顧後，遲遲吾行呢？況現在歐戰未定，各國方自顧未遑，日本交涉，又已辦了，萬歲爺乘此登基，正是應天順人的時候，此機一失，後悔何追？」巧言如簧，奚啻助人。老袁聽他一番議論，煞是中意，又見他笑鬚輕盈，嬌喉宛轉，越覺得無語不香，無情不到，恨不得擁他上膝，親一回吻，叫他一聲乖乖，只因礙着衆人面目，但笑向洪姨道：「算了，你真可謂女辯士了。」衆妾見了此態，也乘風吹牛，叫着幾聲萬歲，老袁還不屑理他，一心一意的愛那洪姨。是夜又在洪姨處留宿，想爲他奏對稱旨，頒賞特別雨露去了。妙語如珠。

且說楊度既奉密命，卽於次日復入總統府，當由袁總統接見，面交發款憑條二紙，計數二十萬兩。楊度領紙出來，款項既有了着落，又得古德諾一篇文字，作爲先導，便邀集孫毓筠、嚴復等人開會定章，懸牌開市，賀振雄、李

譚等未識隱情，還要上呈文，劾六君子，真是瞎鬧，反令楊度等暗中笑煞。嗣後聞賀振雄落魄無聊，反將他籠絡進去。用了每月六十金薪水，僱他做籌安會中辦事員。英雄末路，急不暇擇，也只好將就過去。但前日吹堯，此日頌舜，人心幻，如此如此，這也是民國特色了。拜會主義，士所爲，休要笑他。惟世道人心，究未盡泯，有幾個受他牢籠，有幾個仍然反對，舊國會議員谷鍾秀、徐傳霖等，在上海發起共和維持會，周震勳、鄒稷光等在北京發起治安會，接連是古伯荃上維持中華民國意見書，梁覺、李彬、劉世驥諸人，又紛紛彈劾籌安會會員，朝陽鳴鳳，相續不休。

還有參政嚴修，係老袁數十年患難之交，聞帝制議興，不禁私歎道：「我不料總統爲人，竟爾如此。近來種種舉動，令我越看越絕望了。」及籌安會發生，謁袁力阻，情詞懇摯，幾乎聲淚俱下。老袁亦爲動容，隨即答道：「究竟你是老朋友，他們實在胡鬧，你去擬一道命令，明日即將他們解散便了。」嚴修唯唯而退。次日持稿請見，爲總統府中司關所阻。嚴修謂與總統有約，今日會談，關人大聲道：「今晨奉總統命，無論何人，概不傳見，請明日准謁罷。」一想又爲洪總統所阻。嚴修恍然大悟，即日乞假去了。

又有機要局長張一麐，也是袁氏十餘年心腹舊友，此次亦反對帝制，力爲諫阻，謂帝制不可強行，必待天與人歸。老袁不待說完，便問何謂天與何謂人歸。張一麐道：「從前舜禹受禪，由天下朝覲訟獄，統歸向舜禹所在處，舜禹無可推辭，不得已入承大位，這是孟子會說過的。就是「天與人歸」一語，孟子亦會解釋明白，不待一塵贅陳。」老袁點首道：「論起名譽及道德上的關係，我決不做皇帝，請你放心。」尙知有名譽道德是孟子所謂平旦之氣。一塵接口道：「如總統言，足見聖明。一塵今日益信總統無私了。」言畢辭出，同僚等或來問話，一塵還爲老袁力辯，且云：「楊度等設立籌安會，無非是進一步做法，想是借此題目，組織一大權憲法，若疑總統有心爲帝，實屬非是。總統已與我言過了，決意不做皇帝呢。」那知已被他騙了。

衆人似信非信，又到徐相國府中，探問消息。湊巧憲政史莊蘊寬從相國府中出來，與衆人相遇，彼此問明來

意。莊蘊寬皺着眉道：「黑幕沈沈，我也早窺他不透，請君也不必去問國務卿了。」大衆齊聲道：「難道徐相國也贊成帝制麼？」莊蘊寬道：「我因李海梁覺等，屢進呈文，也激起一腔熱誠，意欲立上彈章，但未知極峯意見，究竟如何，特來問明徐相國。偏他是吞吞吐吐，也不是贊成帝制，又不是不贊成帝制，令我愈加迷茫，無從摸他頭腦。」大衆道：「我等且再去一問如何？」莊蘊寬道：「儘可不必。我臨行時，已有言相逼，老徐已允我去問總統了。」大衆聽到此語，方纔散歸。

看官，你道這國務卿徐世昌，究竟向總統府去也不去？他與老袁係多年賓誼，平素至交，眼見得袁氏爲帝，自己要俯伏稱臣，面子上亦過不下去，況此次來做國務卿，也是朋情難却，勉強擔任，若擁戴老袁改革國體，非但對不住國民，更且對不住隆裕后，宣統帝，不過他是氣宇深沈，手段圓滑的人物，對着屬僚，未肯遽表己意，曲毀老袁，所以陪着莊蘊寬，只把浮詞對付，一些兒不露痕迹。老官僚之慣技。待送莊氏出門，方說一句：「進謁總統的話頭，略略表明意見，是日午後三下鐘，即乘輿出門，往謁袁總統。既到總統府，下車徑入老袁，問他到來，當然接見。兩下分賓主坐定，談及許多政治，已消磨了好多時，漸漸說到籌安會，徐世昌即逼緊一句道：「總統明見，究竟是民主好，還是君主好？」老袁笑着道：「你以爲如何是好？」還問一句，確是發癢。徐世昌道：「無論什麼政體，都可行得，但總須相時而動，方好哩。」老袁道：「據你看來，目下是何等時候？」徐世昌道：「以我國論，適用君主，不適用民主。但全觀人心，猶傾嚮民主一邊，因爲民國粗造，歷時尙短，又經總統定變安民，只道是民主的好處，目下且暫仍舊貫，靜觀大局如何，再行定議。」語至此，望着老袁面色，尙不收容，他索性盡一忠告道：「楊度等組織籌安會，惹起物議，也是因時候太早，有此反抗呢。」老袁不禁變色道：「楊度開會的意思，無非是研究政體，並未實行，我想他沒甚大礙，那反對籌安會的議論，實是無理取鬧，且亦不過數人，豈就好算是公論嗎？況我的本意，並不想做什麼皇帝，就是這總統位置，也未嘗戀戀，只因全國推戴，不能脫身，沒奈何當此責任，否則我已五十七歲了，滄上秋水，隨意消

遣，可不好麼？」還要個人。徐世昌道：「辱承總統推愛，結契多年，豈不識總統心意，但楊度等鼓吹帝制，外人未明原委，還道是總統主使，遂致訛以傳說，他人不必論，就是段芝泉等，隨從總統多年，相知有素，今日亦未免生疑，這還求總統明白表示，纔能安定人心。」這數語好算忠諫。老袁勃然道：「芝泉麼？他自中日交涉以來，時常與我反對，我亦不曉得他是什麼用意。他若不願做陸軍總長，儘可與我商量，何必背後遠言，你是我的老友，託你去勸他一番，大家吃盤太平飯，便好了。」言畢，便攜去茶盤，請徐飲茶。前清老例，主人請客飲茗，便是叫客退出的意思。徐世昌居官最久，熟練得很，當即把茶一喝，起身告辭。爲此一席晤談，頓令這陸軍總長段祺瑞退職開居，幾做了一個嫌疑犯，小子有詩歎道：

多年友誼不相容，只爲梟雄好面從。
儘說項城如莽操，誰知尙未逮譚恭。

歷朝以來諸元首，多自子女誤之，而女嬖爲尤甚。蓋牀第之言，最易動聽。加以狐媚之工，簪籠之巧，其有不爲所惑者，幾希矣。氏陰圖帝制，已非一日，祇以運動未成，俾於猝發，一經洪姨之慫恿，語語中入心坎，情不自已，計從此決。於是良友之言，無不逆耳，即視若腹心之徐相國，亦不得而諫止之。長舌婦真可畏哉！一經著書人描摹口吻，更覺甘言苦口，絕不相同，甘者易入，苦者難受，無怪老袁之終不悟也。

第四十七回 袁公子堅請故軍統 梁財神發起請願團

却說段祺瑞自督鄂遠京，雖仍任陸軍總長，兵權已被大元帥摘去，他已快快不樂，屢欲辭職，至中日交涉，又通電各省，屢次主戰，袁總統已加猜忌，至是聞徐世昌言，決意去段，只一時想不出替身，猶在躊躇未決。忽見長子

克定，自門外趨入，向他稟白道：「籌安會中，已通電各省，現已得幾處覆電，很加贊成，想此後辦事，當不致有意外呢。他的原電，交兒帶來奉閱，爺可一瞧。」說着，便從袖中取出電稿，雙手捧呈，但見起首列着，統是各省長官的頭銜，接連是某某商會，某某教育會，某某聯合會，以及蒙古青海西藏等處，極至華僑處，亦俱列着。入後方敘及正文，詞云：插入籌安會通電，筆法一變。

本會宗旨，原以討論君主民主，何者適於中國，近月以來，舉國上下，議論風起，本會熟籌國勢之安危，默察人心之向背，因於日昨投票議決，全體一致，主張君主立憲。蓋以立國之道，不外二端，首日撥亂，次日求治。今請逆其次序，先論求治，次論撥亂。專制政體，不能立國於世界，為中外之公言，既不專制，則必立憲，然共和立憲，與君主立憲，其義大異。君主國之憲政程度，可隨人民程度以為高下，故英、普、日、本，各不相同，共和國則不然，主權全在人民，大權操於國會，乃為一定不移之義，法、美皆如是也。若人民智識，不及法、美，而亦握此無上之權，則必驚亂糾紛，等於民國二年之國會，不能圖治，反以滋亂。若矯而正之，又必懸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如我國現行之總統制，權力集於元首一人，斯責任亦集於元首一人，即令國會當滿，亦不能因責任問題，彈劾元首，使之去位。一國中負責任者，為不可去位之人，欲其政治進步，烏可得也？故中國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足以求治，中國而行今日之偽共和，更不足以求治。只此二語，頗中肯綮。惟窮乃變，惟變乃通，計惟有去偽共和，行真君憲，開議會，設內閣，準人民之程度，以定憲政，名實相符，表裏如一，庶幾人民有發育之望，國家有富強之機，此求治之說也。或曰：「民權學說，不必太拘，即共和，亦可準人民程度，以定憲政，何必因此改為君主？」不知政黨不問形式如何，但使大權不在國會，總謂之偽共和，因懸共和之虛名，不得已而出於偽，天下豈有以偽立國，而能圖存之理？又况禍變之來，並此偽者，亦必不能保存，何以故？君主國之元首，貴定於一，共和國之元首，貴不定於一，即不能禁人不爭，曩者二次革命，即以競爭元首而成大亂，他日之事，何獨不然？無強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安於元首之

位數年一選舉，則數年一競爭，斯數年一戰亂耳。彼時憲法之條文，議員之筆舌，鎗砲一鳴，概歸無效。所爲民選，變爲兵選，武力不能相下，斯決之於相爭。墨西哥五總統並立之禍，必試演於東方。中原瓦解，外力紛乘，國運於茲，斬焉絕矣。未來之禍，言之痛心，卽令今日定一適宜之憲政，綱舉目張，百度俱理，他日一經戰亂，勢必掃蕩無遺。國且不存，何云憲政救亡之法？惟有廢除共和，改立君主，屏選舉之制，定世襲之規，使元首地位，絕對不可競爭，將不定於一者，使定於一。是則無窮隱禍，概可消除，此撥亂之說也。本會以爲謀國之道，先撥亂而後求治，我國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制而行君主立憲。此本會討論之結果也。謹以所得布告於軍政學商各界，及全體國民，籌安會。

老袁聞罷，擲置案旁，且沈着臉道：「這等書獃子，徒然咬文嚼字，有甚麼功效？你以爲各省軍官，覆電贊成，還是天大的喜事？那知我的身旁，如統領陸軍的段祺瑞，尙且不肯助我，你想此事可能成功麼？」克定正恨着老段，便道：「陸海軍權，已歸屬大元帥，諒老段亦無能爲力，拌去了他，便易成事。」老袁道：「我正爲此躊躇，因恐把段撤去，繼任非人，豈不要釀成兵變？」克定道：「何不邀王聘卿出來，聘卿資格，較段爲優，得他任陸軍總長，何患軍人不服？」老袁道：「你說固是，倘他不肯出來，奈何？」克定道：「待兒子親往一邀，定當勸他受任。」老袁道：「很好，你且去走一遭罷。」

看官，你道王聘卿是何等人物？他名叫士珍，與段同爲北洋武備學生，惟段籍安徽，王籍直隸，籍貫不同，派系遂因之互異。前清時，士珍官階高，出段上，嗣與段先後任江北提督，有王龍段虎的名稱。惟當小站練兵時，王與兩人同爲老袁幫辦，因此與袁氏亦有舊誼。至清帝退位後，士珍恰無意爲官，避居不出。既已高臥東山，不應再爲馮婦。此次克定奉命，徑乘了專車，至正定縣中，向王宅投刺，執子姪禮，謁見士珍。士珍不意克定猝至，本擬擋駕，轉思克定遠道馳至，定有要公，不能不坦懷相見。克定抱膝請安，士珍殷勤答禮，彼此坐定，先敘寒暄，繼及國事。尋由克定傳

述父命，請他即日至京，就任陸軍總長。士珍忙謝道：「芝泉任職有年，閱歷已深，必能勝任，若鄙人自民國以來，四載家居，無心問世，且年力亦日就衰頹，不堪任事，還乞公子轉達令尊，善爲我辭。」克定道：「芝泉先生，現因多病，日求退職，家父挽留不住，只得請公出代，爲恐公不屑就，特命小姪來此勸駕，萬望勿辭。」段末有與克定備會說，並想是從乃父處學來。士珍只是不從，克定再三勸迫，一請一拒，談論多時。士珍復出酒肴相待，與前耳熟，克定重申父命，定要士珍偕行。士珍道：「非我敢違尊翁意，但自問老朽，不堪受職，與其日後曠官，辜負尊翁，何如今日却情，尚可藏拙。」克定喟然道：「公今不肯枉駕，想是小姪來意未誠，此次回京，再由家父手書敦請便了。」未幾席散，克定遂告別返都，歸白老袁，又由老袁親自作書，說得勤勤懇懇，務要他出來相助。克定休息一宵，次日早起，復費了父書，再行就道，往至士珍家。士珍素尚和平，聞克定又復到來，不敢固拒，重復出見。克定施禮畢，即恭恭敬敬的呈上父書，由士珍展開，閱畢後，仍語克定道：「尊翁雅意，很是感激，我當作書答覆，說明鄙意，免使公子爲難。」克定不待說畢，即突然離座，竟向士珍跪下。前晚洪魏此跪，士珍與公子雙膝，未免太忙。急得士珍慌忙攙扶，尙是扯他不起，便道：「老朽不堪當此重禮，請公子快快起來。」克定佯作泣容道：「家父有命，此番若不能勸駕，定要譴責小姪，況國事如麻，待治甚急，公即不爲小姪計，不爲家父計，亦當垂念民生，一爲援手呢。」實以大義可謂善於說辭。說着時，幾乎要流下淚來。士珍見此情狀，不好再執己意，只得婉言道：「且請公子起來，再行商議。」克定道：「老伯若再不承認，小姪情願長跪階前。」於是士珍方說一「諾」字，喜得克定舞蹈起來，忙即拜謝起身。後士珍乃與訂定行期，克定即回京覆命。越日，即由老袁下令，免段祺瑞陸軍總長職，以王士珍代任。士珍亦於此日到京，入見老袁，接家履新了。

千呼萬喚始出來。

老袁既得了王士珍軍人一方面，自以爲可免變動，從此無憂，獨財政尙是困難，所有運動帝制，及組織帝制等事，在在需錢，非有大富翁擔負經費，不能任所欲爲。左思右想，尙在徘徊，湊巧有一位大財神登臺，演一齣升官

發財的拿手戲，於是金錢也有了，袁老頭兒也可以無恐了。惟這大財神何姓名？看官可記得前文敘過的梁士詒麼？如梁山伯點將又是一個梁。梁本為總統府內祕書長，足智多才，能探袁氏私隱，先意承歡，所以老袁非常器重他。遂結識了幾個要人，招集了若干黨羽，更仗那神通機變的手段，把中央政府的財政權，一古腦兒收入掌握。歷屆財政總長，無論何人，總不能脫離梁系。都中人士遂贈他一個綽號，叫作梁財神。但梁係粵人，附梁的叫作粵派，另有一派與他對峙，乃是皖派首領楊士琦。楊為政事堂左丞，勢力頗大，聯絡多數舊官僚與粵派分豎一幟，互相排擠。老袁素性好猜，忽而信梁，忽而信楊，楊既得志，梁漸失勢，祕書長一職，竟至丟去。嗣又以搜括財政，不能無梁，復召為稅務督辦，梁仍靠着財力，到處張權。忽交通部中鬧出一件大參案來，牽連梁財神，梁正無法解免，常想尋個機會，迎合袁意，省得受罪。適聞老袁為財政問題，有所顧慮，他遂乘機而入，願將帝制經費，一力承當。看官！你道梁士詒綽號財神，果有若干私財，肯傾囊取出，替袁氏運動帝制麼？無非從百姓身上，想出間接搜括的手段，取作袁氏用費，就算是理財能手。財神亦徒有虛名，究不能點石成金。但袁氏生平揮霍，視金錢若泥沙，什麼國民捐，什麼救國儲金，什麼儲蓄票，價還有種種苛稅，種種借款，多被取用，消耗殆盡。此次梁財神出籌鉅款，究從何處下手呢？原來京城裏面，本有中國交通兩銀行，歸政府專辦，平時信用，到還不失。梁為羅括現款起見，竟令兩銀行濫發紙幣，舉所有準備金，多運入袁氏庫中，供袁使用。老袁倒也不顧甚麼，但教有款可籌，便視為財政大家，佐命功臣，因此待遇梁士詒，比從前做祕書長時，還要優渥，所有參案的關係，早已無形消滅了。

梁士詒復進見老袁，獻上一條妙計，乃是「民意」二字。老袁愕然道：「你也來說民意麼？糊塗似費樹蔚，昨來見我，亦說是要顧全民意，究竟「民意」二字，是怎麼解釋？我駁斥了數語，他竟悻悻出去，棄職回籍，若非是克定的連襟，我簡直是不肯恕他呢。」費樹蔚辭職事，就從此銷納進去。士詒不慌不忙，從容說道：「總統所說的費樹蔚，是「否任肅政史」，官銜亦隨手敘明。老袁答了一個「是」字。士詒道：「樹蔚所說，是顧全民意，士詒所說，是利用民意，

同是民意兩字，用法恰有不同呢。」老袁聽了，不由的點首道：「燕孫畢竟聰明，能言人所未言。」我說你也畢竟聰明，能識燕孫隱語。燕孫即士詒表字。

士詒道：「就借這『民意』二字，號召天下，不怕天下不從。」老袁道：「談何容易。」士詒道：「據鄙意看來，亦沒有甚麼難處。」老袁道：「計將安出？」士詒道：「總統今日只管反對帝制，照常行事，士詒願為總統效力，一面聯絡參政院，令作民意代表，的上級機關，一面另設公民團，令作民意代表的下級機關，上下聯合，民意便可造成。據士詒所料，不消數月，便可奏效。」老袁道：「我也並不欲為帝，無非因時局艱難，稍有舉動，即遭牽制，你前日做過秘書長，所有外來文件，想亦多半過目，能有幾件事不被反對嗎？我現在所居的地位，差不多是騎虎難下，做也不好，不做也不好呢。」士詒道：「似總統英明聖武，何事不可為，要做就做，何必多疑。」一吹一唱，煞是好看。老袁道：「這便仗你幫忙呢。」士詒忙起身離座，應了幾個「是」字，隨即辭出，返至寓中，密請沈雲蓀、張鎮芳、那彥圖等到寓，會議了半日。沈雲蓀等統是贊成。

士詒又想了妙法，語沈雲蓀道：「足下係參政的翹楚，參政院中，目下已代行立法院，便是一個完全的民意機關，得足下提倡起來，怕不是全體一致麼？」聯合沈雲蓀便是此意。沈雲蓀道：「彼此都為公事，自當盡力。」公字應做去右邊。士詒又向張鎮芳道：「公係貴戚，應比鄙人格外熱心，我想現在的事情，最好是組織公民請願團，無論官學商工，及男女長幼，統好入會，京內作總機關，外省作分機關，越多越好，不怕帝制不成。」張鎮芳道：「聞籌安會中，現亦這般辦法，向各省去立分會了。」士詒道：「要做皇帝，就做皇帝，還要說什麼籌安，空談學理，俗語說得好，『秀才造反，一世不成。』這就是籌安會的定評。我等設立公民團，竟從請願入手，豈不是直捷痛快麼？」要想盡無籌安會所以極力批駁。沈雲蓀等齊聲道：「梁公卓見的是，高人一着，我們就這麼辦去，只這會長須借重梁公。」士詒道：「會長一席，我却不能承認，不瞞諸公說，我是想內外兼籌，未便專任一事，還請諸公原諒。」張鎮芳道：「照此說來，請何人做會長？」士詒道：「沈公資無旁貸，副會長就請張那二公擔任，便好了。」沈雲蓀道：「會長須由會

員全體推舉，兄弟亦不便私相承認。」士詒捻着幾根鬚，微微笑道：「不是士詒誇口，士詒要舉老沈，會員敢另舉他人麼？」勢難可畏。雲階道：「且待開會再議。」士詒道：「明後日就可開會了。」言訖，數人復閒談片時，一同散去。

過了兩日，士詒已邀集若干會員，尋個公共處所，開起成立大會來。開會結果，舉定沈雲階爲會長，張鎮芳那彥圖爲副會長，文積主任舉了謝桓武，梁鴻志方表爲副，會計主任舉了阮忠樞，蔣邦彥、夏仁虎爲副，庶務主任舉了胡璧城，樞量、烏澤聲爲副，交際主任舉了鄭萬瞻，袁振、黃康士鐸爲副。大家各認定職任，協力進行。當由文積員擬定宣言書，由會長等鑒定。正要刊布，忽聞有一位御乾兒，從湖北回京，也來協助帝制，正是：

到底義兒應盡義，且看功狗互爭功。

欲知來者爲誰，俟小子下回報名。

王聘卿退歸原籍，家居不出，是民國中一個自愛人物，偏袁公子一再固請，至於情不能却，再出爲陸軍總長，似爲友誼起見，不應加咎，但泄柳閉門，干木踰垣，隱士風微，何等高尚，若徒徇私誼，轉違公理，毋乃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嗎？婦下車難免七笑，王聘卿殆有遺憾歟？梁財神之品格本出王氏下，而智謀則過之，以如此機變才，倘加以德性，何難立大業於生前，始盛名於身後，乃熱心富貴，不惜爲袁氏作伥，身名兩喪，何苦乃爾？總之利祿二字，最足誤人，能打破此關，方不致與俗同汙，王聘卿且如此，而梁財神無論矣。

第四十八回 義兒北上引侶呼朋 詞客南來直聲抗議

却說上回所敘的御乾兒，看官道是何人？就是當時署理鄂督的段芝貴，又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芝貴履歷，前文

亦已見過，爲何叫他作御乾兒呢？說來又是話長。小子援有聞必錄的老例，把大略演述出來：相傳老袁當小站練兵時，芝貴官銜，尚不過一個候補同知。他在直隸聽鼓，未得差遣，抑鬱無聊，意欲投效老袁。麾下挽某當道替他吹噓。老袁雖然收錄，仍然置諸閑散，不給優差。適阮忠樞爲袁幕僚，總司文案，芝貴遂與他結識，求爲汲引。忠樞替他想一想方法，教他秘密進行，定可得志。看官道是何事？原來天津地方平康里，蓄艷頗多，韓家班尤爲著名。阮忠樞備員軍署，每當文牘餘暇，輒邀二三五友人往韓家班獵艷，曾與歌妓小金紅結不解緣。小金紅有一姊妹，叫作柳三兒，色藝冠時，高張艷幟。阮得瞻丰采，也暗暗稱羨。會老袁招阮私讎，醉後忘形，偶詢及平康人物。阮即以柳三兒對袁，頗欲一親顏色，祇以身作達官，不便訪艷。前清時有此風，以觀今日何如。當下與阮密商，擬乘夜闖入靜時，徵服往游。阮願作導綫，即與袁約定時間，屆期先往韓家班，與柳三兒接洽，待到夜半，果見老袁易服而來，由阮呼三兒出見。佳麗當前，令人刮目。經老袁仔細凝視，果然是當代尤物，風韻絕倫。三兒亦眉挑目逗，賣弄風騷。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差不多俱此情景。兩下傾心，一見如故。既而華筵高張，歡宴終夕，比至天明，袁偕阮返，猶覺餘情未忘。嗣是暇輒過從，倍加恩愛，本欲替他脫籍，因恐納妓招謗，或干吏議，所以遲遲未決。阮忠樞窺透隱情，遂叫段芝貴代爲贖身，間接獻納，不怕老袁不墮入彀中，格外青睞。芝貴得此教益，即依計而行，黃金朝去，紅粉夕來，又有阮爲紹介，潛送袁寓。柳三兒得爲袁氏四姨太，段芝貴亦竟獲優差，由袁下札委任全軍總提調。楊翠喜之獻米，想亦由此策脫胎。袁段情誼，日久愈親。每日早起，段又必詣袁問安，老袁戲語芝貴道：「我聞人子事親，每晨必趨寢門問安，汝非我子，何必如此。」芝貴道：「父母生我，公栽培我，兩兩比較，恩誼相同，如蒙不棄，願作義兒。」樂得袁提莫謂小段無識。老袁聽到此語，不免解頰一笑。芝貴只道袁已承認，竟拜倒膝前，呼袁爲父。老袁推辭不及，口中雖說他多事，但已受了四拜，彷彿是認做乾爺了。

後來老袁被譴，芝貴亦爲楊翠喜事，挂名參案，革職回籍。見前史。至清室已覆，袁爲總統，他自然重張旗鼓，又

復上臺，癸丑革命，平亂有功，旋即出督武昌，繼段祺瑞後任，此次聞京中倡言帝制，就趕忙離了湖北，只說是入覲總統，拚命馳來。當下邀集朱啓鈴、周自齊、唐在禮、張士鈺、雷震春、江朝宗、吳炳湘、袁乃寬、顧鰲等，密議鼓吹帝制，與籌安會分職爭功。可巧公民請願團已經發現，料知梁財神勢力不小，只好合攏一起，較為妥當。梁財神聞芝貴進京，亦知他是有名的義子，將來要升做御乾兒，不得不與他周旋，融成一片。兩情不謀而合，況是彼此熟識，一經會面，臭味相投，當即互相借重，定名為請願聯合會。那時請願團的宣言書已經印就，由段芝貴等審視，見書面寫着道：

民國肇建，於今四年，風雨飄搖，不可終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憲，非一日矣。自頃以來，二十二行省及特別行政區域，暨各團體，各推舉尊宿，結合同人，為共同之呼籲，其書累數萬言，其人以萬千計，其所蘄響，則君憲二字是已。政府以茲事體大，亦嘗特派大員，發表意見於立法院，凡合於鞏固國基，振興國勢之請，代議機關所以受理審查以及於報告者，亦既有合於吾民之公意，而無悖於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負氣之倫，宜有舍舊圖新之望矣。惟是功虧一簣，則為山不成，鑿而不舍，則金石可貫。同人不敢以為吾父老子弟之請願者，無所闡結，則有如散沙在盤，無所權衡，則未必造車合轍。又况同此職志，同此目標，再接再厲之功，皆以能否聯合進行，為斷。用是特開廣座，舉集同人，發起全國請願聯合會，議定簡章，凡若干條。此後同心急進，計日程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則四萬萬人之福利光榮，非特區區本會之厚幸也。

未附有請願聯合會章程，共十一條，條文如下：

第一條 本會以一致進行，達到請願目的為宗旨。

第二條 凡已署名請願者，皆得為本會會員。

第三條 本會設職員如左：(一)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由會員中公舉之。(二)理事若干人，由會員公推之。但

各團體請願領銜者，當然爲本會理事。(三)參議若干人，由會長及全體職員會公推之。(四)幹事分爲文牘會計庶務交際四科，各科主任幹事一人，餘幹事若干人，由會長副會長合議推任之。

第四條 會長代表本會，主持辦理本會一切事務。

第五條 副會長輔助會長，辦理本會一切事務。會長有事故，副會長得代理之。

第六條 理事隨時會商會長，辦理本會特別要務。

第七條 參議隨時建議本會，贊理一切會務。

第八條 幹事商承會長，分科執行本會一切事務，其各科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九條 本會閱會，分爲兩種：(一)職員會得由會長隨時召集之。(二)全體大會，遇有特別事故時，由會長召集之。

第十條 本會設事務所於安福胡同。

第十一條 本會章程，如有認爲不適當時，得開大會，以過半數之議決修改之。

段芝貴等閱畢，便道：「正副會長，可會舉定麼？」梁士詒即申述沈雲蓀爲會長，張鎮芳那彥圖爲副會長，餘如文牘會計庶務交際等員，亦一一說明。段芝貴道：「甚好，就照此進行罷。我即擬返鄂，凡事應由諸公偏勞。」梁士詒道：「這也不必過議，但參議幹事等員，尚須推選若干人。」段芝貴道：「章程中應由會長等主持，但請沈會長與在會諸公推選便是。」沈雲蓀時亦在座，忙接口道：「這也須大家斟酌，但會名既稱爲全國聯合，應該將各省官民，招集攏來，愈多愈妙。此事頗要費時日呢。」段芝貴笑道：「沈先生你真太拘泥了。各省官吏，那一個不想上達，但用一個密電，管教他個個贊成。若是公民請願，也很是容易，只叫各省官吏，用他本籍公民的名義，湊台幾個有聲望的紳士，聯名請願，便好算作民意代表了。老先生，你道真要令四萬萬人，悉數請願麼？」

好簡捷法子。梁士

論道：「這語還是費事。依愚見想來，在京官做，多是各省的闊老，若教他列名請願，并把自己的親戚朋友，添上幾十百個名兒，便可算數。難道他們的親友，因未曾通知，定要來上書摘釋麼？」說畢，哈哈大笑。梁財神的妙法又進一層段芝貴道：「話雖如此，但各省長官的推戴書，恰也萬不可少。還有各處報紙，乃是鼓吹輿情的機關，先須打通方好哩。」梁士詒道：「香岩兄。段芝貴字香岩你是個長官巨擘，何妨作各省的領袖。」段芝貴忙回答道：「兄弟已密電各省將軍，聯銜請願，惟覆電尚未到齊，一俟組合，自當恭逢上峯，只辦事須有次序，先請改行君憲，後乃上書推戴，方是有條不紊呢。」梁士詒道：「這箇自然。若講到報紙一節，京報數家，已多半說通，只有上海一方面，略費手續，現極峯已派人往滬，買囑各報，并擬向上海設一亞細亞分館，專力提倡。天下無難事，總教現銀子，還怕什麼？」大家統鼓掌贊成。會議已畢，又由正副會長，推選參議幹事數人。經彼此認定，方纔散去。段芝貴入覲老袁，已不止一次，所有秘密商議，也不消細述，等到大致就緒，方出京還鄂去了。

嗣是以後，請願書即聯翩出現，都遞入參政院。參政院中已由沈雲龍運動成熟，自然陸續接收。參政院長黎元洪，本心是反對帝制，但自己已被軟禁，不便挺身出抗，只好假擬假贊，隨他胡亂。那時梁士詒、楊度等，已先後到總統府中，報告若干請願書。老袁很是欣慰，意欲令黎院長覓書進呈，好做民意相同的話柄。當下囑託梁士詒等，往說黎元洪。黎元洪不肯照允，且上書辭參政院長，及參謀總長兼職。經政事堂批示，不准告辭。是時武昌督軍段芝貴已與各省將軍聯銜，電請變易國體，速改君主。這邊方竭力請願，那邊忽現出一篇大文章，冷諷熱刺，硬來作對。若官道是何人所作，乃是當代大文豪，即前任司法總長梁啟超。梁自司法總長卸任，又由老袁任他為警制總裁，繼復令入參政院參政。他見老袁熱心帝制，不願附和，即辭職出京，到了上海。即撰成一篇煌煌的大文題目叫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綜計不下萬言。小子錄不勝錄，曾記有一段緊要文字，贈炙人口，特斷章節錄如下：

蓋君主之爲物，原賴歷史習俗上一種似魔非魔的觀念，以保其尊嚴。此種尊嚴，自能於無形中發生一種

效力，直接間接以鎮福此國。君主之不貴，其必在此。雖然尊嚴者不可廢者也。一度廢焉，而遂將不復能維持。嘗諸范彤土木偶，名之曰神，昇諸闕殿，供諸華龕，羣相禮拜，靈應如響，忽有狂生，拽倒而踐踏之，投諸溷淪，經旬無驗，雖復昇取以重入殿龕，而其靈則已渺矣。（喻新穎）自古君主國體之國，其人民之對於君主，恆視為一種神聖，於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擬議，若經一度共和之後，此種觀念，遂如斷者之不可復續。試觀並世之共和國，其不患共和者有幾？而遂無一國焉，能有術以脫共和之軌，就中惟法國共和以後，帝政兩見，王政一見，然皆不轉瞬而覆也。則由共和復返於君主，其雖可想也。我國共和之日，雖曰尚淺乎，然醜醜之則既十餘年，實行之亦既四年。當其醜醜也，革命家醜醜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滅殺人民之信仰，其尊嚴漸喪，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當國體醜醜之際，與既變之後，官府之文告，政黨之宣言，報章之言論，街巷之談說，道及君主，恆必以惡語冠之。隨之，蓋尊嚴而入瀕淪之日久矣。今微論規復之不易也，強為規復，欲求時昔尊嚴之效，豈可更得？是故吾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政，庶易以圖存而致強，而欲帝政之出現，惟有二途。其一則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俱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誓膽臥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救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其二經第二次大亂之後，全國鼎沸，羣雄割據，剪滅之餘，乃定於一夫，使出於第二途耶？則吾儕何必作此祝嘏，果其有此，中國之民，無子遺矣，而戡定之者，是否為我族類，益不可知，是等於亡而已。獨至第一途，則今正以大有為之宜，居可有為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國前途一綫之希望，豈不在是耶？故以為吾儕國民之在今日，最勿生事以重勞總統之慮慮，俾得專精壹志，為國家謀大興革，則吾儕最後最大之目的，庶幾有實現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難甫平，喘息未定，強鄰脅迫，吞聲定盟，水旱虜虜，吳區循國，嗷鴻在澤，伏莽在林，在昔哲后，正宜撤懸避殿之時，今獨何心，乃有上號勸進之舉。夫果未熟而摘之，實傷其根，孕未滿而催之，實戕其母，吾時昔所言中國前途一綫之希望，萬一以非時之故，而從茲一蹶，則倡論之人，雖九死何以謝。

天下？顧公等慎思之！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息。」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忽而正式總統，忽而制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制，忽而總統制，忽而任期總統，忽而終身總統，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制定憲法。大抵一制度之頒行，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今日對內對外之要圖，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無風鼓浪，與妖作怪，徒淆國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也。

如上所述，十成中僅錄一二，已說得淋漓爽快，惹起國民注目。老袁高坐深宮，或尚未會聞知，那梁士詒、楊度等人，已見到梁任公密製此文。這篇文字，關係甚大，雖欲設法駁斥，奈總未能自圓其說，足以壓倒元白。於是京城裏面，也把梁任公大文，彼此傳誦，視作聖經寶傳一般，漸漸的吹入老袁耳中。老袁恨不得將梁、楊捉來，賞他幾粒衛生丸，只一時不好發作，意欲懸金為餌，遣人暗刺，又急切覓不到聶政、荊卿。黃金也有失色的時候，莫謂錢可通神。沒奈何與梁士詒等商量，先令參政院彙呈請願書。至請願書已上，却派左丞楊士琦，到參政院宣言，發表政見，竟反對帝制起來，小子有詩歎道：

分明運動反推辭，作偽心勞只自知。
南讓者三北讓再，許多做作亦胡為？
畢竟楊士琦如何宣言，待至下回說明。

文字之感人大矣哉！然亦有一言而令人感者，有數百言而終不足令人感者。蓋情理二字，為之關鍵耳。試觀上回所錄之籌安會宣言書與今日之請願聯合會宣言書，毫無精采，絕不足醒閱者之目。及梁任公所撰之文，僅錄一斑，已覺憂憂生光，百讀不厭。雖由文筆之明通，亦本理由之充足，故雖有御乾兒之權力，及大財神之聲勢，反不敵一挂冠失職之文士，或謂任公之文，尚有保皇口吻，仍未脫前日私見，斯評亦似屬允當。然觀其贊嘆之詞，與推闡之語，實屬顛撲不破，似此新舊互參之論說，無

論何人，當莫不爲之感動，是真一轉移入情之妙筆也。惜乎言長紙短，猶未盡錄原文耳。

第四十九回 競女權喜趕熱鬧場 徵民意各行組織法

却說楊士琦奉袁總統命，到了參政院，發表政見。參政院諸公，也未識他如何宣言，有幾個包打聽的人物，似已曉得士琦來意，是代袁總統宣言，不願贊成帝制的是日。黎院長元洪，亦得此消息，特來列席，諸參政亦都依席就位，專待士琦上演說臺，宣講出來。士琦既上演臺，各席拍掌歡迎，毋庸細表。但見士琦取出一紙，恭恭敬敬的捧讀起來，應該如此其辭道：

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託，居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地位，四年於茲矣。憂患紛乘，戰兢日深。自維衰朽，時虞阻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現居之地位，即有救國救民之責，始終貫徹，無可委卸。而維持共和國體，尤爲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本爲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且代行立法院，爲獨立機關，向不受外界之牽掣。今大總統固不當向國民有所主張，亦不當向立法機關有所表示。惟改革國體，於行政上有絕大之關係，本大總統爲行政首領，亦何敢畏避嫌疑，緘默不言。以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爲不合時宜。至國民請願，不外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國憲法，正在起草，如衡量讀情，詳晰討論，亦當有適用之良規，請貴代立法院諸君子深注意焉。

楊士琦一氣讀完，當即退下演壇，仍歸代表坐席。黎元洪起向士琦道：「大總統的宣言書，確有至理。」剛說到

「一理」字，梁士詒已起立道：「大總統的意思，無非以民意爲從，現在民意是趨向君憲，要大總統正位定分，所以紛紛請願，本院主張，亦應當尊重民意呢。」說至此處，但聽一片拍掌聲，震響全院。黎元洪反說不下去，只好退還原座，默默無言。仍做泥菩薩。沈雲沛接人道：「大總統既有宣言書，本院自當宣布，倘國民仰體總統本意，不來請願，也無庸說了，如或請願書仍然不絕，還須想出一個另外法兒，作爲最後的解決。否則羣情糾紛，求安反危，如何是好？」梁士詒道：「依愚見想來，不如速開國民會議，以便早日解決。」沈雲沛道：「國民會議，初選總舉，一時趕辦不及呢。」仍是愚厚人口吻。士詒先向他遞一眼色，然後申詞解釋道：「事關重大，若非經國民會議，大總統亦不便輕易承認哩。」尙是偽言，休被瞞過。大衆又多半拍掌，總算全院通過。楊士琦告辭而去，黎院長快快出門，乘車自回。餘人陸續散歸。

不到數天，請願團又次第發生，除籌安會及公民請願團外，還有商會請願團，北京商會的發起人，叫做馮麟，上海商會發起人，叫作周晉鑣。教育會請願團，自北京梅寶慶馬爲瑞等發起，北京社政進行會，自惲毓鼎李毓如發起，甚至北京人力車夫，及沿途乞丐，也居然舉出代表，上書請願，這真是想入非非，無奇不有。又有一個婦女請願團，發起人乃是安女士靜生，雌風又大振了。這安女士是何等名媛也，來趕熱鬧場，小子事後調查，他是個山東嶧縣人氏，表字叫做慈紅，幼讀詩書，粗通筆墨，及長，頗有志交游，不論巾幗鬚眉，統與他往來晉接。而且姿色秀媚，言態雍和，所有聞名慕色的人物，一通警效，無不傾倒，並替他極力揄揚。由是安名日噪。當民國初造時，他嘗高談革命，鼓吹共和，如平權自由等名詞，都是他的口頭禪。他又自言會游歷外洋，吸入新智識，將來女權發達，定當爲國效勞，可惜今尙有待，無所展才云云。爲全國女學生寫影。旁人聽到此言，愈覺驚羨。兩耳併目，無怪其然。未幾，北上到京，充任某女學校校長，至帝制發生，他以爲時機可乘，也擬邀合京中女學校學生，組織一婦女請願團，有人詰他，忽言民主，忽言君主，前後懸殊，不無可鄙。他恰嫣然一笑道：「我等身當新舊過渡時代，斷不能與世界潮流，倒行逆

施。我有時贊成民主，有時贊成君主，實是另具一番眼光，隨時判斷，能識時務，方為俊傑，迂儒曉得甚麼呢？」見鳳使朝原是緊要。當下遂至交民巷中，覓了一間古屋，懸出一塊木牌，上寫中國婦女請願會七字，並刊行一篇小啓，頗說得娓娓可聽。究竟是他手筆，抑不知是誰捉刀，小子也不必細查，但見他小啓云：

吾儕女子羣居嗒寂，未聞有一人奔走相隨於諸君子之後者，而諸君子亦未有呼醒癡迷醉夢之婦女，以為請願之分子者。豈婦女非中國之人民耶？抑變更國體，係重大問題，非吾儕婦女所可與聞耶？查約法何載中，華民主權，在全國國民云云，既云全國國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萬萬中，女子占半數，使請願僅男子而無女子，則此跛足不完之請願，不幾奪吾婦女之主權耶？女子不知是謂無識，知而不起，是謂放棄。夫吾國婦女智識之淺薄，亦何可諱言？然避危求安，亦與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財產之關係，亦何可任其長此拋置，而不謀一處之保持也？靜生等以纖弱之身，學識譴陋，痛時局之擾攘，螻蟻徒憂幸蒙昧之復開，光華倍燦，聚流成海，撮土為山，女子既係國民，胡可不自猛覺，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女界二萬萬同胞，以相隨請願於愛國諸君子之後，姊乎妹乎，盍興乎來！發起人安靜生啓。

自這小啓傳布後，倒也有數十個女同志，聯翩趨集，當擬定一篇請願書，呈入參政院。惟婦女手續，未免少緩，因此請願亦稍落人後了。接連又有伎女請願團出現，為首的叫作花元春，好一個名目，應作花界領袖。花元春是京中闊妓，與袁大公子為嚮臂，袁大公子嘗語元春道：「他日我父踐天子位，我當為東宮太子，將選汝入宮，充作貴人，比諸瀾跡風塵，操這神女生涯，諒應好得多哩。」一聞宮中有甚麼好處？元春微哂道：「妾係路柳牆花，怎得當貴人重選？但大公子既為大阿哥，如蒙不棄，賤陋得充一個寵下婢，也光榮的多了一大公子喜甚，自是鴛鴦母鴛兒等，均呼他為大阿哥，大公子亦直受不辭。會各處請願團，先後競集，不下數十處，袁大公子遂囑花元春發起妓女請願團，藉備一格。花元春自命時髦，樂得借這名目，出點風頭，當向大公子乞得纏頭，派人撰了一篇稟子，刊發出去，爾散

勾欄中。各妓女都向元春問訊。元春道：「車夫乞丐，也都集會請願，我姊妹們雖陷入烟花，難道比車夫乞丐，還不如麼？」况袁皇帝登極，記念我們亦有微勞，當亦特沛恩施，豈非一紙書可抵萬金麼？」衆妓聞言，喜歡無似，且聞他結交大公子，應有好消息，微示這種機會，千載一時，如何不贊成呢？當即推元春領名，託平時相識的文士，著成一篇請願書，也投入參政院去了。花花色色，無不完備。

參政院收集請願書，又是數十件，重復開會，集衆議事。黎院長告假不到，由副院長江大燮主席。開議後，意見不一，有說的應提前召集國民會議，有說的應另籌徵求民意妥善辦法。兩下裏議論紛紜，當由江大燮決定將兩說統行存錄，咨送政府，請總統自擇。大衆倒也贊成。江大燮即提出兩種議案，備好咨文，齊遞政府。越日得總統咨覆，當提交國民會議，徵求正確民意。這覆文既到參政院，當有一個參政員顧鰲出來反對道：「我是主張另籌辦法，不主張國民會議的，試思國民會議，是民國約法機關，不應解決國體。且國民會議，人數無多，也不得謂爲多數，真正民意，無論對內對外，均是不相宜的。」言畢趨出，即往訪沈雲需申述成見。雲需道：「我原說過國民會議，是不甚妥當的，燕孫主張此說，我亦只好依議。」如燕孫言，足見財神勢力。顧鰲道：「我們同去見他，何如？」雲需應允，遂與偕行。既至梁士詒寓所，投刺入見。士詒迎入客廳，顧鰲即自述來意。士詒哈哈大笑道：「我豈不知國民會議，是不能解決國體問題的？但總統既有命令，組織國民會議辦法，應該將此層題目，先行做過，方不致自相矛盾。」巨六兄。巨六即顧鰲字。你是個法律大家，謂國民會議，不宜解決國體，他人沒有你的學問。總道是國體問題，當然屬諸國民會議，否則設此何用？」一個非道一個。雲需道：「今總統已有咨覆，說是要提交國民會議，你想國民會議的議員，尚需覆選，輾轉需時，恐今年尚不能到京開會呢？」梁士詒道：「我有一個極妙的方法，現且不必發表，但教沈君，就請願聯合會名義，要求參政院中，另訂徵求民意機關，且批駁國民會議爲不合法，那時參政院總要續行開會，我好再會席間宣布意見，照我辦法，今年內定可請極峯登位呢？」這想實點辦法，財神便機巧。沈雲需笑道：「我却依

你，君你有法無法。」梁士詒道：「你且瞧着，決不欺你。」沈顧二人，因即告別。

沈雲儒即屬文牘員，撰成最後請願文，要求參政院另議辦法，并說國民會議，未便解決國體。這篇文字，費達參政院，院中又要開會議決，黎院長仍然告假，免不得耽延一天。那知請願書陸續遞入，都主張另訂辦法，副院長汪大燮，本是個通變達權的智士，明知老袁意思，迫不及待，遂不俟黎院長銷假，就召集諸人開會。梁士詒首先到院，沈雲儒顧驚楊度孫毓筠等，依次到來，當由汪大燮報告，說明接收請願書件數，并言請願書中，一致贊成另訂徵求民意辦法。梁士詒起座道：「最好是開國民大會，就把國民會議議員初選當選人，選出國民代表，決定國體，一則範圍較廣，二則手續不煩，豈非是一舉兩得麼？」原來是葉爾爾計。楊度忙搶着道：「梁參政所言甚是，不過由初選當選議員，選出國民代表，來京開議，仍需時日，這還該想一變通辦法。」梁士詒道：「何妨由各省當選人在本籍自由投票，似此徵求民意，既普及國民全體，且免得遠道滯遲，這是最好沒有的了。」確是妙法。大衆齊拍掌選「好極，好極。」顧驚道：「這也應擬定一個組織法，由本院咨請施行。」法律家所言處處不離一法律。梁士詒道：「這自然。」主席汪大燮亦插入道：「這須先推起草委員，擬定國民代表組織法，方可咨送政府。」梁士詒道：「這會名叫國民代表大會，會裏的章程，就叫做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可好麼？」大衆又拍手贊成。當下由主席推定起草委員，共計八人，便是梁士詒汪有齡施恩陳國祥江瀚王劭廉王樹枏劉若曾八大參政。八人認定起草，便即散會，不到三天，梁士詒等即到參政院，遞交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的稿子，共十七條，由主席宣讀後，又經諸人審查，略行參改，把十七條減為十六條，條文列左：

第一條 關於全國國民之國體請願事件，以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全體之公意決定之。

第二條 國民代表，以記名單記投票法選舉之，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

第三條 國民代表大會，以左列當選人組織之：（一）各省各特別區域之代表人數，以其所轄現設縣治之數

爲額：(二)內外蒙古三十二人；(三)西藏十二人；(四)青海四人；(五)回部四人；(六)滿蒙漢八旗二十四人；(七)全國商會及華僑六十人；(八)有勳勞於國家者三十人；(九)碩學通儒二人。

第四條 各省及各特別行政區域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各縣選舉會初選當選之覆選選舉人，及有覆選被選資格者選舉之。

第五條 蒙藏青海回部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蒙藏青海聯合選舉會之單選選舉之。

第六條 滿蒙漢八旗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中央特別選舉會，八旗王公世爵世職之單選選舉人選舉之。

第七條 全國商會及華僑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中央特別選舉會，有工商實業資本一萬元以下，或華僑在國外，有商工實業資本三萬元以上者之單選選舉人選舉之。

第八條 有勳勞於國家者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中央特別選舉會，有勳勞於國家者之單選選舉人選舉之。

第九條 碩學通儒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中央特別選舉會，碩學通儒，或高等專門以上學校，三年以上畢業，或與高等專門以上學校畢業有相當資格者，或在高等專門以上學校充教員二年以上者之單選選舉人選舉之。(第五條至本條第一項之單選選舉人，以依法經由全國選舉資格審查會審查合格者爲限)

第十條 國民代表選舉監督，依左列之規定：(一)各省以各該最高級長官會同監督；(二)各特別行政區域地方，以該最高級長官監督之；(三)第三款，以蒙藏院總裁監督之；(四)第三條第六、七、八、九款，以內務總長監督之。

第十一條 選舉國民代表場所設於監督所在地，屆選舉日期，就報到之選舉人由監督召集之，舉行選舉。(各省各特別行政區域，遇有必要情形，該監督得以關於國民代表選舉事項，委託各縣知事行之。)

第十二條 選舉國民代表日期，由各監督定之。

第十三條 國民代表決定本法第一條事件，以記名投票結果，由各該監督報告代行立法院，彙綜票數，比較其決定意見，定為國民代表大會之總意見。（前項之票紙，應於開票報告後，封送代行立法院備案。）（決定國體投票日期，由各監督定之。）

第十四條 決定國體投票之標題，由代行立法院議決，咨行政府，轉知各監督於投票日，宣示國民代表。

第十五條 依本法所定，關於選舉投票之籌備事宜，由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辦理。

第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這便是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全案，經全院通過，即添入一篇咨文，送交政事堂去了。這一咨有分數：

假託民權更國體，揭開面具見雄心。

未知袁總統會否照允，容至下回再詳。

前半回寫安靜生，下半回寫梁士詒，餘人皆賓也。安靜生發起婦女團體，謂能識時務，方為俊傑。梁士詒則略設法，務使帝制之底成，是殆皆希羅求榮、投機營利者。夫禮時為大能乘時而奮發，未始非一智士。然一存私見，則雖有時可乘，亦無非為揣摩迎合之流，不足為素傑士。况袁氏之濫圖帝制，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耶？民團成立，迄今未安，甚且日瀕危險，蓋由權利思想中入人心，無論男婦，統挾一干利之念以行事，而於是氣節掃地，廉恥道喪，圖事從此泯滅矣。可憐可歎。

第五十回 逼放宮勸除帝號 傳密電強脅輿情

却說袁總統接到參政院咨文，好似一服清涼散，把這盼望帝制的熱心，安撫了許多，當命秘書員草定命令，

頒布出來。有云：

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稱：本院前據各直省各特別行政區域，內外蒙古青海回部前後藏滿洲八旗公民，王公暨京外商會學會華僑聯合會等，一再請願改革國體，當經本會開會議決，將請願書八十三件，咨送政府，並建議根本解決之法，或提前召集國民會議，或另籌徵求民意妥善辦法。疊准大總統咨覆，以國民會議議員，覆選報竣為期，以徵求正確民意為準，以從憲法上解決為範圍，具見大猷制治精一執中，易勝欽佩。而自本院咨送八十三件請願書以後，復有全國請願聯合代表沈雲龍等，全國商民馮麟翰全國公民代表阿穆爾靈圭等，中國回教俱進會，回族聯合請願團，暨回疆八部代表王常等，哈密吐魯番回部代表馬吉符等，錫林果勒盟代表程承輝等，雲南迤西各土司總代表甄雁源等，新疆蒙回全體王公代表，暨軍夏駐防滿蒙代表楊增炳等，北京二十區市民董文銓等，北京社政進行會，輝鎮鼎等，南京學界丁偉東等，貴州總商會徐治濤等，籌安會代表楊度等，暨全國商會聯合會，蔚豐厚，各處票商等，前後請願前來，咸以為中國二千餘年，以君主制度立國，入民心理，久定一尊，辛亥以後，改用共和，實於國情不適，以致人無固志，國本不安，誠由共和制度，元首以時更替，國家不能保長久之經畫，人民不能定專一之趨向，兼之人希非分，禍機四伏，或數年一致亂，或數十年一致亂，撥亂尚且不遑，政治何由可望，南美中，美十餘國，坐此撥攘，幾無寧歲，而墨西哥為尤甚，四稔紛競，五年相殘，人民失業，傷亡徧地，前車之覆，可為殷鑒。我國迭經變故，元氣未復，國家政治，亟待進行，人民生計，亟待蘇息，惟有速定君主立憲，以期長治久安，庶幾法律與政治，互相維持，國基既以鞏固，國勢亦以振興，全國人民，深思熟慮，無以易此，即外國之政治學問名家，亦多謂中國不適共和，惟宜君憲，足見人心所趨，即真理所在，全國人民，迫切呼籲，實見君主立憲，為救國良圖，必宜從速解決，而國民會議開會遲緩，且屬決定憲法機關，國體未先決定，憲法何自發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機關，徵求真確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計而立國本，再三陳請，衆口一詞，本院

初以建議在前，復經大總統咨覆，辦法已定，不敢輕意變更，而輿論所歸，呼籲相繼，本院尊重民意，重付院議，愈謂茲事重大，自未便拘常法以求解決。國家者，國民全體之國家也，民心之向背，為國體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從速決定，自當設法提前開議，以順民意，與本院前次建議，所謂另籌妥善辦法，以昭鄭重者，實屬相符。即與我大總統咨覆，所謂國家根本大計，不得不格外審慎者，尤相照合。謹按約法第一章第二條中華民國主權，本之國民全體，則國體之解決，實為最上之主權，即應本之國民之全體，茲議定名為國民代表大會，即以國民會議初選當選人為基礎，選出國民代表，決定國體。似此則凡直省及特別區域，滿蒙回藏，均有代表之人，徵求民意之法，普及國民全體，以之決大計而定國本，庶可謂正大機關。而其確之民意，可得而見，較之國民會議為尤進也。茲據約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於十月六日開會議決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經三讀通過，現在全國人民亟望國體解決，有迫不及待之勢，相應抄錄全案，並各請願書，咨請大總統迅予宣布施行等因。除將代立法院議定之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公布外，特此布告，咸使聞知。此令。

又令云

參政院代立法院，議定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特公布之。此令。

這令一下，老袁已心滿意足，料得皇帝一席，穩穩到手，便將民國四年的雙十節，停止國慶紀念慶祝宴會，一面召梁士詒、江朝宗二人入總統府秘密會議室，囑咐了許多言語，叫他作為專使，即日去走一遭。兩人唯唯聽命，就去照辦。石官道是何事？乃是令兩人去逼清宮，撤去清帝名號，來做那袁皇帝的臣僕。第一齣逼宮，早已演過，此時要演第二齣了。自隆裕皇太后病逝後，清宮裏面，內事由瑾瑜、二太妃主持，外事由世續、奕劻、載灃等辦理，宣統帝尚是幼年，除隨着陸潤庠、伊克坦等講讀漢滿文字外，無非踢球、滾鐵圈、習那小孩子頑意兒，曉得甚麼大事，不過表面上存着帝號，滿族故舊尚稱他一聲萬歲，其實是宮庭荒草，荆棘銅駝，回首當年，已不勝黍離之感。

袁氏若果明察

試看清室樓，應亦灰心帝制。幸虧皇室經費，還得隨時領取，聊免饑寒，不意梁士詒江朝宗兩人，一文一武，奉着袁氏的命令，竟來脅迫清室，逼他撤消帝號。世續接着與兩人晤談起來，世續依樣優待條件，當然拒絕，惱動了江朝宗，竟用着威武手段，攘臂奮拳，似要賞他幾個五分頭，嚇得世續倒退幾步。還是梁士詒從旁解勸，教江朝宗不要莽撞，且請世續稟明兩太妃，允否恢復。財神散盡討人憐。世續見梁士詒放寬一着，自然隨聲附和，說是稟過太妃，再行報命，兩人方纔回來，到總統府覆旨。

老袁靜待數日，不聞答覆，正要遣原使催逼，忽見梁士詒報道：「清慶王奕劻病歿了。」老袁道：「何日逝世，我沒有聞他生病，為何這般速死？」士詒道：「聞他前日爲廢帝事件，入宮商議，大家哭做一團，想這老頭兒傷心過甚，回家嘔血，氣竭身亡。」老袁道：「莫非他擁護清室，不肯撤銷帝號嗎？」士詒道：「他願否撤銷帝號，尙未曾探悉底細。」老袁道：「我只教溥儀小子，撤銷帝號，並不要抄他老頭兒家產，傷心什麼？」想是己度。士詒道：「這也怪他不得。」老袁道：「爲什麼呢？」士詒道：「從前清帝退位，曾訂有優待條件，說明清帝名號，仍不變，更今要他撤銷帝號，未免有礙前約，帝號可廢，將來各種條文，均恐無效，豈不要令他悶死嗎？」老袁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若爲帝，難道溥儀尙得稱帝麼？」士詒道：「主子明察，天下事總須逐漸進行，現在令清室撤銷帝號，不如令清室推戴主子，他既協同推戴，俟主子登了大寶，然後令他撤銷帝號，那時名正言順，還怕他反抗不成？」老袁聞言，不禁起座，撫士詒的右肩道：「你真是個智囊，莽過當年諸葛了。」士詒慌忙謝獎，幾乎要磕下頭去。老袁把他扶住，又密與語道：「這也要仗你去疏通呢。」士詒道：「敢不效力。」定議首功，盡推此人。老袁又商及國民代表大會一事，士詒道：「這可令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密電各省，指示選舉及投票方法，定可全體一致，毋須過慮。」老袁點首，士詒乃退。

這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就是顧鱉，聞着這個消息，忙與梁士詒擬定秘密辦法，稟明老袁，依次發電，通告

各省將軍巡按使，最關緊要的，約有數電，小子特摘錄如下：

各省將軍巡按使鑒（中略）查關於國民會議議員初選機宜，前經本局密電，申明辦法，請轉飭各初選監督照辦在案。想各該初選監督，當能體會入微，善為運用。目下情勢，較前尤為緊要，應請貴監督迅即密飭所屬各初選監督，對於該縣之初選當選人，應負完全責任，儘可於未舉行初選之前，先將有被選資格之人，詳加考察，擇其性行純和，宗旨一貫，能就範圍者，預擬為初選當選人。再將選舉人設法指揮，妥為支配，果有窒礙難通，亦不妨隱加以無形之強制，庶幾投票結果，均能聽我馳驅。且將來選舉國民代表及選舉國民會議議員，自可水到渠成，不煩縷解。此事實為宣布選舉之最重要關鍵，務希飛電各初選監督，慎密照辦，其無通電地方，應即迅用密飭，加急星夜飛遞，以免貽誤。如實有趕辦不及之處，即將初選酌量延期數日，亦無不可。倘或敷衍竣事，致令桀黠濫竽，則重咎所歸，實在各該初選監督。再查國民代表選舉，在各省係以各該最高級長官會同監督之。此後凡關於國民代表選舉事宜，如係軍政同城，希即妥協密商辦理，並飭知各該初選監督一體遵照為要。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印。

這道密電，已將選舉方法，指示明白，還有將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中，有關運用各條，分別密示，開列如左：

（一）本法第一條所稱國體請願事件，以國民代表大會決定之等語，查此次國體請願，其請願書不下百起，請願人徧於全國，已足徵國民心理之所同，故此大所謂以國民代表大會決定云者，不過取正式之贊同，更無研究之隙地。將來投票決定，必須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張，改為君憲國體，而非以共和君主兩種主義，聽國民選擇自由。放於選舉投票之前，應由貴監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種民意之人，先事預備，並多方設法，使於投票時，得以當選，庶將來決定投票，不致參差。

（二）本法第二條，國民代表，以記名單名投票法選舉之，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等語。查此項代表，雖

由各選舉人選出而實則先由貴監督認定本條取記名單主義既以防選舉人之支吾且以重選舉人之責任惟既取多數當選主義則必須先事籌維貴監督應於投票之先將所有選舉人就其所便分為若干部分隨將預擬之被選舉人按各部分一分配之何部分選舉何人何人歸何部分選舉均各於事前支配妥協各專責成更於投票時派員監視更分別密列一單密令照選庶當選者不致出我範圍

(三)本法第四條各省各特別行政區域之代表由國民會議各縣選舉會初選當選之預選選舉人及有覆選被選資格者選舉之等語查本條所稱覆選選舉人與覆選被選資格實係兩種資格並非謂一人須兼有此兩條件本局曾於另電解釋在案本局之規定其精神亦係為各監督留伸縮之微權如果選舉人報到甚少不足以昭示大公則由貴監督自行遴選合於覆選被選資格之人以充其數庶決定投票日期不致多所為難

(四)本法第十一條所稱屆選舉日期就報到之選舉人由監督召集之舉行選舉等語查本條之規定係因此次決定國體事關國家大計初選舉行以後即不可過為遲延故屆選舉日期只就報到之選舉人召集投票而不及自額之限制且各選舉人人數過少各監督尚可援本法第十條後段之規定以增其額數惟形式上必須力求普遍庶於此次設立國民代表大會之真意相符

(五)本法第十二條選舉國民代表日期由各監督定之等語查此項選舉必須運動成熟而後可以舉行預定時期反多窒礙故由各監督自定以期伸縮自如惟此項選舉事關國本不能不力取整齊若各省日期過於懸絕不特將來代立法院咨行投票難於免綜而全國各屬參差不齊亦不足以聿新觀聽應請貴監督將辦理此事情形隨時電知本局以便通盤籌酌免誤事機特此電聞即希查照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印

這時候的籌安會聯合請願會都已成為明日黃花上下一心專注意國民代表大會就中最估勢力的要算梁財神財神應以遠野選因聯合請願會及國民代表大會統由他一力造成所以他的一言一動差不多是老袁代

表。卽如沈雲衛張錦芳那彥圖等，無一非附驥成名，時人稱爲十三太保，就是小子四十八回中所述，兩派湊合的首領十三人，惟譚安六君子，除楊度孫毓筠，依附梁財神，尚有餘儀外，餘子已漸漸失勢，就是譚安會門首，也沒人過問，幾可張羅。楊度看不過去，把譚安會三字的招牌，取消了他，換了一個憲政協進會的牌號，懸將出來。大衆厭故喜新，遷道楊哲子，多材多藝，又有甚麼好法兒，免不得再去結好。後來探悉內容，仍是換湯不換藥，自又掉轉了頭，從熱鬧中鑽營去了，小子有詩歎道：

萬惡都從無恥來，朝秦暮楚算多才。
如何鼎革維新後，尙集蠅蛆釀禍胎？

鑽營自鑽營，恬退自恬退，有好幾個袁氏私交，不願在帝制漩渦中，廝混過去，竟先後遞呈辭職書。欲知姓名誰，俟至下回報聞。

國民代表大會，開手組織，卽停止國慶日慶祝，並遣梁江二人，至清宮迫除帝號。老袁豈自知死期將至，追不及待，急欲竊帝號以自娛，如當日吳三桂之所爲耶？慶親王奕劻爲清室罪臣，卽爲袁氏功人，老袁聞其已死，絕不憐念，賣主者可援爲股肱。本回雖一紙敘入，已可於言外見意。至梁財神之見識，尤高出老袁，袁不若新莽，而梁則過於劉歆。至若操縱選舉，指示機宜，幾欲令全國輿情，都入財神掌握，財神之才力，固可謂不特無如天人之未與何也？

第五十一回 遇刺客險遭毒手 訪名姝相見傾心

却說袁政府盛倡帝制，有幾個老成鍊達的人物，料知帝制難成，先後遞呈辭職書，出都自去。第一個便是李經羲，第二個便是趙爾巽，第三個便是張謇，這三位大老，統是袁氏老朋友，張謇與老袁，且有師弟關係，小子走筆至此，更不得不特別表明。忘師及友，越見得利害。袁總統世凱籍隸項城，係前清河道總督袁甲三姪孫，侍郎保恆

原书缺页

從隙竄入。說時遲，那時快，他身邊正備着手槍，急忙取出，對着這條黑影兒，撲的一響，這黑影兒恰閃過一邊，接連又是一響，那黑影兒竟向床下進去了。人邪鬼邪他至此反覺驚疑，頓捻大燈光，從門外喚進僕役，入室搜尋，四覓無人。又由他自掌洋燈，從床下一照，不瞧猶可，瞧着後，不禁猛呼道：「有賊在此！」僕役等便七手八腳，向床下牽扯，好容易拖了出來，恰是一個熱血糝糊的死屍。大家統亂叫道：「怪極！怪極！」再從屍身上一搜，只有手槍一支，餘無別物。祺瑞亦親自過目，勉強按定了神，躊躇半晌，纔語僕役道：「拖出去罷，明晨去掩埋便了。」僕役不知就裏，各絮語道：「這個死屍，不是刺客，便是大盜。正宜報明軍警，澈底查究為是。」祺瑞道：「你們曉得甚麼？現在的時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死屍是爲了金錢，甘心捨命，我今日還算大幸，不遭毒手。明晨找口棺木，把他掩埋，自然沒事，倘有人問及，但說我家死了一僕，便好了結。大家各守秘密，格外加謹，此後有面生的人物，不許入門。如違我命，立加懲處，莫謂我無主僕情。」辦法很是僕役等方將死屍拖出院中，祺瑞申囑僕役，不准多說，方攜燈歸寢去了。此夕想亦未必臥着。

翌日，僕役等奉命施行，昇出屍棺，就義塚旁掩埋了事。大家籍住了口，不敢多嘴。但天下事總不免走漏風聲，段寓內出了此案，不消兩三日，已傳遍郡中。惟刺客不知何人，從明眼人推測出來，已知他來歷不小。暗地爲段氏慶幸，且佩服段氏處置段祺瑞經了此險，越發杜門謝客，邊時養晦，連幾個圍祺好友，也不甚往來了。過了數日，且託辭養病，趨至西山，覓室靜處，不聞朝事。老袁還陰懷猜忌，密囑牙爪，偵探他的行動。嗣聞他閉戶獨居，沒甚變端，纔稍稍放心。惟山東將軍靳雲鵬，素附段氏，段既去職，斬失內援，遂南結江蘇將軍馮國璋，爲自衛計。當時謠譁繁興，競說靳爲段氏替身，馮相結，不啻馮段相聯，漸漸的傳入老袁耳中，於是忌段忌靳，並忌及馮。內飭長子袁克定，自練模範軍，抵制段氏，外借換防爲名，調陸軍第四師第十師屯駐上海，第五師中的一旅，駐蘇州，安武軍的第一路，倪嗣冲駐紮南京，無非是防馮爲變，預加鈐制的意思。防東不防西，仍是失着。還有一位鐵中錚錚的大人物，

廟身參政，通變達權，惹起袁氏注目，日加疑忌，險些兒埋沒英雄，坑死京中，這人非別，就是前雲南都督蔡鈞。槍傷開遠見英雄傳。鈞自雲南卸任，奉召入京，第三十六回。袁總統優禮有加，每日必召入府中，託言磋商要政，其實是防他

爲變，有意鈴束。鈞亦恐遺袁忌，自斂鋒芒，每與老袁晤談，僞作呆鈍，且自謂年輕望淺，閱歷未深，除軍事上略知一二外，餘均茫昧，不識大體，老袁故意問難，鈞亦假作失詞，誰料老袁恰善觀人意，暗地笑着，嘗語左右道：「松坡蔡鈞的用心，也覺太苦了。古人說得好：『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想照此行事，自作愚拙，別人或被他的瞞過，難道

我也受他蒙蔽麼？」既是解人，何不推誠相與？左右湊趣道：「誰人不願富貴，但教大總統給他寵榮，那一個不知恩報恩

哩？」老袁點首無言，嗣是格外優待，迭予重職，初任爲高等軍事顧問，又兼政治會議議員及約法議員，更任將軍府將軍，繼復爲陸海軍統率處辦事員，又充全國經界局督辦，並選爲參政院參政。滿擬把各項榮名，各種要任，籠絡這嶺南人傑，偏他是聲色不動，隨來隨受，得了一官，也未嘗加喜，添了一職，也未嘗推辭，弄得袁總統莫明其妙。

一日，復召鈞入府，語及帝制，鈞即避座起立道：「鈞初意是贊成共和，及見南方二次革命，纔知我國是不能無帝，當請寧平定後，鈞已擬倡言君主，變更國體，因鑒着宋育仁已事不敢發言，今元首既有此志，那正是極好的了。鈞當首表贊成。」老袁聽到此語，好似一服清涼散，吃得滿身爽快，但轉念蔡鈞是革命要人，未必心口如一，乃

出言詰鈞道：「你的言語，果好作真麼？如好作真，爲什麼贛事起事，你尚欲出作調人，替他排解呢？」這一問，頗是有

光。鈞隨口答道：「彼一時，此一時，那時鈞僻處南方，離京很遠，長江一帶，多是民黨勢力範圍，鈞恐投鼠忌器，不得不爾，還乞元首原諒。」老袁聽了，拈鬚微笑，隨後與他說了數語，方纔送客。這位聰明絕頂的蔡松坡，自經老袁一

番詰問，也捏着一把冷汗，虧得隨機答應，遮蓋過去，免致臨時爲難，但縛身虎口，總未必安如泰山，歸寓以後，滿腹躊躇，自悔當時入京，未免鹵莽，幾不啻自投羅網，竄入阱中。况隨身又帶着家眷，若要微服脫逃，家眷勢必遭害，左思右想，無可奈何，忽自言自語道：「獸了，獸了，孫臏遇着龐涓，足被剝了，還能脫身自由，我自着七尺壯軀，一些兒

未肯虧缺，難道就不能避害麼？一言畢，復想了一會，打定主意，方得安枕。

自此以後，遇着一班帝制派的人物，往往折節下交，起初與六君、十三太保等，統是落落難合，後來逐漸親暱，反似彼此引為同調，連六君子、十三太保也，覺是錯怪好人，自釋前嫌，遂組織一個消閒會，每當公務閑暇，即湊合擁來，飲酒談心，某夕酒後耳熱，大家乘着餘興，復談起帝制來，蔡鐔便附和道：「共和兩字，並非不良，不過我國人情，恰不合共和。」說至此，即有一人接口道：「松坡兄，你今日方知共和二字的利害麼？」蔡鐔聞聲注視，並非別人，就是籌安會六君子的大面目，姓楊名度，表字哲子，其點姓名，令人記憶當下應聲道：「俗語有云：『事非經過不知難。』」選伯玉年至五十，纔覺知非，似鐔僅踰壯年，已知從前錯誤，自謂頗不弱古人。哲子兄何不見諒？」楊度又道：「你是梁任公的高足，他近日已做成一篇大文，力駁帝制，你恰來贊成皇帝，這豈不是背師麼？」借松坡口中，迴應四十八回，且無彼梁蔡師生舊誼。蔡鐔又笑應道：「師友是一樣的人倫，從前哲子兄與梁先生，是保皇會同志，為什麼他駁帝制，你偏贊安，今日反將我詰責，我非要詰問老兄，誰是誰非？」以矛刺盾，巧於詞令。楊度還欲與辯，却經旁座諸友，替他兩面解嘲，方彼此一笑而罷。

小子敘述至此，又不能不將梁蔡兩人說明一說。師生舊誼，原來蔡鐔係湖南寶慶縣人，原名良寅，字松坡，曾年喪父，侍母苦讀，十四入邑庠，旋至省城時務學校肄業。這時務學校，便是新行人梁啟超所創辦，梁見他聰慧能文，很加器重，他復喜讀兵書，有志軍學，嘗自謂當學萬人敵，不應於毛錐中討生活。以此梁愈稱賞，目為高弟。至戊戌變政，時務學校輟業，鐔復借資往滬，就業南洋公學，畢業後，回至湖南，適唐才常適應孫文，舉義漢口，他頗與唐同志，竟去入黨。不幸事機洩洩，唐被逮戮，沒奈何遁跡海外，徑往東瀛。巧值梁在日本，主撰勸民叢報，聞高弟到來，殷勤接待，並為籌集學費，令入日本陸軍學校。校中多中國人，半係膏粱子弟，見他衣服陋劣，均嗤為寒人子，他亦不屑與較，惟意求學。嗣是益通戰術，到了卒業以後，復航海西歸，聞前時唐氏案中，未被株連，遂放著膽趨至廣

西，投效戎行，得爲下級軍官，歷著成績。時李經羲正巡撫廣西，調入撫署，一見傾心，卽任爲軍事參謀，兼練軍學堂總辦一切籌畫，無不建功。嗣隨李調任雲南，就新軍協統的職任。雲南起義，因大衆公推進爲都督，送李出省，臨別依依。蔡鈞自有再造共和之功，故補遺留聲亦從詳。此次楊度請問，尙是未釋疑團，經他從容辯駁，反覺他理直氣壯，無瑕

可依。蔡鈞接過一石，乃是一張請願書，便道：「我在總統面前，已是請願過了，你要我簽個名兒，有何不可？」遂趨至文案旁，提起湖南毛筆，信手一揮，寫了蔡鈞兩字，又簽好了押，還交楊度，大家見他這般直爽，爭推他是離時俊傑，詩獎一番。是乃不入耳之談。蔡鈞復道：「鈞是一介武夫，素性粗魯，做到那裏，便是那裏，不似諸君子思深慮遠，一方面

歌功頌德，一方面憂讒畏譏，反被人家笑作女兒腔，有些兒扭扭捏捏呢。」奚落楊度道：「你何苦學那劉四，無故罵人，你既不喜這女兒腔，爲何也容戀着小鳳仙呢？」

一點出小鳳仙，教筆不直。大衆聞了，小鳳仙三字，多有些驚異起來，正欲轉問楊度，但聽蔡鈞回應道：「小鳳仙，我也不必諱言，現在京中的八大轎衛車馬喧闐，晝夜不絕，無論名公鉅卿，統借他爲消遣地，就是今日在座諸公，恐也沒一個不去過的。但我去賞識小鳳仙，也是比衆不同，小鳳仙的脾氣，人家說他不合時宜，其實他也是默頭默腦，不慣作妓女腔，與人不合，與我恰情性相投，所以我獨愛他呢。」楊度笑着道：「這叫作情人眼裏出西施哩。」大衆道：「看不出這位松坡兄，也去管領花叢，領略那溫柔滋味。」蔡鈞也微笑着道：「人情畢竟相同，譬如諸公贊成帝制，我也自然從衆，古聖有言：『好德如好色。』難道諸公好去獵豔，獨不許我蔡鈞結識一妓麼？」對楊度言如彼，對大衆言如此，絕妙口才。大衆復道：「准你，准你，但你既賞識名姝，應該作一東道主，公請一盃喜酒。」語未畢，楊度又接口道：「願設兩席，一是喜酒，一是罰酒。」蔡鈞道：「如何要罰？」楊度道：「行動祕密，有礙大公，該罰不該罰？」蔡鈞道：「祕密二字，太言重了，難道我去挾妓，定要向尊處請罰，況你已經得知，如何算得祕密不如緩一兩天，公請一席罷。」大衆拍手贊成，是時酒興已闌，杯盤狼藉，便陸續

離席次第散歸。

看官欲知小鳳仙的情由，小子正好乘間一敘。小鳳仙是浙江錢塘縣人，流寓京師，墮入妓籍，隸屬陝西巷雲吉班，相貌不過中姿，性情恰是孤傲，所過人一籌的本領，是相通翰墨，喜綴歌詞，尤生成一雙慧眼，能辨別狎客才華，都中人士，或稱他為俠妓，蔡鐔軟禁京都，正其醇酒婦人計策，破掉那袁政府的疑心，既聞小鳳仙俠名，遂易服為商賈裝，至雲吉班探訪。少鳳仙出來相見，便識他為非常人，略略應酬，即詢及職業。蔡鐔詭言業商，小鳳仙嫣然道：「一休得相欺，奴自墜入火坑，接客有年，未嘗有丰采似君，令人欽仰，今日可謂僅見斯人了。」幾不啻紅玉。蔡鐔道：「都門繁盛，游客衆多，王公大臣，不知凡幾，名士才子，不知凡幾，我貴不及他，美不及他，才不及他，怎得謂僅見斯人？」鳳仙搖首道：「如君所言，均非奴意。試思舉國萎靡，國將不國，貴乎何有？美乎何有？才何乎有？奴獨重君，因君而目中有英雄氣，不似那尋常人士，醉生夢死呢。」妓寮中有此特色，不愧仙名。蔡鐔聞言，暗暗稱奇，但恐為袁氏指使，未便實告，只好支吾對付。小鳳仙竟歎息道：「細觀君態，外似權娛，內懷鬱結，奴雖女流，倘蒙不棄，或得為君解憂，休視奴為青樓賤物呢。」蔡鐔非常激賞，但初次相見，究未敢表示真相，經小鳳仙安排小酌，倍飲數觥，乃起座周行，但見粧臺古雅，綺閣清華，湘簾鬆几，天然美好，回觀紅顏，雖未甚妖媚動人，恰另具一種慧秀態度，會被小鳳仙瞧着，迎眸一笑，蔡鐔頗難以為情，掉轉頭來，旁顧箱篋上面，皮閣卷軸，堆積如山，信手展閱，多是文士贈聯，乃指小鳳仙道：「一聯對如許，何聯足當卿意？」小鳳仙道：「一奴略諳文字，未通三昧，但覺贈聯中多是泛詞，不甚切合，君係當世英雄，不知肯賞我一聯否？」蔡鐔慨允不辭，當由小鳳仙取出宣紙，磨墨濡毫，隨即鎮紙下筆，揮染雲烟，須臾即寫好一聯，但見聯語云：

不信美人終薄命，古來俠女出風塵。

小鳳仙瞧這一聯，很是喜慰，便連聲贊好。且云美人俠女四字，未免過譽。蔡鐔不與多說，隨署上款，寫了鳳仙

女史蔡正六字，再署下款。鳳仙忙搖手道：「且慢！奴有話說。」蔡鏢停住了筆，聽他道來。究竟鳳仙所說何詞，且且下回分解。

段玳珠爲袁氏心腹，相知有年，徒以帝制之反抗，至欲置諸死地，刺客之遺，非袁氏使之，誰使之歟？下回所述，雖未明言主使，而寓意自在言中。段氏之不遺毒手，正老天之使袁自取耳。袁氏不悟，復急及蔡鏢，殺之不能，乃欲蒙之，蒙之不足，乃更強之。曾亦思自古英雄豈寵家所得，雖平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然如蔡鏢之身處漩渦，不惜自汙，以求有濟，亦可謂苦心孤詣而小鳳仙之附名而顯，尤足爲紅粉生色。巾幗中有人，已爲難得，妓寮中有人，尤覺罕聞。據事並書，所以愧都下士云。

第五十二回 僞交驩挾妓侑宴 假反目遣眷還鄉

却說蔡鏢停住了筆，靜聽小鳳仙的話兒。小鳳仙恰從容道：「上款蒙署及賤名，下款須齊署尊號。彼此瀟迹都門，雖貴賤懸殊，究非朝廷欽犯，何必隱姓埋名，效那鬼蜮的行徑。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若疑我有歹心，天日在上，應加誅殛。」袁皇帝得知如此，其非學來。蔡鏢乃署名松坡，擲筆案上。小鳳仙用手支頤，想了一會，覺觸悟道：「公莫非蔡都督麼？」蔡鏢默然。小鳳仙道：「我的眸子還算不弱，否則幾爲公所給。但都門係離離地方，公何爲輕身到此？」蔡鏢驚異道：「這語錯了，現在袁總統要做皇帝，那一個不想攀龍附鳳，圖些功名，就是女界中也組織請願團，什麼安靜，什麼花元春，統趁勢出點風頭，我爲你計，也好附入請願團，藉沐光榮，爲什麼甘落人後麼？」小鳳仙嗤的一笑，退至几旁，竟爾坐下。蔡鏢又道：「我說如何？」小鳳仙恰正色道：「你們大人先生，應該攀龍附鳳，似奴命薄，想甚麼意外光榮，公且休說，免得肉麻。」蔡鏢又道：「你難道不贊成帝制麼？」小鳳仙道：「帝制不帝制，與奴無涉，但問公一言，三國時候的曹阿瞞，人品何如？」蔡鏢道：「也是個亂世英雄。」小鳳仙睜着一眼道：

「你去做那華歆荷瑗罷，我的妝閣中，不配你立足。」錦心繡口，令人捧腹。蔡鐔道：「你要下逐客令了，我便去休。」一言畢，卽挺身出外。小鳳仙也不再挽留，任他自去。蔡鐔返寓後，默思烟花隊中，却有這般解人，真足令人歛服。我此次入京，總算不虛行了。

過了兩天，又乘着日及時，往訪小鳳仙。鳳仙見了，恰故作曠容道：「你何不去做華歆荷瑗，恰又到這裏來？」蔡鐔道：「華歆呢，荷瑗呢，自有他人去做，恐尙輪我不着。」小鳳仙又道：「並不是輪你不着，只恐你不屑去做，你也不容瞞我呢。」可見上文所述，都是以假對假。蔡鐔笑着道：「我也曾請願過了，恐你又要讓我为華歆荷瑗呢。」

小鳳仙道：「英雄作事，令人難測，今日爲華歆荷瑗，安知他日不爲陳琳？」蔡鐔一聽，不由的發怔起來。小鳳仙還他一笑道：「奴性粗直，挺撞貴人，休得見怪。」蔡鐔道：「我不怪你，但怪老人既生了你，又生你這般慧眼，這般慧舌，這般慧心，爲何墜入平康，做此買笑生涯？」言至此，但見英字軒爽的女張儀，忽變了玉容寂寞的楊玉環，轉瞬間垂眉低首，珠淚盈盈。蔡鐔睹此情狀，不禁嗟歎道：「好個梁紅玉，恨乏韓霸王。」小鳳仙哽噎道：「霸王尚有恨，奴不能及梁紅玉。」說到「玉」字，已是淒不成聲，竟用几作枕，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感感涕零，宜作松坡知己。蔡鐔被他一哭，也覺得無限感喟，陪了幾點英雄淚。湊巧鴛鴦進來，還疑是鳳仙又發脾氣，與客鬪嘴，連忙放開笑臉，向鐔說道：「我家這鳳兒，就是這副脾氣不好，還望貴客包涵。」口裏說着，那雙白果眼睛，竟骨碌碌的看那蔡鐔上下不住。無非是要銀錢。蔡鐔窺透肺肝，便道：「你不要來管我們。」一面說，一面已從袋中，取出一個皮夾，就皮夾內檢出幾張鈔票，遞給鴛鴦道：「統共是一百元，今天費你的心，隨便辦幾個小碟兒，搬將進來，我就在此夜餐。明天我要請客，你可替我辦一盛席，這洋錢卽可使用哩。」鴛鴦見了鈔票，好似蒼蠅叮血一般，况他初次出手，便是百圓，正是一個極好的主顧，便接連道謝，歡天喜地的去了。

此時小鳳仙已住了哭，把手帕兒揩乾眼淚，且對着蔡鐔道：「你明日要請何人？」蔡鐔約略說了幾個，小鳳

仙道：「好幾個有名關老，可惜……可惜！」蔡鏗道：「可惜什麼？」小鳳仙道：「可惜我不配做黨家奴。」蔡鏗道：「我有我的用意，你若是我的知己，休要使着性子。」小鳳仙不待說完，便道：「這便是我們該死，無論何等樣人，總要出去招接。」說至此，眼圈兒又是一紅。蔡鏗道：「不必說了，我若得志，總當爲你設法。」小鳳仙又用帕拭淚道：「不知能否有這一日？我只好日夜禱祝哩。」蔡鏗正欲問他履歷，適鴛母已搬進酒肴，很是豐盛，鴛母又隨了進來，裝着一副涎皮臉兒，來與蔡鏗絮聒，一面且諄囑鳳仙道：「你也有十六七歲了，什麼竟管似小孩子，忽笑忽哭，與人嘔氣。」小鳳仙聽到此語，就溜了蔡鏗兩眼。蔡鏗便向鴛母道：「你不要替他擔愁，你有事竟管出去，不必在此費神。」鴛母恐蔡鏗惹厭，乃不敢多嘴，轉身自去了。到了門外，尚遙語小鳳仙道：「你要殷勤些才好哩，休得慢客，若缺少什麼菜蔬，只管招呼便是了。」無非是鈔票的好處。

小鳳仙應了數聲，蔡鏗待他去遠，竟屏退侍兒，立起身來，把門闔住。小鳳仙道：「關了門兒，成什麼樣？」蔡鏗隨答道：「閉門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張。」於是兩人對酌，小語囁囁，復由蔡鏗問及小鳳仙履歷，鳳仙自言本良家子，因父被仇人陷害，乃致傾家破產，鬻己爲奴，輾轉入勾欄，起初負着志氣，不肯接客，經鴛母再三脅迫，方與鴛母訂約，客由自擇，每月以若干金奉母，鴛母拘他不過，乃任他所爲，不過隨時監督，偶或月金不足，纔與他嘮叨數語罷了。小鳳仙述畢，又不知流了若干淚珠。後復轉詢蔡鏗意旨，蔡鏗道：「來日方長，慢慢兒總好說明。」小鳳仙懷惱起來，竟勃然變色道：「公尙疑我麼？」語甫畢，竟忍痛一齧，嚼出血，噴出席上道：「奴若洩君秘密，有如此血。」彷彿花月夜中的秋意。蔡鏗道：「這又是何苦呢？我已知卿的眞誠了，但願有耳，容待後言。」小鳳仙乃徐徐點首，待至酒興已闌，方由小鳳仙啓門，叫進兩碗稀飯，蔡鏗喝了幾口，即便放下，當由侍兒絞給手巾，揩過了臉，隨身掬出計時表子，細一問道：「時不早了，我要回寓哩。」小鳳仙慨然道：「兒女情腸，容易消磨壯志，我也不留你了。」至理名言，不欺出於妓女。蔡鏗道：「明日復要相見哩。」小鳳仙向他點頭，鏗即出門去了。

次日傍晚，又復到吉班，由小鳳仙接着，即問酒席有無備就？小鳳仙道：「已預備停當了，敢問貴客可邀齊否？」蔡鐔道：「即刻就來。」鳳仙即令搗奴等整設桌椅，辦齊杯箸，一剎那間，電光放光，四壁熒熒，外面已有車馬聲蹴踏而來。蔡鐔料知客至，正要出迎，但聽得一人朗聲道：「松坡，你真是個誠實的君子，今宵踐言設席哩！」蔡鐔望將過去，乃是參政同僚顧鰲，便答道：「巨六兄！你首先到來，也是全信，也好算一個誠實人哩！」語畢，便導引入室。小鳳仙也出來應酬，顧鰲正要稱賀，接連便是楊度、孫毓筠、胡瑛、阮忠樞、夏壽田等數人陸續報到。由蔡鐔一一導入，楊度見了小鳳仙，眼睜睜的看了一會，小鳳仙反不好意思起來，只望鳳鐔身邊閃將過去。蔡鐔也已覺着，笑語楊度道：「你真是認錯了，這是小鳳仙，不是小春花。」阮忠樞即插嘴道：「人家已吃醋了，帽子還要脫脫似賊，作什麼呢？」楊度方轉向忠樞道：「不信這個俏女郎，偏能籠絡大蔡，做一個威文仲，真是匪夷所思。」蔡鐔道：「狗口裏無象牙，你何為被小春花所迷，演出一齣程柯案？」（插入審訊，孽孽成變。胡瑛道：「我等是來吃喜酒，並不是來討便宜，大家省說幾句，還是事歸正傳為是。」於早相將入座。蔡鐔隨道：「梁公爲了何事，到此時還不見來。」）楊度笑道：「想是赴海龍王處借寶去了。」話未說完，外面已有人傳入道：「梁大人到了。」財神爺到來，財神爺具一番筆墨，蔡鐔忙自出迎。大家亦一律起座，但見碩大無朋的梁財神，大搖大擺的踱將進來，臉上已含着三分酒意，對着諸人道：「我與敵友談心，多飲幾杯，累得諸君久待，抱歉異常。」大家都謙詞和答，因檯面已經擺齊，遂公推梁士詒坐了首席，（財神居首，無有寓意。餘人依齒坐定。蔡鐔乃坐了主席，招呼龜奴，呈上局票。各人都依着熟識的名妓，寫入票中。獨楊度握住了筆，想了一會，大家都道：「帽子敢是怕羞爲何不寫小春花？」楊度不睬，隨下筆寫一「花」字。大衆又道：「寫錯了，寫錯了。」）「花」字在下，爲何翻轉頭來？」正說着，楊度已接寫「一元春」二字。大衆又道：「這是袁大公子的禁樹，花界請願團的首領，那肯輕易到來？」楊度道：「我去叫他，自然就來。」蔡鐔亦湊趣道：「一元春不至，怎顯得這位楊大人？」（一是籌委會的領袖，一是同願團的領袖，彼此同志，應當就徵。寺至列坐寫齊。方交與龜奴，隨票

徵召去了。

小鳳仙卽攜着酒壺，各斟一杯狀元紅。梁財神發言道：「我等在此吃喜酒，恐蔡夫人又在寓吃冷醋，我恰要請教松坡如何調停？」一時映後文楊度道：「這又是松坡的故事了，我也微聞一二。」蔡鐔道：「男兒作事，甯畏婦人？」梁財神道：「這也休說，對着外面如此硬朗，一入閨中，恐開了獅吼，便弄得沒主張，或輪向牀前作矮人呢？」蔡鐔憤然道：「梁公且看，我不是這般庸懦，已准備與他離婚。」顧驚道：「你是結髮夫妻，爲甚麼無緣無故說起離婚兩字來？若歸我判斷，簡直不准。」胡瑛復插入道：「列位同來賀喜，爲何說這掃興話？且蔡君新得美人，正是燕爾的時候，我們應猜拳吃酒，賀他數杯呢。」孫毓筠、夏壽田等齊聲贊成，遂由胡瑛開手，與蔡鐔猜了數拳。餘人依次輪流，互有輸贏。剛剛輪完，只聽門簾一響，走進了好幾個粉頭，各打扮得異樣鮮妍，彷彿如花枝兒一般，釵光鬢影，脂靨粉香，正是目不勝接，鼻不勝聞。各粉頭均依着相識，在後坐下。獨楊度所叫的花元春，還是未到。蔡鐔笑道：「這花姑娘想又請願去了，哲子今日恐要倒霉呢。」楊度道：「想不至此。」胡瑛道：「還不如再行猜拳，既賀了蔡松坡，也須續賀鳳姑娘。況他的姊妹們，來此不少，何不叫他敬酒呢？」小鳳仙連忙推辭，胡瑛不從，當更擺好酒杯，令各粉頭猜拳。頓時呼五喝六，一片清脆聲，振徹耳鼓，釵釧亦激得鏗鏘可聽。小鳳仙輸了幾拳，飲得兩頰生紅，盈盈春色，蔡鐔恐他不勝酒力，便語小鳳仙道：「你素不善飲，我與你代幾杯罷。」梁財神接口道：「不准，不准。」說着時，外面已報花小姐到了。足見實價。楊度喜慰非常，幾欲出座歡迎，大衆也注目門外，但見一個很時髦的麗姝，大踏步跨進門檻，見首席坐着梁財神，便先躡至梁座旁，略灣柳腰，微微一笑道：「有事來遲，幸勿見罪。」不向楊度前道歡，獨至梁座前告罪，寫妻妓女勢利。梁亦拈鬚一笑，他乃慢慢的走至楊度身旁，倚肩坐下。楊度笑問道：「你有甚麼貴幹？」元春卽接口道：「無非爲着請願事，與姊妹們續議進行，若非你來召我，我簡直要告假呢。」楊度聞了此言，似覺得格外榮寵，連面上都奕奕有光。大家聽了「請願」二字，又講到帝制上去，如何推戴，如何籌備，各談

得津津有味。蔡鏢也附和了數語。孫毓筠向楊度道：「我等拳已輪遍，只有花小姐未曾輪過了。」楊度道：「阿喇，我幾忘記了。」一心在命，怪不得他失記。花元春恰他見機，便伸出玉手，與全席猜了一個通關，復與小鳳仙猜了數拳，略憩片刻，便起身告辭，竟自去了。梁財神目送道：「怪不得他這樣身價，將來要備選青宮。」應四十九回。今日到此，想還是哲子乞求來的一場度把臉一紅，只託言酒已醉了。蔡鏢隨招呼進飯，一面令小鳳仙斟酒一巡，算是最後的敬禮。大眾飲乾了酒，飯已搬入，彼此隨意吃了半碗，當即散座。有洗臉的，有吸菸的，又混亂了一陣，各粉頭陸續歸去。自梁財神以下，也依次告歸。蔡鏢一一送出，仍返至小鳳仙室中。小鳳仙道：「這等大人先生，有幾個含着國家思想，合我也不勝杞憂哩。」蔡鏢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爲我輩男子說的，與汝等何干？」小鳳仙正色道：「我輩與汝輩何異？你莫非存着男女的界限，貴賤的等級麼？但我聞現在世界，人人講平等，說大同，既云平等，還有甚麼男女的界限？既云大同，還有甚麼貴賤的等級？你會做個民國都督，豈尙未明此理，真正可笑。」蔡鏢笑道：「算我又說錯了，又被你指斥哩。」一言畢，欲行。鳳仙道：「一夜已深了，不如在此權宿一宵。」蔡鏢道：「我不如回去的好。」正要出房，那鴿母已搶入道：「我有眼無珠，不識這位蔡大人，現問明蔡大人的車夫，方輪知曉，現已將車夫打發回去，定要蔡大人委屈一夜呢。」應上文蔡鏢苦裝。言至此，便將蔡鏢苦苦攔住，鏢乃返身入房，鴿母隨入，向小鳳仙道：「你也瞞得我好，我今日貴客到臨，纔料這位大人不在，人下虧得問明車夫，方知來歷。鳳仙，我今年正月，中與你算命，會說你是有貴人值年，不意竟應着這位蔡大人身上呢。」蔡鏢對他一笑，他復接連是大人長，大人短，說個不了，惹得蔡鏢討厭，便道：「我就在此借宿，勞你費心一日，差不多到兩句鐘了，請去安睡罷。」鴿母乃去。未幾，即令龜奴搬入點心數色，蔡鏢復道：「我已飽了，你們儘管去睡罷。」龜奴去後，小鳳仙掩戶懸衾，不消細說，這一夜間，兩人密敘志願，共傾肺腑，錦帳綰同心之帶，紅銷證齒臂之盟。蘇小小得遇知音，關盼盼甘殉志士，道真所謂佳話千秋了。

且說蔡鏢自結識小鳳仙，時常至雲吉班戲游，連一切公務，都擱置起來。袁氏左右，免不得通報老袁，袁總統歎道：「松坡果樂此不倦，我也可高枕無憂，但恐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借此過渡，瞞人耳目呢。」適長子克定在側，卽向他囑咐道：「聞他與楊哲子等日事徵逐，你等或遇着了，他不妨與他周旋，從旁窺察。此人智勇深沈，恐未必眞爲我用，我恰很覺擔憂呢。」（桑堪見處，確是高人一籌。）克定唯唯從命。老袁又密遣得力偵探，隨着蔡鏢，每日行止，必向總統府報告。蔡鏢早已覺着，索性花天酒地，鬧個不休。並且與梁士詒商量，擬購一大廈，爲藏嬌計。湊巧前清某侍郎賦閑已久，將挈眷返里，願將住屋出售，梁士詒卽代爲介紹，由鏢出資購就。侍郎已去，鏢卽雇工鳩材，從事修葺，并索梁第的花園格式，作爲模範。日夜監工，孳孳不倦。梁士詒密告老袁，老袁尙疑信參半，防閑仍然未懈。蔡鏢乃再設一法，與娘子軍商議密謀。若官可記得上文離婚的說話麼？蔡夫人吃醋一語，不過是梁士詒戲言，蔡鏢竟直認不諱，且云已準備離婚，其實蔡夫人並非妒婦，不過因蔡鏢跡勾欄，勸他保身要緊，不應徵逐花叢，鏢佯爲不從，與妻反目，蔡夫人恰也不解，還是再三規勸，鏢越發負氣，簡直是要與決裂。蔡夫人不敢違抗，只好向隅暗泣，自嗟薄命。一夕，蔡鏢歸寓，已過夜半，僕役等統入睡鄉。只有夫人候着，鏢一進門，酒氣醺醺，令人難受。他夫人忍耐不住，又婉語道：「汰色二字，最足戕性，幸君留意，毋過沈溺。」蔡鏢道：「你又來絮聒了，我明日決與你離婚。」夫人涕泣道：「君爲何人？乃屢言離婚，要離愚昧，顯明大義，豈不知嫁夫隨夫，從一而終？况君尙沒有三妻四妾，妾亦何必懷妒，不過因君體欠強，當知爲國自愛，大丈夫應建功立業，貽名後世，怎好到酒色場中，坐銷壯志呢？」（好夫人，蔡鏢聽了，不禁點首。）隨卽出室四瞧，已是寂靜得很，毫無聲息，乃入室閉戶，與夫人並坐，附耳密語，約莫有一兩刻鐘，夫人啞然失笑道：「我不會唱新劇，奈何教我作僞腔？」蔡鏢道：「我知卿誠實，所以前次離離，不得不這般做作。現在事已急了，若非與卿明言，卿真要怪我薄倖。試想我蔡鏢辛苦半生，賴卿內助，得有今日，豈肯平白地將你拋棄？不過卿一婦人，尙知爲國，我難道轉不如卿麼？且醇酒婦人，無非爲了此着，還乞卿原諒。」夫人道：「至親莫

若夫婦，你至今日，纔自表明，你亦未免太小心了。古人云：『出家從夫，』妾怎得不從君計？不愧為蔡氏婦。『蔡鏗起座，向夫人作了一揖，夫人道：『你又要做作了。』是夜枕席談心，格外親暱，彼此統囑咐珍重，纔入黑甜。

翌晨，蔡鏗起來，盥洗已畢，即乘車赴經界局，召集屬吏，議派員分至各省，調查界綫，草議就緒，略進早膳，復趕車至總統府，投刺求見。侍官答言總統未起，鏗故意作懊喪狀，且語侍官道：『我有要事面陳，倘總統起來，即煩稟報，請立傳電話，召我到來。』侍官應諾，鏗乃自去。既而老袁起牀，侍官自然照稟，老袁即命遠電話傳至蔡寓，忽得回報云：『蔡將軍與夫人殿打，搗毀什物不少，一時不便進言，只好少緩須臾。』老袁聞這消息，正在懷疑，可巧王揖唐朱啟鈞進謁，即與語道：『松坡簡直同小孩子一般，怎麼同女眷屢次吵鬧，汝兩人可速往排解，周明情由。』

王朱二人奉命，徑詣蔡宅，但見蔡鏗正握拳舒爪，切齒痛罵蔡夫人披髮臥地，滿面淚痕，室中所陳品物，均已擲毀地上，破碎不全。笑得最像他二人趨入，婉言勸解，蔡鏗尙怒氣未平，向着二人道：『我家直鬧得不像了，二公休要見笑，試想八大衛衛中，名公鉅卿，足跡盈途，我不過忙裏偷閑，到雲吉班中，去了幾次，這個不賢的婦人，一天到晚，與我爭論，今日更用起武來，敲桌打機，毀壞物件，真正可惡得很，我定要收拾這婆娘，方洩此恨。』說至此，尙欲進毆夫人。王朱二人，慌忙攔阻，且道：『夫妻鬪嘴，是尋常小事，爲何鬧成這種樣兒？松坡你也應忍耐些，就是尊夫人稍有煩言，好聽則聽，聽不過去，便假作癡聾便了，如何與婦女同樣見識？』隨語蔡寓婢媼道：『快扶起你太太來。』婢媼等方走近攙扶，蔡夫人勉強起來，帶哭帶語道：『兩位大人到此，與妾做一證人，妾隨了他已一二十年，十分中總有幾分不錯，誰料他竟這般反臉無情？况妾並不要什麼好吃，什麼好穿，不過因他沈溺勾欄，路路勸誡，他竟寵愛幾個粉頭，要將妾活活打死，好教那恩愛佳人，進來享福，兩公試想，他應該不應該呢？』兩人口吻憤懣，都就枕第中預備了來。王揖唐忙搖手道：『蔡夫人，你亦好少說兩句罷。』蔡夫人道：『我已被他盡情痛毆，身上已受巨創，看來我在此地，總要被毆打死，不如令我回籍，放條生路。况他朝言離婚，暮言離婚，他是不顧臉面，我恰還要幾分慮。』

說今日我便回去，免得做他眼中釘。一言已，嗚咽不絕。王朱兩人，子細審視，果見他面目青腫，且聞有血痕，也代爲歎息。一面令婢媼攙推蔡夫人，一面復勸解蔡鏐。蔡鏐只是搖頭，朱啟鈞道：「家庭瑣事，我輩本不便與聞，但既目睹此狀，也不應袖手旁觀。松坡你既與尊闔失和，暫時不便同居，不如令他回去。但結髮夫妻，總要彌點舊情，聯袂費是萬不可少呢。」是教你說出此話。蔡鏐方道：「如公所言，怎敢不遵？這是便宜了這婆娘。」朱啟鈞還欲答言，只聽裏面復說着道：「我今日就要回去哩。」蔡鏐憤憤道：「就是此刻，何如？」裏面復答道：「此刻也是不難。」蔡鏐即從懷中取出鈔票數紙，交與一僕道：「你就送這潑婦去罷。這鈔票可作川資。」王揖唐道：「女眷出門，應有一番收拾，不比我們要走走，你且聽他。總統召你進府，你快與我同去。」蔡鏐又故作懊喪道：「我爲了這潑婦，竟失記此事了。」一言畢，即偕二人出門，各自乘車，徑至總統就府去了。蔡夫人乘這時候，草草整裝，帶了僕婦數名，出都南下。小子有詩咏蔡鏐的妙計道：

一秤下子且爭先，况復機謀策萬全。身未離都家已徒，好教脫壳作金蟬。
蔡夫人既去，不必再表，下回且將蔡鏐見老袁事續敘出來。

本回全爲蔡鏐寫照，即寫小鳳仙處，亦無非爲蔡鏐作襯。小鳳仙一調妓身，實真有如此慧眼，如此細心，况蔡鏐懷有密謀，對於一二十年之結髮婦，尚且諱莫如深，直待遺跡時始行吐露，豈僅略二三次之小鳳仙，反攔肝披膽，無隱不宣乎？若書人如此說法，實借小鳳仙以顯蔡鏐，且託小鳳仙以發勸進諸人中間插入請客一段，並非無端烘染，至遺婦蔡夫人一事，尤爲真實，不虛文生情耶？惜生文耶？閱至此，令人擊節稱賞。

第五十三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兩刺客擊斃鎮守官

却說蔡鐸至總統府，當由朱王二人，先行入報，并談及蔡寓情形。袁總統道：「我道他有幹練才，可與辦國家大事，誰知他尚未能治家呢。」（他若你也未必能治家。）當下傳見蔡鐸，鐸入謁後，老袁也不去問他家事，但云：「早晨進來，我尚未起，究竟爲什麼事件，須待商議？」鐸即以各省界畫，並待派員調查，應請大總統簡派等情。老袁道：「我道是何等重事，若爲了經界事件，你不妨擬定數員，由我過印，便好派去。」鐸乃應諾。老袁又顧及王朱二人道：「國民代表大會，究若何了？」朱啟鈞道：「近接各省來電，籌備選舉投票，已有端倪，不日當可藏事了。」老袁又道：「近省當容易了事，遠省恐一時難了呢。」言已，向蔡鐸注視半晌，王揖唐已從旁窺着，便道：「省分最遠，莫如滇南，松坡在滇有年，且與唐任諸人，素稱莫逆，何勿致書一催，叫他趕辦呢？」蔡鐸便接着道：「正是，鐸即去發一密電，催他便了。」老袁道：「聞上海的亞細亞報館，屢有人拋擲炸彈，館中人役，有炸死的，有擊傷的，分明是亂黨橫行，擾害治安，實在要嚴行緝辦，盡力芟除方好哩。」（發不盡的亂黨爲之奈何。）王揖唐道：「該報館內總主筆薛子奇，曾有急電傳來，該報於十月十日出版，次日晚間，即發生炸彈案，被炸斃命，共有三人，擊傷約四五人，虧得沒有重要人物。近日又發現二次炸彈，幸無傷害。該報館日夕加防，中外巡捕，分站如林，想從此可免他慮呢。」（亞細亞報館炸彈案，借此時略敘過。）老袁又道：「上海各報，對着帝制問題，不知若何說法？」王揖唐道：「聞各報也贊成帝制，並沒有甚麼異論呢。」老袁拈着鬚道：「人心如此，天命攸歸，亂黨其奈我何呢？」（彷彿新弄。）蔡鐸聽不下去，只托言出外發電，先行辭退。朱王二人，又頌揚數語，隨即告辭。

蔡鐸既出總統府，忙到電局中發一密電，拍致雲南將軍唐繼堯，及巡按任可澄兩人，文中說：「帝制將成，速即籌備」八字。這八字所寓的意思，是叫唐任籌備兵力，並不是籌備選舉，若官不要誤會。只當時蔡鐸發電，是奉袁氏命令，偵吏自然不去檢查，況只說「籌備」二字，語意含糊得很，就使被人察覺，也沒甚妨礙。自密電發出後，匆匆歸寓，特屬安人王伯華，密詣雲南，叫他面達唐劉，速即備兵舉義，自己當即日來滇，贊助獨立等語。伯華去

後，他稍稍放下了心，專意伺隙出都，事且慢表。

且說國務卿徐世昌，見袁總統一意爲帝，始終不悟，意欲勸李經羲、張謇諸人的後塵，潔身出京，免爲世話。但恐老袁猜忌太深，疑有他志，反爲不妙，因此於無法中想了一法，借着老病二字，作爲話柄，向袁請假。袁總統不得不准，且命他出赴天津，靜養數天，俟舊病全愈，再行來京供職。這數語正中徐氏心懷，樂得脫離穢濁，去做幾日閑散的人物。袁氏之命徐赴津，恐其借故爲變，否則何必督催他地。這國務卿的職務，遂命陸徵祥兼代。陸本是個好好先生，袁總統叫做什麼，他也便做什麼。過了兩三天，又由總統府中派委董康、蔡寶善、麥秩嚴、夏寅官、傅增湘等稽查國民代表選舉事務，一面催促各省速定選舉代表投票日期，及決定國體投票日期。當時西電紛馳，內出外入，無非是強姦民意的辦法。董康、蔡寶善等，且因各省覆報投票期間，遲速不一，復商令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電咨各省，限定兩次投票期間，自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不得延誤。至最關緊要的，又有兩電文字很多，小子但將最要數語，分錄如下：

按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原咨，內稱：本月十九日開會討論，僉以全國國民前後請願，係請速定君主立憲，國民代表大會投票，應即以君主立憲爲標題，票面應印刷君主立憲四字，投票者如贊成君主立憲，即寫一贊成一二字，如反對君主立憲，即寫一反對一二字。至票紙格式，應由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擬定，轉知各監督辦理。當經本院依法議決，相應咨請大總統查照施行等因，奉交到局，除咨行外，合亟遵照電行各監督查照先期敬議將君主立憲四字標題印刷於投票紙，鈐蓋監督印信，並於決定國體投票日期，示國民代表一體遵行。

前電計達，茲由同人公擬投票後應辦事件如下：（一）投票決定國體後，須用國民代表大會名義報告票數於元首及參政院。（二）國民代表大會推戴電中，須有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字樣。（三）委任參政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電，須用各省國民大會名義。此三項均當預擬電開投票舉，交各代表閱過。

簽名，即日電達。至商軍政各界推戴電，簽名者愈多愈妙。投票後，三日內必須電告中央。將來宜詔登極時，國民代表大會，及商軍政各界慶祝書，亦請預擬備用，特此電聞。

各省將軍巡按使，疊接各電，有幾個敬謹從命，有幾個未以為是，但也不敢抗議，樂待扯着順風旗，備辦起來。誰知國內向未起風潮，國外已突來警耗，日英俄三國公使，先後到外交部，干涉政體，接連是法意兩國，亦加入警告，又惹起一場外交問題來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相傳五九條約，老袁違背民意，私允日本種種要案，應四十四回他的意思，無非想日本幫忙，為實行帝制的護身符，所以帝制發現，日使日俄益氏，動身到國，中外人士，多疑老袁授意日使，要他返商政府，表示贊同，但外交總長陸徵祥，及次長曹汝霖，並未受過袁氏囑託，與日使暗通關節，此大聞着謠言，曾在公會席間，當眾宣言道：「中日交涉方了，又倡出帝制問題，恐外人未必承認，只個難題目，我等却不能再做呢。」這一席話，分明是自釋嫌疑，偏被袁氏聞知，即取出勳二三位的名目，分賞陸曹，不值銅錢的勳位，果得漢紙。並宣召兩人入內，密與語道：「外交一面，我已辦妥，你等可不必管了。」陸曹二人，唯唯而出，總道是安排妥當，不勞費心，那知十月二十八日午後，一旬鐘，駐京日本代理公使，暨英俄兩公使，同至外交部，訪會外交總長陸徵祥，當然接見，彼此坐定，即由日本代理公使開口道：「貴國近日，籌辦帝制，真是忙碌得很，但裏面反對的人，也很多，倘或帝制實行，恐要發生事變，現在歐戰未了，各國都靜待和平，萬一貴國有變亂情形，不但是貴國不幸，就是敵國亦很加憂慮。本代使接奉敵政府文件，勸告貴國，請貴政府注意。」言畢，即從袖中取出警告文來，書由陸總長接着，交與繙譯員譯作華文。英公使徐徐說道：「日本代表的通告，本公使亦具同情。」俄公使也接入道：「日代表及英公使的說話，本公使也非常同意。」陸總長正要答話，繙譯員已譯完日文，交給過來，但見紙上寫着：

中國近時進行改變國體之計畫，今似已猛進而趨入實現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歐戰尚無早了之氣象，人

心惶慮，當此之時，無論世界何處，苟有事態，足以傷害和平安寧者，當竭力遏阻，藉杜新糾紛之發現。中國組織帝制，雖外觀似全國無大反對，然根據日政府所得之報告，而詳察中國之實狀，覺此種外觀，僅屬皮毛而非實際，此無可諱飾者也。反對風潮之烈，遠出人意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國。觀袁總統過去四年間之政績，可見各省之紛擾情狀，今日漸平靖，而國內秩序，亦漸恢復，如總統決計維持中國之政治現狀，而不改其運行之方針，則不久定有秩序全復，全國安寧之日。但若總統驟立帝制，則國人反對之氣志，將立即促起變亂，而中國將復陷於重大危險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時局，鑑於利害關係之重大，故對於中國，或將復生之危險狀況，不能不深慮之。且若中國發生亂事，不僅為中國之大不幸，且在中國有重大關係之各國，亦將受直接間接不可計量之危害，而以與中國有特殊關係之日本為尤甚。且恐東亞之公共和平，亦將陷於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態，純為預先防衛，以保全東方和平起見，乃決計以目下時局中大可憂慮之原因，通告中政府，並詢問中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穩，達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態度，披瀝其觀念，甚望中華民國大總統聽此忠告，顧念大局，而行此展緩改變國體之良計，以防不幸亂禍之發作，而鞏固遠東之和平。日政府故已發給必要之訓令，致駐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舉動，純為盡其友好鄰邦責任之一念而起，並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併此聲明。

陸總長覽畢，竟發了一回怔，半晌纔發言道：「敵國政體，正待國民解決，並非定要改變。就是我大總統，也始終謹慎，不致率行請貴公使轉達貴國政府，幸毋過慮！」日代使哼了一聲道：「袁總統的思想，本代使也早洞悉了。中國要改行帝制，與仍舊共和，都與敵國無涉，不過帝制實行，定生變亂，據我看來，還是勸袁總統打消此念，貴總長兼握樞機，責任重大，難道可坐觀成敗麼？」應發明笑陸總長被他譏諷，不由的臉上一紅，英公使復接着道：「總教貴政府即日答覆，能擔保全國太平，各國自不來干涉了。」陸總長答聲稱「是。」日英俄公使，乃起座告辭。

陸遂別後，返語曹汝霖道：「總統曾說外交辦妥，爲何又出此大亂子？我不解。」曹汝霖道：「既有三國警告，總須陳明總統，方可定奪。」陸徵祥道：「那個自然，我與你且去走一遭，何如？」汝霖點首，遂相偕入總統府。

老袁正坐在懷仁堂，檢閱各省電文，歎容滿面，一聞陸曹進謁，立即召見，便道：「各省決定君主立憲，已有五省電文到來了。」陸曹兩人暗暗好笑，你觀我，我觀你，簡直是不好發言。還是老袁問及，纔說明三國警告事，並將譯文遞陳。老袁瞧了一遍，皺着眉道：「日使日置益已經承認了去，爲什麼又有變卦呢？」陸徵祥道：「他還要我即日答覆哩。」老袁道：「答覆也沒有難處，就照現在情形，據實措詞便了。且我也並非即欲爲帝呢。」還與白雲陸總長道：「是否由外交部擬稿，呈明大總統裁奪，以便答覆？」老袁道：「就是這樣辦法罷。」陸曹二人退出，當命秘書草定覆稿，經兩人略略修飾，復入呈老袁。老袁又叫他寫數字，然後錄入公牘，正式答覆。其文云：

貴國警告，業經領會。此事完全係中國內政，然既承友誼勸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誼關係，將詳細情形答覆。中國帝制之主張，歷時已久。我國人民所以主張帝制者，其理由蓋謂中國幅員廣大，五族異俗，而人情浮動，數育淺薄，按共和國體，元首常易，必爲絕大亂端。他國近事，可爲殷鑒。不但本國人民生命財產頗多危險，即各友邦僑民事業，亦難穩固。我民國成立，已歷四稔，而殷戶巨商，不肯投資，人民營業，官吏行政，皆不能爲長久計畫。人心不定，治理困難，民主張改革國體之理由，實因此也。政府爲維持國體起見，無不隨時駁拒，乃近來國民主張之者，日見增加，國中有實力者，亦多數在內。風潮愈烈，結合愈衆，如專力壓制，不獨違拂民意，誠恐於治安大有妨礙。政府不敢負此重責，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過之法案，組織國民代表大會，公同議決此根本問題而已。當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請願改變國體時，大總統曾於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見，認爲不合時宜。十月十日，大總統申令，據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請，改定國體，又告以輕率更張，殊非所宜，並誡各選舉監督，遵照法案，慎重將事。十月十二日，又電令各省選舉監督，務遵法案，切實奉行，勿得急遽源草各等因。足

見政府不贊成此舉，更無急激謀變更國體之意也。本國約法主權，本於國民全體，國體問題，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聽諸國民之公決。政府處此困難，多方調停，一為尊重法律，一為順從民意，無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數國民意願，現既以共和為不適宜於中國，而問題又既付之國民代表之公決，此時固是業經動搖，人心各生觀望，政府即受影響，商務已形停滯，奸人又乘隙造謠，尤易驚擾人心。倘因國是遷延不決，釀成事端，本國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僑民，亦難免恐慌。國體既付議決，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險，此顯而易見者也。當國體討論正烈之際，政府深慮因此引起變故，一再電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確保地方秩序，該官吏等一再電覆，僉謂國體問題，如從民意解決，則各省均可擔任地方治安，未據有裏面反對熾烈情形可慮之報告，政府自應據為憑信。至本國少數好亂之徒，逋逃外國，或其他中國法權不到之處，無論共和君主，無論已往將來，純抱破壞之暴信，無日不謀釀禍之行爲。然祇能造謠鼓煽，毫無何等實力。數年以來，時有小亂發現，均立時撲滅，於大局上未生影響。現在各省均加意防範，凡中國法權不到之處，尙望各友邦協力取締，即該亂人等，亦必無發生亂事之餘地矣。當貴國政府勸告之時，各省決定君主立憲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遠。總之在我國國民，則期望本國長治久安之樂利，在政府則並期望各友邦僑民，均得安心發達其事業，維持東亞之和平，正與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此一轍也。以上各節，即希轉達貴政府為荷。

越數日，日本代理公使，又到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聲言，中政府答覆文甚不明瞭，請再明白答覆。當經陸總長面答道：「目下國體投票，已有十多省依法辦理，總之民意所趨，非政府所能左右，敝政府如可盡力，無不照辦。藉副友邦雅意」等語。其內款外，全是說謊。日代使乃去。嗣復接法意兩國警告文，大致與三國警告相同，又由外交部答覆，只推到民意上去，且言：「政府必慎重將事，定不致有意外變亂，萬一亂黨乘機起釁，我政府亦有完全對付的能力，請不必代慮」云云。於是各國公使，乃暫作壁上觀，寂靜了好幾天。各省投票，亦依次舉行，全是遵照政府

所囑，硬迫國民代表，贊成君主立憲。袁總統方覺得順手，快慰異常。

到了十一月十日晚間，忽來了上海急電，鎮守使鄭汝成，被刺殞命，風潮來了。老袁不禁大驚。看官閱過前文，應知鄭汝成爲袁氏爪牙，老袁正格外倚重，爲何忽被刺死呢？小子就事論事，但知刺客爲王明山、王曉峯二人，當民國四年十一月十日，係日本大正皇帝登極期間，鄭汝成爲上海長官，例應向駐滬日本領事館親往慶賀。是日上午十時，鄭汝成整衣出署，邀了一個副官同坐汽車，向日本領事館進發。路過外白渡橋，但聽得撲的一聲，黑烟迸裂，直向汝成面旁撲過，幸還沒有擊着，慌忙旁顧副官，那副官也還無恙，仍勉強的坐着，正要開口與語，那知炸彈又復擲來，巧巧從頭上擦過，汝成忙把頭一縮，微律的不會中彈，那粒炸彈恰飛過汽車，向租界上滾過去了。兩擊不中故作反響。

副官也還大膽，忽向懷中取出手槍，擬裝彈還擊，不防那拋擲炸彈的刺客，竟躍上汽車，一手扳着車欄，一手用槍亂擊，接着數響，那副官已受了重傷，魂靈兒離開身子，向森羅殿上，實行報到。還有一個掌機的人員，也跟着副官一同到冥府中去。只有鄭汝成已中一彈，還未曾死，要想逃遁，千難萬難，看那路上的行人紛紛跑開，連中西巡捕，也不知去向，急切無從呼救，正在驚惶萬分的時候，復見一刺客躍入車中，用着最新的手槍，扳機猛擊，所射彈子，好似生着眼睛，顆顆向汝成身上，鑽將進去。看官試想一個血肉的身軀，怎經得如許彈子，不到幾分工夫，已將赫赫威靈的鎮守使，擊得七洞八穿，死於非命。了前一員上將。那時兩個刺客，已經得手，便躍下汽車，覓路亂跑，怎奈警笛嗚嗚，一班紅頭巡捕，及中國巡捕，已環繞攔來，將他圍住。他兩人手中，只各剩了空槍，還想裝彈退敵，無如時已不及，那紅頭巡捕，統已伸着蒲扇般的黑掌，來拿兩人，兩人雖有四手，不敵那七手八腳的勢力，霎時間被他捉住，牽往捕房，當由中西識官，公同審訊。兩人直認不諱，自言姓名，叫作王明山、王曉峯，且云：「鄭汝成趨奉老袁，殘害好人，我兩人久思擊他，今日被我兩人擊死，志願已遂，還有什麼餘恨？只肯由你槍斃罷了。」識官又問爲何人主使，兩人齊聲道：「是四萬萬人，叫我來打死鄭汝成的。」一言已，即瞑目待死，任你識官問長問短，只是

一語不發。

當下由上海地方官等，飛電京都，老袁聞知，很是悲憤，即電飭上海地方官，照會捕房，引渡兇犯，一面優議撫卹，結果是王明山、王曉峯兩犯，由捕房解交地方官，問成極刑，槍決在上海高昌廟。鄭汝成的優卹，是給費二萬，賜田三千，又封他爲一等侯爵。看官記着，這五等分封，便是鄭汝成開始。小子有詩弔鄭汝成道：

駐牙滬濱顯威容，誰料饑人嗜襟胸。飛彈卸來遭殞命，可憐徒博一虛封。

鄭汝成殞命後，隔了五六日，日本東京赤坂寓所，又有一個華人蔣士立，被擊受傷，畢竟爲着何事，且至下回表明。

五國警告，以帝制進行恐惹內亂爲詞，似爲公義上起見，而倡議者偏爲日本國，日使日置益氏，既與老袁訂有密約，歸國運動，何以日本政府復命代理公使，嚴詞警告耶？既而思之，各國之對於吾華，本挾一均勢之見，袁氏獨求日本爲助，密進行，而英俄已竊視其旁，歐料日人之不懷好意思，有以破壞之，故必令日本之倡議警告，然後起而隨之，此正各國外交之勝算也。袁政府方自信無患，而鄭汝成之被刺，即接踵而來，刺客爲王明山、王曉峯，雖未明言主使，度必爲民黨無疑。或謂由鄭汝成之屢抗帝制，袁以十萬金購得刺客，暗殺鄭於上海，斯言恐屬無稽。對之不審，不如是甚，吾於袁氏亦云，而鄭氏忠袁之結果，竟至此，此良禽之所以擇木而栖，良臣之所以擇主而事也。

第五十四回 京邸被搜宵來虎吏 津門餞別夜贈驪歌

却說蔣士立被刺東京，也因鼓吹帝制的緣故。當籌安會發生以後，不特中國內地分設支部，就在日本國中，亦派人往設分會。蔣士立即爲東京支部的頭目，信口鼓吹張皇帝政。看官，你想日本裏面，是民黨聚集的地方，他

們統反對袁氏，自然反對蔣士立，當下有民黨少年，尋至蔣士立寓所，贈他兩粒衛生丸，一丸及胸，一丸及腹。幸蔣士立躲閃得快，只傷皮膚，未中要害，還算保全性命。徵待徵待袁總統聞汝成刺死，士立受傷，不禁恨恨道：「一不做，二不休，我便實行了去，看他一班亂黨，究竟如何對待？」急未能支持到底正說着，忽見袁乃寬進來，乃寬與老袁同姓，向以叔姪相稱，至是遂悄聲低語道：「姪兒特來報告一件要事。」老袁聽不清楚，便厲聲道：「說將響來，亦屬何妨？」乃寬尚柔聲道：「各省籌辦投票，已統有覆電，惟命是從，獨滇省沒有確實覆電，聞蔡錕與劉任二人勾通，叫他反抗帝制，這事不可不防呢！」老袁道：「你有甚麼真憑實據？」乃寬道：「憑據向沒有查着。」老袁不禁失笑道：「糊塗東西，你既未得憑據，說他什麼？」乃寬囁道：「他的寓所，應有證據藏着，何妨派人一搜哩？」老袁道：「一若搜不出來，該怎樣處？」乃寬道：「就是搜檢無着，難道一個蔡松坡，便好向政府問罪嗎？」老袁被他一激，便道：「一既如此，便着軍警去走一遭罷。」當下令乃寬傳達電話，向步軍統領及警察總廳兩處，令派得力軍警，往蔡寓搜查密件。

步軍統領江朝宗，及警察總廳長吳炳湘，那敢違慢，即選派幹練的弁目，會同兩方軍警，夤夜往搜。巧值蔡錕寄宿雲吉班，蔡寓中只留着僕役，開了敲門聲響，還道是蔡錕回來，雙扉一啟，即有兩個大頭目，執着指揮刀，率衆趨入，嚇得僕役等縮做一團，不曉得他甚麼來歷，但見大衆入門，並不會問及主人，大踏步走近室內，專就那桌櫃箱廚中，任情翻弄。那軍警執着火炬，照耀如同白晝，忽到這處，忽到那處，目光灼灼，東張西顧，最注意的是片紙隻字，斷簡殘篇，約有兩三個小時，並不見有甚麼取出，只箱廚內有一小鳳仙攝影，及桌櫃內幾張請客單，袖好了去。那時一閃而出。

僕役等纔敢出頭，大家開議道：「京都裏面，大約沒有強盜，也差不多。若是強盜到來，何故把值錢的什物，并未劫去？這究竟是何等樣人？」有一個老家人道：「你等瞎了眼珠，難道不看見來人衣服，上面都留着符號，一半是

步軍，一半是警察麼？大家又說道：「我家人並沒有甚麼犯罪，爲何來此查抄？」老家人道：「休得胡說，我去通報大人便了。」當下飛步出門，竟往雲吉班適值蔡鐔將寢，由老家人闖將進去，報稱禍事，蔡鐔吃了一驚，頓足履起牀，問明情由，經老家人略略說明，纔把那心神按定，想了片刻，方道：「寓中有無東西被他拿去？」老家人答言沒有，只有一張照片被他取去，想便是這裏的鳳，說到「鳳」字，已被蔡鐔阻住道：「我曉得了，你去罷，不必大驚小怪，我俟明天就來。」老家人退出，小鳳仙忙問道：「爲着何事？」蔡鐔微笑道：「想是有人說我的壞話，所以派人往搜。」一猜就着，小鳳仙急道：「你寓內有無違禁文件？」蔡鐔道：「你休就憂我寓中只有幾張亞細亞報，餘外是沒有了。」單說亞細亞報極小，小鳳仙道：「朋友往來的書信，難道也沒有麼？」顧慮及此，也是解人，蔡鐔低聲道：「都付丙了。」預防久了，小鳳仙道：「你的家人會說將照片取去，莫非就是我的攝影？」蔡鐔道：「恐不是呢，如果取了去，我倒爲你賀喜，此番要選入皇宮去做花元春第二呢。」

到了次日，起身回寓，看那桌屜箱櫥中，都翻得不成樣兒，仔細檢點，除小鳳仙的小影外，恰沒有另物失去，請客罪原不在話下。他正想赴軍警衙門，與他理論，巧值內務總長朱啟鈴，着人邀請，遂乘車直至內務部。朱啟鈴慌忙出迎，彼此同入內廳，寒暄數語，便說起昨夜搜檢的事情，實係忙中弄錯，現大總統已詰責汪吳二人，并央自己代爲道歉。蔡鐔冷笑道：「難得大總統厚恩，惟鐔性情粗莽，生平沒有秘密舉動，還乞諸公原諒。」朱啟鈴又勸慰了數語，並將小鳳仙的照片取還蔡鐔，便道：「這個姑娘兒，面目頗很秀雅，怪不得坡翁見賞。」蔡鐔道：「這乃是鐔的壞處，不自檢束，有玷官箴，應該受懲戒處分的。」朱啟鈴笑道：「現在已成了習慣，若爲了此事，應受懲戒，恐內外幾千百個官吏，都應該懲戒哩。」官吏都是如此，所以國不成國。說畢，又閑談了一會，蔡鐔隨即告辭。後來探聽得搜檢事情，實是袁乃寬進讒，并與小鳳仙有些關係。原來小鳳仙經蔡鐔賞識，名盛一時，袁乃寬亦思染鼎，三往不見途。

憤憤道：「這個婆娘，不中擡舉，你道蔡松坡年少多才，那知他是個亂黨呢。」當下越想越氣，竟至袁氏前攻訐，不意落了個空，反被老袁訓斥一頓。上文特揭小鳳仙照片，便寓此意，但色為禍媒，不可不戒。蔡鐔自經此搜查，極思擺脫樊籠，遂往與小鳳仙密商。小鳳仙正坐在臥室，手中執着一書，靜心着閱，俟蔡鐔入房，纔將書放下，立起身來，問及搜檢事情，蔡鐔略述一遍，隨從案上取書一瞧，乃是一本意大利建國三徵傳，便問小鳳仙道：「此書的內容，你道可好麼？」小鳳仙道：「好得很，好得很，非是文不足傳是人。」蔡鐔道：「作書的人，便是前司法總長梁任公。」小鳳仙道：「我也曉得他，可惜我不能一見。」蔡鐔道：「他是我的師長哩。」小鳳仙不禁大喜道：「他現在那裏？既與你是師生，求你介紹，俾我一見。」愛才如命，蔡鐔道：「我師前日，曾到天津，畀我一書，說我若往津門，應過去敘談一切。」小鳳仙道：「那是好極的了，我明日便同你去。」蔡鐔聽了，想：「與他說明行徑，轉恐洩洩機關，致礙行動，不如到了天津，再說未遲。」隨即接入道：「我就同你去罷，但我師正反對帝制，明日往訪，却不宜外人知道呢。」小鳳仙點首稱是。是晚蔡鐔回寓，略略收拾，也不與家人說明，仍往雲吉班住宿。

次日午前，竟僱着一乘摩托車，先給車資，挈小鳳仙上車同坐，招搖過市。故意令人共睹。行至前門外面，望見一所京菜館，便與小鳳仙下車，至館中午餐。餐畢，兩人出門，不再上摩托車，竟自向市中買些食物，緩步兒行至車站。可巧車站中正當買票，蔡鐔竟揀入人叢，買了兩張票紙，偕小鳳仙趨出月臺，竟上京津火車。趨經片刻，鈴聲一響，車輪齊動，竟似飛的去了。

那時雖有偵探在旁，但是奉令密查，不便出來攔阻，只好眼睜睜的由他自去，轉身去報袁總統。老袁確是利害，復遣密探到津，監伺蔡鐔行動。蔡鐔到津後，往訪梁任公，已是南去，乃投宿某旅社，夜間與小鳳仙說明行蹤，擬即乘此南下。小鳳仙對着蔡鐔，沈沈的望了一會，不覺的情腸陡轉，眼眶生紅，半晌纔說道：「我與你擬同生死，你去，我便隨你同行。」蔡鐔道：「我是要去督兵打仗的。」小鳳仙忙接口道：「你道我是個弱女兒，不能隨你殺賊。」

應一事雖難行，語頗雄壯。蔡鏗道：「卿雖具有壯志，但此行頗險，若與卿同行，不但於卿無益，并且與我有害；且阻礙共和前途，卿何必貪愛虛名，致受實禍？」小鳳仙忍不住淚，帶哭帶語道：「依這般說，簡直是把我輩棄嗎？」蔡鏗道：「卿何必自苦，他日戰勝回來，聚首的日子正長哩。奈何作此失意語？」小鳳仙纔道：「我雖是兒女子，也知愛國，怎忍令英雄志士，溺迹牀幃？但此去須要保重，免我遠念。想你即日就要動身，我便借此客館中，備着小酌，與你餞別罷。」說着，即呼館傭入內，令叫幾樣可口的菜蔬，及佳釀一壺，備夫導爛去訖，須臾即送入酒肴，由兩人對飲起來。絮絮言情，語長心重，到了酒酣耳熱的時候，小鳳仙復道：「本擬為君唱歌餞行，但恐耳目甚近，不便明歌，你可有紙筆帶來嗎？」蔡鏗說一個「有」字，即從袋中取出鉛筆，及日記簿一本，遞與小鳳仙，即舒開纖腕，握筆書詞，詞云：

（柳搖金）驪歌一曲開瓊宴，且將之子餞。蔡那呵！你倡義心堅，不辭冒險，濁着一杯勸，料着你食難下咽。蔡那！你莫認作離筵，是我兩人大紀念。

（帝子花）燕婉情你休留戀，我這裏百年預約來生券，你切莫一縷情絲兩地牽。如果所謀未遂，或他日呵，地下並頭蓮，再了生前願。化作

（學士巾）蔡那呵！你須計出萬全，力把渠魁殄，若推不倒老實呵，休說你自愧生前，就是儼也羞見先生面，要相見，到黃泉。

小鳳仙寫着，蔡鏗是目不轉睛的，瞧他寫下，口中接連贊美，看到末兩闕，連自己也眼紅起來。及至寫完，見紙上已濕透淚痕，小鳳仙尚粉頸低垂，沈沈不語，好一歇方擡起頭來，看他已似淚人兒一般，勉強說道：「班門弄斧，幸勿見笑。」蔡鏗此時，也不覺心如芒刺，一面攜了手巾，替小鳳仙拭淚，一面與語道：「字字沈痛，語語迴環，不意卿恰具此捷才，真不枉我蔡松坡結識一場呢！」小鳳仙恐未必能此，但余觀近人書有松坡軼事，亦載入此，謂想作者未忘割愛，故遺

錄及之。小鳳仙道：「我已早知有今日了。這數闕俚詞，預備已久，將來庶續了去，爲君譜一傳奇，倒也是一番佳話。但自愧才疏，有志未逮，俟君成功後，同續何如？」蔡鐔道：「好極，但我意須較爲雄壯，莫再頹唐。」小鳳仙接着道：「英雄語自然不同。我輩兒女子，筆底下要想沈壯，也覺爲難呢。」蔡鐔道：「你第一闕也雄壯得很，第二三闕前半俱佳，後半結語，似嫌蕭颯，難道你我竟無相見期麼？」小鳳仙道：「功成名立，偕老林泉，這是我的夙願，誠能得此，那是莫大的幸福了。」造物忌才，怎肯弄你如願。說着時，外面的報時鐘，已接連敲了三下。蔡鐔驚道：「一夜已深了，快收拾睡罷。」將殘肴冷酒，搬過一邊，隨即睡下。

越宿起來，盥洗纔畢，但見窗櫺外面，已有人前來探望。至開門出去，那探望的人都揚長走了。蔡鐔悄語小鳳仙道：「偵探又來了。」小鳳仙道：「這却如何是好？」蔡鐔道：「不要緊的，我自有一計。」當下吃過點心，就取出紙筆，揮就一篇因病請假的呈文，用函固封，竟向郵局寄往京城。宋性明觀他本有失眠喉痛諸症，索性借此機會，就日本醫院醫治，除每日赴院一次外，仍挾小鳳仙作汗漫游。各偵探往來暗伺，了無他異，惟向監伺左右，不肯放鬆。蔡鐔伴作不知，背地裏却與鳳仙謀定，實行那金蟬脫壳的妙計。一夕，與鳳仙對坐，狂飲室中，議論風生，津津有味。俄而有拍案聲，痛罵聲，遠達戶外。各偵探忙去竊聽，前一套說話，是評論花叢，後一套說話，是晉及正室。忽喜忽怒，彷彿是醉後胡言。未幾竟叫作腹痛起來，連呼如廁。偵探疾忙避開，他卽出室，令館傭前導，一手握衣，一手捧腹，向廁所去了。偵探未及尾隨，並以廁所中無關機密，自然散去。

翌晨往視，還是戶闔深局，高臥未起，遲至午刻，方覺有人走動，重復竊窺，只見小鳳仙起牀，雲鬢蓬鬆，尙未梳沐，待午餐已過，又約有一兩小時，小鳳仙整妝出門，攜了皮夾，掩戶自去。到了晚間，亦並未回來，次日也不見返寓。各偵探往問帳房，帳房亦沒有知曉，大家動了疑心，啟戶入視，什物已空，只桌上留着一兩，由司賬展閱一閱，乃是鈔票數張，并附有一條，謂作房飯代價，頓時面面相覷，莫明其妙。連我亦是不懂司賬人雖然驚詫，但教錢財到手，倒

也不遑細究。惟各偵探奉命前來，急得甚麼相似，忙至車站探問，好容易查得小鳳仙消息，已於昨晚返京。獨蔡鏢不知去向。奇極妙極。

看官！你道這蔡松坡，究竟到那裏去了？他知偵探隨着，萬難南行，計惟東渡扶桑，迂道至演，方可脫身。當日探得日本郵船，名叫山東丸，乘夜出口，遂借着腹痛為名，就廁後覆退館傭，即觀人不備，逸出後門，孤身赴港，登舟買票，竟往日本。真個人不知，鬼不覺，安安穩穩的到了東瀛。其身雖安，其心甚苦。復續上呈文，電達京中。那時前呈已遞批發，給假兩月。至續呈到京，老袁未免一急，但表面上不好指斥，只好批令調治就愈，早日回國，用副倚任等語，過了數天，又接到蔡鏢手書略云：

趨侍鈞座，閱年有餘，荷蒙優待，銘感次骨。茲者帝制發生，某本擬涓埃隨報，何期家庭變起，鬱結憂慮，致有喉痛失眠之症。欲請假赴日就醫，恐公不我許，故微行至津東渡。且某之此行，非僅為己病計，實亦為公之帝制前途，謀萬全之策。蓋全國士夫，翕然知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今茲時代，固矣。惟海外僑民，不諳祖國國情，保無不挾反對之心，某今赴日，當為公設法而開導之，以執議公者之口。倘有所隨見，鏢將申函鈞座，敷陳一切，伏乞鈞鑒！

老袁看畢，忍不住氣憤道：「瞞着了我，潛往東洋，還要來調侃我，真正可恨！我想你的豎子，原是刁狡極了，但要逃出老夫手中，恐還是不容易哩。」乃一面電給駐日公使陸宗輿，叫他就近稽查，隨時報告，一面密派心腹爪牙，召入與語道：「我看蔡鏢東渡，託言赴日就醫，其實將迂道赴演，召集舊部，與我相抗，你等可潛往蒙日，留心窺截，他從海道到演，非經蒙日不可，刺殺了他，免貽後患。」兩路防閑計密且善，奈天不齊汝何。遂厚給川資，遣他去訖。

是時楊度、阮忠樞等，聞小鳳仙返京，即去探訪詳問蔡鏢病况，及歸國時期。小鳳仙却淡淡答道：「蔡老赴日養病，早一日好，早一日歸國，並沒有一定期間。」阮忠樞道：「聞你會同赴天津，為何不借往日本？」小鳳仙道：

他的結髮夫妻，還要把他遣歸，何況是我呢？」阮忠樞無詞可答，遂與楊度同歸，轉報老袁，老袁道：「同去不同來，分明是有別意，但我已擺佈好了，由他去罷。」後著 正是

縱有陰謀如蝸毒，誰知捷足已鴻飛。

蔡鐸已去，京中已產出一個短命皇帝來了。欲知詳細，請看下回敘明。

蔡鐸一行，爲再造共和張本，故二十五回中，已全力寫照。本回復將京寓被搜，及津門話別事，竟體演述，不肯少略。查一以見蔡鐸之智，一以見小鳳仙之慧，英雄兒女，自有千秋，而三疊驪歌，并爲後文伏筆。至潛身東渡時，尤寫得偷恍迷離，非經揭破，幾令人無從揣測。作者述小鳳仙語，謂非是文不足傳是人，吾還以贈諸作者。

第五十五回 脅代表迭上推戴書 頒申令接收皇帝位

却說民國四年十一月中，正各省將軍巡按使，製造民意，紛紛投票的時候，結果是全國代表，選就了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至解決國體，恰是全體一致，贊成君主立憲。當下由各省馳電到來，京中一班攀龍附鳳的人物，統是歡喜不盡。老袁此時不知喜歡的什麼相。袁總統即命財政部連撥若干款項，寄交各省，作爲各代表路費，即日由京，再由參政院中，舉行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申決國體，及公上推戴書。那知朱啟鈞、周自齊等，已早有密電傳達外省，叫他預備國民推戴書。真會巴結 電文云：

各省將軍巡按使鑒：國體投票解決後，應用之國民推戴文內，有必須照敘字樣，曰：國民代表等，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此四十五字，萬勿絲毫更改爲要。再此種推戴書，在國體未解決之前，希萬分秘密，并盼先復，至奏摺一切格式，均嚴

舊例，惟跪奏改爲謹奏。其他儀式，俟擬定再行通告。欽鈞自齊士詒鎮芳忠樞在禮，乃寬士鈺震春炳湘印。

自各省接到此電，便把那依樣葫蘆，描畫起來，當將電文中四十五字，列入推戴書中，一字不易，再添了幾句起末文，拍電進去。還有直隸巡按使朱家寶，居然首先稱臣，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爲着地方政務，上了三摺，統是改呈爲奏，起首稱臣。朱家寶末稱伏乞皇帝陛下聖鑒等語。未奉明令，即稱帝稱臣，可謂忘臣第一。老袁並不指斥，已是實行承認。轉眼間又過十天，各省國民代表，均領了公文路費，陸續到京，各路火車，統有招待的專使，酬應非常周到。京城裏的招待所，更佈置得裝潢燦爛，目眩神迷。這等國民代表，趨入所中，幾疑身到華筵，彷彿別有天地。到了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參政院中召集全國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申決國體投票。各參政員全體到齊，只有黎元洪請假未到，院外大排軍警，看似歡迎代表，實是監督代表。那一千九百九十三人，曉得什麼玄妙，一個個魚貫而入。到了會場，但見中間擺着兩個大廳，左廳上貼着君憲兩字，右廳上貼着共和兩字，當有一班招待人員，與各代表附耳密談。各代表均唯唯從命。大家領票照書，均向左廳投入。至開廳驗票，左廳中一紙不少，足足有一千九百九十三票，統是贊成君憲。右廳中當然不必開驗，便照例宣布，大衆呼了三聲「帝國萬歲」。參政員楊度孫毓筠，就乘此提議道：「全國代表，既一致贊成君憲，應即奉當今袁大總統爲皇帝。」大衆拍手贊成。楊度孫毓筠又道：「本院由各省委託，爲全國總代表，尤應用總代表名義，恭上推戴書。」大衆又一齊拍手。於是推秘書員起草，那秘書員成竹在胸，才高倚馬，立刻草成八九百字，卽向大衆朗讀道：

奏爲國體已定，天命攸歸，全國商民，籲登大位，以定國基，合詞仰乞聖鑒事。竊據京兆，各直省，各特別行政區域，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回疆，滿蒙，八旗，全國商會，及華僑有勳勞於國家，碩學通儒，各代表等，投票決定國體，全數主張君主立憲，業經代行立法院咨陳政府在案。同時據京兆，各直省，各特別行政區域，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回疆，滿蒙，八旗，全國商會，及華僑有勳勞於國家，碩學通儒，各代表等，各具推戴書，均據稱：「國民公意，恭戴

今大總統袁公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并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一因。爰由各國民大會委託代行立法院爲總代表，以全國民意，籲請皇帝登極前來。竊維帝王受命，統一區夏，必以至仁覆民而育物，又必以神武戡亂而定功。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詩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蓋惟應天以順人，是以人歸而天與也。溯自清帝失政，民罹水火，呼籲罔應，潰決勢成，罪己而民不懷，命將而師不武。我聖主應運一出，薄海景從，逆者革心，順者效命。爰然將傾之國家，我聖主實奠安之。斯時清帝不得已而遜位，皇天景命，始集於聖主。我聖主有而弗居也。南京倉猝草創政府，黨徒用事，舉非其人，民心皇皇，無所託命。我聖主至德所覆，邇安遠懷，去暴歸仁，若水之就下，孑然待盡之人民，惟我聖主實蘇息之。斯時南京政府不得已而解散，皇天景命，再集於我聖主，我聖主仍有而弗居也。民國告成，四方和惠，羣醜竊柄，怙惡不悛，安忍阻兵，自逃覆載。我聖主嚇然震怒，臨之以威，天討所加，五旬底定，以至仁而伐不仁，蓋有征而必無戰。慕義向化者，先歸而蒙福，迷復不遠者，後至而洗心，皆我聖主實撫育而安全之。斯時大難既平，全國統一，皇天景命，三集於我聖主，我聖主固執謙德，又仍有而弗居也。夫惟煌煌帝誦，聖人無利天下之心，而天施地生，兆民必歸一人之德。往者國家初建，參議院議員，推舉臨時大總統，斯時全國人心，咸歸於我聖主，固運於以肇興。繼此國會成立，參議院衆議員，推舉大總統，全國人心，又咸歸於我聖主，固基於以大定。然共和國體，不適國情，上無以建保世滋大之弘規，下無以謀長治久安之樂利，蓋惟民心有所舍也，則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則必有所歸。今者天降民衷，全國一心，以建立帝國，民歸盛德，又全國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華文明禮義，爲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聖武，爲億萬姓歸心之元首。伏維仰承帝眷，俯順輿情，登大寶而司牧羣生，履至尊而經綸六合。軒帝神明之肖，宜建極以承天，妣后繼及之規，實撫民而長世。謹奏。

讀畢，大衆無不贊成，即刻通過，復齊呼「皇帝萬歲」三聲。自九點鐘起，至十一點半鐘，已經手續完備，大衆

當即散會，回寓午餐去了。下午一句鐘，秘書員已繕好奏摺，即刻進呈，那知奏摺纔呈，申令即下，却教他另行推戴，把那推戴書發還。還委裝腔，其文云：

（上略）查約法內載民國之主權，本於國民之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之餘地。惟推戴一舉，無任惶駭。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易，惟有豐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總統從政垂三十年，迭經事變，初無建樹，改造民國，已歷四稔。憂患紛乘，愆尤叢集。救過不贖，圖治未遑。豈有功業足以稱述？前此隱迹滙上，本已無志問世，遭遇時變，謬為衆論所推，不得不勉出維持，捨身救國。然辛亥之冬，會居政要，上無裨於國計，下無濟於民生，追懷故君，已多慚疚。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此於道德不能無慚者也。致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本大總統於正式被舉就職時，固嘗掬誠宣誓，此心但知救國救民，成敗利鈍不敢知，勞逸毀譽不敢計，是本大總統既以救國救民為重，固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之。但自問功業，既未足言，而關於道德信義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顧？在愛我之國民代表，當亦不忍強我以所難也。尚望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等，熟籌審慮，另行推戴，以固國基。本大總統處此時期，仍以原有之名義，及現行之各職權，維持全國之現狀。除咨覆代行立法院，並將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等件，送還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衆周知。此令。

楊度孫毓筠二人已預知申令即下，早已約定各省代表，再行到會，恭候聖旨。各代表似傀儡一般，隨撥隨動，到了傍晚，仍至參政院會齊。果然九天綸綍，宣布下來，大眾恭讀一遍，都有一些疑惑不定。但聽楊度宣言道：「大總統盛德謙沖，所以有此申令，但全國民意，既趨一致，大總統亦未便過拂輿情，理應由本院再用總代表名義，呈遞第二次推戴書。」大眾復隨聲附和，仍推秘書起草。不料十五分鐘的時候，便擬成二千六百多字的長文。聖主出世，

應該有此奇才曹子建且當拜倒。是時電燈四映，雲集一堂，復由秘書朗聲宣讀，大衆模模糊糊的聽了一會，無非是什麼功烈，什麼德行，十成中只解一二，也都贊成了事，乃宣告散會，立即繕成第二次推戴書。次日即奉大總統申令云：

據全國總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奏稱，竊總代表前以衆議僉同，合詞勸進，願請早登大寶，奉諭推戴一舉，無任惶駭等因。仰見聖德淵衷，巍巍無與之至意，欽仰莫名。惟當此國情萬急之秋，人民歸嚮之誠，幾已塗湧沸騰，不可抑遏。我皇帝倘仍固執謙退，辭而不居，全隕生民，實有若墜深淵之懼。蓋大位久懸，則萬幾叢生，豈宜拘牽小節，致國本於陸危？且明論以爲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謂功業道德信義諸端，皆有間心未安之處，此則我皇帝之虛惶若谷，而不自知其抵沖逾量者也。總代表具有耳目，敢昧識知，請先就功烈言之：當有清末造，武備廢弛，師徒屢燬，國威之不振久矣。我皇帝創練陸軍，一授以文明國最精之兵法，剷除宿弊，壁壘一新。手訂數條，洪纖畢備。募材選俊，紀律嚴明，魁奇傑特之才，多出於部下，不數年遂布滿寰區，成效大彰，聲威丕著。當時外人之盪觀者，莫不嘖嘖稱歎，而全國陸軍之制，由此權輿。厥後戡定四方，屢平大難，實利賴之。此功在經武者一也。及巡撫山東，拳匪煽亂，聯軍內侵，乘輿播遷，大局糜爛。惟我皇帝坐鎮中原，屹若長城之獨峙，匪亂爲之偃伏，客兵相戒不犯。東南半壁，賴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柱中流，故雖首都淪陷，海內騷然，卒得轉危爲安，金甌無缺。當是時也，構難雖曰亂民，而縱惡實由親貴，不懲禍始，無從構和，強鄰有壓境之師，客軍無返旆之日，瓜分立剖，禍迫眉睫。而元惡當國，莫敢發言，我皇帝密上彈章，請誅首罪，頑兇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國者二也。轉授北洋大臣，其時風鶴尤驚，人心未靖，乃掃蕩會匪，蕪存絕迹，廓清積案，民教相安。收京津於浩劫之餘，返鑾輿於故宮之內，遂復高掌遠矚，厲行文明諸新政，無不體大思精，兼營並舉，規模式廓，氣象萬千。論者謂我皇帝爲中國進化之先河，文明之淵海，洵符事實，非等虛詞。此功在開化者三也。革命事起，風潮劇烈，不數月間，四方瓦解，皇室動搖，大憲厭清，人心思亂。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勢

之已去，滿族之孤危，痛哭臨朝，幾不知稅駕之何所。斯時我皇帝改步爲應，天順人之舉，躬自踐阼，以安四海，夫誰得而議之者！乃猶恪恭臣節，艱難支柱，委曲維持，以一身當大難之衝，幾遭炸彈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舉組織共和政府之全權，與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託我皇帝，始有南北議和，優待皇室之條件。人知清廷遜位之易，結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調劑，固竭其旋轉乾坤之力也。於是南北復歸於統一，清室獲保其安全，四萬萬之生靈，弗陷於塗炭，二萬萬之驅圍，待完其版圖，於風雨飄搖之中，而鎮懾奠安，卒成共和四年之政局。國家得與人民休養生息，不至淪胥以盡，此功在靖難者四也。民國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囂乎政黨議會，扈突乎官署，戎行挑撥，感情牽掣，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輩野心弗戢，卒有贛寧之暴動，東南各省，再見沉淪，幸賴神算早操，三軍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盡掃，如拉枯朽，遂得正式禮成，大業克躋，列邦交慶。彼輩毒無可逞，猶復勾結狼匪，肆其跳梁，大兵一臨，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載蕪，卒使閭閻安堵，區宇枚寧，以臻此雍洽和熙之治。蓋自庚子拳匪之亂，辛亥革命之變，癸丑六省之擾，皆足以顛覆我中國，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鎮撫，使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茲土，不致淪亡。此則我皇帝之大有造於我中國，而我燕黎子孫所共感而永矢勿諼也。此功在定亂者五也。不但此也，溯自通海以來，外交之失策，不可勝計，國際之聲譽，幾無可言。以積弱衰疲之國，孤立於羣雄角逐之間，託勢之危，莫此爲甚，而意外變局，又往往無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後患不堪設想。惟我皇帝，睿智淵深，英謀靈奮，遇有困難之交涉，一運以精密之謀猷，靡不立解糾紛，排除障礙，卒得有從容轉圜之餘地。而遠人之服膺感望，欽遲丰采者，亦莫不輸誠結納，帖然交驩，弭禍釁於樽俎之間，締盟好於敦槃之際。此功在交際者六也。凡此六者，皆國家命脈之所存，萬姓安危之所繫，若乃其餘政教之殷繁，悉由宵旰勤勞之指導，雖更僕數之，有不能盡，我皇帝之功烈，所以邁越百王也。請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鴻蕩巍巍，原無二致。至於一身行誼，則矩勤天隨，亦有非淺識所能測者。如今茲創業，

跡迹先朝，不無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舊乘除之感。明諭引此以爲慚德，尤見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覺其慮之過也。夫廿載以來，往事歷歷可徵，我皇帝之盡瘁先朝，其於臣節，可謂至矣。無如清政不綱，晚季尤多替亂，庚子之難，一二童駭，召侮啓戎，成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滅祀，指雖可期，非賴我皇帝障蔽狂流，逆挽滔天之禍，則清社之屋，早在斯時。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爲清室釐治安者，益忠且摯。患滿人之孱弱也，則首練旗兵，患貴胄之暗昧也，則請遣游歷，患秕政之婪擾也，則釐定官制，患舊俗之錮蔽也，則訂立憲章。凡茲空前之偉畫，一皆謀國之前圖。乃元輔見疏，忠讜不用，宗支干政，橫攬大權，黷貨玩戎，斷喪元氣。自皇帝退休三載，而朝局益不可爲矣。乃武昌難作，被命於倉皇之際，受任於危亂之秋，猶殷殷以扶持衰祚爲念，詎意財力殫耗，叛亂紛乘，兵械兩竭於供，海陸盡失其險。都城以外，烽煙時驚，蒙藏邊藩，相繼告警。而十九條宣誓之文，已自將君上之大權，盡行摧剝而不顧。雖實爲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後雖入居內閣，而禍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虞。老成憂國之衷，至於廢寢忘餐，拊膺涕泣，然而戰守俱困，險象環伏，卒苦於挽救之無術。向使沖人嗣統之初，不爲墜言所入，舉國政綱之大，一委元老之經營，將見綱舉目張，百廢俱舉，治平有象，亂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萬不得已，僅以特別條件，保其宗支陵寢於祚命已墜之餘，此中蓋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極意綢繆者，其始終對於清廷，尚屬仁至而義盡矣。夫曆數遷移，非關人事，曩則清室鑒於大勢，推其政權於國民，今則國民出於公意，戴我神聖之新君。時代兩更，星霜四易，愛新覺羅之政權早失，自無故宮禾黍之悲。中華帝國之首出有人，慶觀漢官威儀之盛，廢興各有其運，絕續並不相蒙。况有虞賓恩禮之隆，彌見與朝覆育之量，千古鼎革之際，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慚德爲言，其實文王之三分事殷，亦無以加此。而成湯之恐貽口實，固遠不逮茲。此我皇帝之德行，所爲愈絕古初也。然則明諭所謂無功薄德云云，誠爲謙抑之過言，而究末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於前此之宣誓，有發揚共和之願言，此特民國元首循例之詞，僅屬當時

就職儀文之一。蓋當日之誓，根於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於民國之國籌，籌體實定於國民之意嚮，元首當視民意爲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詞隨國體爲有效，民意君憲，則誓詞亦隨國趨爲變遷。今日者國民厭樂共和，趨嚮君憲，則是民意已改，國體已變，民國元首之地位，已不復保存，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凡此皆國民之所自爲，固於皇帝渺不相涉者也。以上歌功頌德之詞，尙可勉強敷衍，至把誓詞重翻，斷他說得出，勸他推得清，我皇帝惟知以國家爲前提，以民意爲準的，初無趨避之成見，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兢兢守儀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國一人，責無旁貸。吳蒼眷佑，億兆歸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爲主。伏冀搗沖勉抑，淵鑒早回，毋循禮讓之虛儀，久曠上天之寶命。亟頒明詔，宣示天下，正位登極，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鞏我中華帝國有道之鴻基，代表不勝歡欣鼓舞，懇款迫切之至。除將明令發還，本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等件，仍行齎呈外，謹具摺上陳，伏乞睿鑒施行等情。據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但億兆推戴，責任重大，應如何厚利民生，應如何振興國勢，應如何刷新政治，躋進文明種種措置，豈予薄德鮮能，所克負荷？前此掬誠陳述，本非故爲謙體，實因惴惴交縈，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第規造宏基，事體繁重，而不可急遽舉行，致涉疏率，應飭各部院就本管事務，會同詳細籌備，一俟籌備完竣，再行呈請施行。凡我國民，各宜安心營業，共謀利福，切勿再存疑慮，妨阻職務，各文武官吏，尤當靖其爾位，力保治安，以副本大總統軫念生民之至意。除將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發交政事堂，並咨覆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衆周知。此令。

小子隨讀隨錄，錄畢後，禁不住慚籌起來，乃口占一絕道：

揖讓征誅是昔型，六朝篡竊亦彰明。如何下效河間婦，狎客權放甘背盟。

老袁既接收帝位，遂有好幾種做作施行出來，看官請續閱下回，便分曉。

兩次推戴書，統計不下三千餘字，乃不到半日，即草繕俱竣，是明明預先備辦，第臨時捧人耳目而已。且袁氏尚未承認帝制，而我聖主我皇帝之詞，連篇累牘，不識若輩何心，乃竟厚顏若此。袁氏半推半就，真似倚門賣娼，裝出許多醜態。吾謂欲做皇帝，簡直就做什么必許多做作愈形其醜耶？作偽心勞日拙，我為諸公致羞，我并為袁皇帝羞。

第五十六回 賄內廷承辦大典 結宮眷入長女官

却說袁世凱既承認為帝，京城裏面，熱鬧得甚麼相似。當由總統府傳出消息，稱說袁皇帝登極期間，便是民國五年一月一日。那時一班趨炎附熱的官兒，及鬻賤販貴的商人，都伸着項頸，睜着眼睛，希望那升官發財，有名有利，還有一千九百九十三個國民代表，統以為此番進京，佐成帝業，就使不得封侯拜相，統有一官半職，賞給了他，或另有意外金錢，作為特賜，於是朝朝花酒，夜夜笙歌，鎮日在八大胡同中，流連忘返。全國代表，知是如是，幾令國民羞殺。那知一聲霹靂，震響天空，政府中頒發命令，叫他各歸故里，仍安本業。新編已經登堂，還要誰人何用。看官！你想各代表到了京都，已將半月，所得川資，統已向楚館秦樓中，花費了去，而且還有酒債飯債，及各種什物債，滿望將來名利雙收，了清債務，偏偏要他回里，他們統變做妙手空空，連回去的盤費，統是無着那裏。還好債大家纔知道着了道兒，叫苦不迭，至此方知，真是笨伯。沒奈何，願告同鄉，替他設法。還是楊度、孫毓筠等，脚力稍大，向辦理國民會議局中，支出二萬元款子，分給代表，每人百元，纔得草草拊擋，溜出京城，回鄉過年去了。只所有欠項，始終未曾還清，仍是酒店飯店，及各什物店中的晦氣，這且休表。

且說帝位已定，明令迭頒，一面用壓制法，一面用籠絡法，計匪旬間，除無關帝制外，約有好幾道命令，小子也

不勝抄錄。節述如下：

十二月十三日申令，此次改變國體，全出國民公意，如有好亂之徒，造謠煽惑，勾結爲奸，當執法以繩，不少寬貸。

十五日策令，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黎固辭，申令不許。

十六日申令，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將來制定憲法，繼續有效。（因清室內務府咨照參政院，贊成袁氏稱帝，乃有此令。）

同日申令，特任溥倫爲參政院院長。（黎已封王，故改任清宗室溥倫以示編廢。）

同日申令，關於立法院議員選舉事宜，迅速籌辦，准於來年以內召集。

同日教令，修正政事堂組織令，凡大總統發布之命令，由政事堂奉行，政事堂鈐印，國務卿副署。（與清制內閣奉上諭同。）

同日批令，蒙古嘉嘉呼圖克圖等，奏請正位，實屬傾誠愛國，深堪嘉尚，著交蒙藏院傳獎。

十八日策令，特任馮國璋爲參謀總長，未到任以前，著唐在禮代理。（因馮氏勸進較後，特欲調入京都，免生異志。）

同日申令，舊侶及耆碩數人，均勿稱臣。

同日申令，滿蒙回藏待遇條件，繼續有效。

十九日申令，著政事堂飭法制局將民國元年以來法令，分別存留廢止，悉心修正，呈請施行。

同日批令，代理國務卿陸徵祥等，奏請准設大典籌備處，已悉。

二十日申令，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爲嵩山四友，頒給嵩山照影各一幀。

二十一日策令，特封龍濟光張勳馮國璋姜桂題段芝貴倪嗣沖爲一等公，湯壽銘李純朱瑞陸榮廷趙爾巽唐繼堯閻錫山王占元爲一等侯，張錫鑾朱家寶張鳴岐田文烈靳雲鵬楊增新陸建章孟恩遠屈映光齊耀琳曹錕楊善德爲一等伯，朱慶瀾張廣建李厚基劉顯世爲一等子，許世英戚揚呂調元金永蔡儒楷段雲雲任可澄龍建章王揖唐沈金鑑何宗蓮張懷芝潘矩楹龍觀光陳炳焜盧永祥爲一等男，李兆珍王祖同爲二等男。

同日策令，特任陸徵祥爲國務卿，仍兼外交總長。

二十二日策令，追封趙秉鈞爲一等忠襄公，徐寶山爲一等昭勇伯。

同日申令，永遠革除太監等名目，內廷供役，改用女官。

二十三日策令，特封劉冠雄爲二等公，雷震春爲一等伯，陳光遠米振標張文生馬繼增張敬堯爲一等子，倪毓棻張作霖蕭良臣爲二等子，林葆懌饒懷文吳金標王金鏡鮑貴卿寶德全馬聯甲馬安良白寶山崑源施從演黎天才杜錫鈞王廷楨楊飛霞江朝宗徐邦傑李進才呂公望馬龍標吳炳湘爲一等男，吳俊陞王懷慶吳慶桐馮德麟王純良李耀漢馬春發胡令宣莫榮新譚浩明周駿劉存厚葉頌清張載陽張子貞劉祖武石星川爲二等男，石振聲何豐林戚致平吳鴻昌王懋賞唐國讓方更生張仁奎陳德修殷恭先周金城李紹臣康永勝常德盛張殿如馬福祥張樹元李長泰許蘭洲朱熙孔庚方玉普馬龍潭裘其勳朱福全陸世備方有田陳樹藩陸裕光楊以德爲三等男。（又子一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共七十餘人，名不備錄）

這數令頒發出來，朝野注目，統說新天子登基在即，所以有此布置，就是老袁心中，也以爲恩威並濟，內外兼籌，布置得七平八穩，可以任所欲爲了。惟籌備大典處，是籌備登極大典，相傳於十一月初二日，即已密行設立，至十九日始見發表，尙是掩耳盜鈴的計策。起初嚴守秘密，未敢動用國帑，左支右絀，辦理爲難。當有二姨太黃氏，與

三姨太何氏，首先發起擬將家人私蓄撥出若干，作為籌備處的資本金。統計袁氏妻妾十六人，子十五人，女十四人，每人助一萬元，可得四十五萬圓。他日皇帝登極，各得優先利益，彷彿如前清幕史，先墊款項，稱為帶肚子一般。皇帝家中，亦藉此習，確是一段笑史。袁氏正室于夫人，與次子克文，三女淑順，本未曾贊同帝制，且以為此等惡習，不應出自帝家，因此不願入股。此外當一致贊成，當下湊集四十二萬圓，開手籌辦，但須覓一親信可靠的人物，充作處長，方免舞弊。女眷們的金錢，來處不易，所以格外謹慎。這消息傳達出去，即有人運動斯缺，情願承認。看官道是何人，就是皇帝伯伯的愛姪兒，名叫乃寬。

他既與老袁認作叔姪，當然如骨肉至親，無所嫌避，所以出入府中，無論袁氏姬妾，盡得相見。且因他語言柔媚，體態殷勤，容易得人歡心，往來無間。此次即至二姨太三姨太前，乞求推薦，願先獻番佛十萬尊，作為孝敬。看官試想兩位姨太太，只攜出了二萬圓，拼入優先股，今復得了十萬圓，除二萬外，還有八萬圓好處，那有不允之理？好一掛賺錢生意。當下滿口承認，即夕向老袁進言道：「大典籌備處，已有四十餘萬圓湊集，不日可開辦了。但處長一席，總須擇一心腹人，方可勝任。」老袁接口道：「這個自然。」二姨太便道：「據妾想來，莫如御姪乃寬。」三姨太又道：「他本是同宗，辦事又向來勤謹，真是所舉得人了。」可見金錢之魔力。老袁笑這：「卿等慧眼，想必不錯，我便叫他任事罷。」次日，即召乃寬入內，令為大典籌備處處長。乃寬自然受命，拜謝鴻恩，一面復潛向兩姨太處，中鳴謝個。曾拜倒石榴裙下否？任事以後，第一件是籌辦皇帝的龍袍。第二件是籌辦后妃的象服。此時京城裏面的綢緞織貨莊，妄算是山東巨官開設的瑞蚨祥，該肆聞信，料是一場大主顧，忙到籌備處設法運動，兜攬生意。處長袁乃寬親與商議，先將回扣議妥，還一着最是要緊。然後與議龍袍的做法。先是袁皇帝授意，乃寬服制尚紅，大約是火德主政的意思。乃寬便仰承聖意，擬用着赤金綫，盤織龍袞，且通體須綴飾明珠，嵌入金鋼鑽，還要一頂平天冠，四週垂旒，每旒約用東珠一串，冠簷須綴飾絕大珍珠，纔見光彩奪目。這兩種代價，由店主人估算起來，差不多要五六六十

萬圓。乃寬暗想，現在只有四十萬圓，連一件龍袍的價值，還是不敷，如何好再辦別種服飾？眉頂一皺，計上心來，當下與店主人商量，教他墊款包辦，一俟皇帝發極，算清帳目。店主人樂得應允，便雙方訂約，再由店中恭繪袞冕格式，呈入御覽。老袁很是合意，即囑他照式織製，並限於陽曆年終取用。該店奉旨承辦，日夜趕製。

此外一切用品，但把要緊的物件，購辦起來，不到數日，已將四十萬圓用罄。那時籌備處尚未正式批准，急得乃寬沒法，只好再請教二姨太。二姨太究竟女流，一時想不出甚麼法兒，仍囑乃寬代籌。乃寬道：「非請財爺上臺，這事恐辦不了。」二姨太笑着道：「我知道了，你放心吧罷。」財爺大名，應該知道，乃寬退出後，不到兩日，即由財爺承認五百萬圓。既而籌備處正式成立，五百萬果然撥到。袁皇帝又密與財爺商妥，此後一切經費，歸他籌撥。待登位後，願把首揆一席，酬答豐功。財爺拜相，恐非所長，財爺爺頗也樂允。袁皇帝嘉慰非常，復命將前清三殿、摹工修築，也歸袁乃寬一手承辦。乃寬連得美差，感激無地，自不消說。

惟女官令下，一班婦女請願團，也想去攀龍附鳳，鳳可攀，鳳不許附，却也為難。顯揚門楣，恐怕是要倒楣，但一時無門可入，未免望洋興歎，空存這富貴的念頭。獨有安女士靜生，本是請願團的領袖，更兼腹中有點文墨，口才又很過得去，曾充某女校校長，資格完全，應應四十九回。聞到此令，不禁大喜道：「佳運來了，新朝挑選女官長，舍我其誰？」於是淡掃蛾眉，往朝至尊，名刺上鐫入婦女請願團長，及某女校校長頭銜，呈遞進去。適袁皇帝辦公無暇，令諸皇妃招待。那安女士不慌不忙，從容步入，見了各位皇妃，請安跪拜，無不如儀。諸皇妃雖備選六宮，究竟還是候補資格，未曾經過這般恭維，此時見安女士巧言令色，般般可人，遂格外謙恭，待以客禮。安女士固辭未獲，勉強旁坐，彼問此答，真個舌上生蓮，令人愛羨。漸漸說到女官一事，安女士據實稟陳，竟效毛遂自薦。諸皇妃道：「這事須經過睿斷，我等未敢作主，但得宸衷首肯，似汝才調，當然可作女官長，何患不成？」安女士道：「一天下未必無才女，如臣妾的菲材，恐未必上邀睿賞哩。」諸皇妃道：「且待稟明後，再行通報。」安女士拜謝而退。

次日又去進謁，諸皇妃歡迎如昨，且與語道：「昨夜已替你稟陳，御意擬召你接談，方可酌奪施行。」安女士道：「何時得蒙召見？」諸皇妃道：「便在今夕，我等當爲介紹人，不過須略待時刻，請少安毋躁便了。」安女士重復拜謝。待至天晚，竟蒙諸皇妃賜給晚餐。可謂富貴逼人來。餐畢，又過了兩句鐘，老袁穩入室休息，諸妃即帶着女士晉謁老袁。安女士三跪九叩，從容盡禮。老袁問了數聲，應對無不稱旨，便面諭道：「你可出外待命罷。」越日，即密令心腹，調查安女士履歷，所有請願團長及某校長的頭銜，的確無訛，并且郡中人士，有口皆碑，遂據實稟覆。老袁尚在遲疑，無非怕他是革命黨。又經諸姬妾從旁德惠，乃特選入宮，命爲侍從女官長。這安女士得充是選，即日入內，提起全副精神，趨承意旨，除袁皇帝外，無論皇后妃嬪，及皇子公主等，一入安女士眼中，便能識他心性，揣摩迎合，靡不中綏，因此入值府中，上和下睦，差不多如家人婦子一般。袁皇帝即命他招選女官，定額一百二十人。安女士仗着材能，即恭擬招選女官章程，進呈睿鑒，當蒙批准，因將章程宣布，釐分八條，臚列如右：

(一)須身家清白，及品誼純正。(二)年齡在十四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三)略具姿色，又體費健全，無其他暗疾者。(四)未出室及未受聘之閨女。(五)或孀婦而未經生育者。(六)無煙酒賭博嗜嗜好。

(七)三年後即開放出宮，其有願留者聽。(八)三年期滿後，由女官長奏請皇上，擇尤優獎。

這章程頒布後，女界爭先恐後，羣來報名。安女士又增訂新例，凡欲應選諸婦女，當報名時，須預繳銀幣十圓，如不合格，此款不得索還，能合格當選，還要各繳一百圓，叫作入宮費，這乃是安女士理財的妙法，好坐取這一二萬圓，飽入私囊。又訂定每月俸給，女官長月俸計洋四百圓，還有公費百圓，女官分一二三四等階級，一等月俸二百圓，四等六十圓。安女士又有特別好處，按照八五成發給，餘銀也自己享受了。至若女官的膳餐費，衣服妝飾費，統要女長官經理，每月開具細帳，向庶務處支領，免不得要浮報若干。統計安女士進帳，實屬不少，不過每月孝敬皇妃，恰也要耗去一半。各皇妃愛他敏慧，都向老袁處說項，老袁曉得甚麼，還是自詡知人。小子有詩咏安靜生道：

幾生修得到宮廷，福至應教心獨靈。縱使皇綱悲短命，續纜已貯萬踐青。歲月將闌，登極期日近一日，不料外面的鼙鼓聲，竟動地而來。欲知何處興兵，且至下回續敘。

本回專說大典籌備處，及女官長二事，而於水認帝位後種種措濟只彙敘一段，不復詳說，閱者得毋以其太略乎？曰非略也。各種命令具見明文，不特政府公報記載特詳，即如各處新聞紙亦備列無遺。海內人士無不周知。獨宮廷秘幕非經揭透，鮮有識其隱者。觀感乃寬之謀得悉備處長，及安靜生之乞得女官長，無在非打通內綫，繼得如願。袁皇帝亦幸而短命耳。否則內變介隨貽禍無窮，其不至覆國者幾希。

第五十七回 雲南省宣告獨立 豐澤園籌議軍情

却說京城裏面，正演那大登殿的戲劇，那時江西四川廣東諸省，却也有幾個江湖草寇，羨慕老袁，曲為摹仿，懸着好幾塊皇帝招牌，居然稱孤道寡起來。江西有兩個草頭王，一個是南康縣人邱寶龍，一個是萬年縣人雷葆福，四川的草頭王叫作王虎林，原籍廣東香山縣，還有他同幫李半仙，是羽客出身，遙應王虎林組織保皇會，就在香山縣中，揀一僻靜所在，高搭仙棚，號召徒衆，瞎鬧了好幾天。官兵奉了大將軍令，前來搜勦，殺得這班草頭王，東竄西逃，結果是捉到斷頭臺，陸續畢命。皇帝下臺大都如此，袁皇帝何尙未悟，只有李半仙開風逃走，不知去向。究竟是個羽士，有點法術，這本是怎么麼小醜，不足挂齒。但也由老袁想做皇帝，引出這班草頭王來。老袁想着，暗想他無辜無勇，也想自稱皇帝，真似蠶蛾螻蛄，想吃天鵝肉，令人忍笑不禁。那裏及得來你。接連又有上海民黨聯絡海軍學生陳可鈞，奪得黃浦江口的肇和兵艦，駛入江心，開起砲來，攻擊製造局。海軍司令李鼎新，急督領海琛兵艦，放砲還擊，黨衆勢不能敵，只好竄去。獨陳可鈞無從奔逃，當被擊住，槍斃了事。另有一部民黨，從陸路進攻製造局，也被護軍使楊善德

派兵防堵，不能得手。民黨完全失敗，李鼎新受譴議處，楊善德蒙獎叙功。陸海軍官弁，又保舉了好幾人。袁皇帝以爲平亂有餘，毫不足慮，就是海外的華僑，及各項留學生，并海內反抗帝制的各種聯合會，聯電到京，詰責政府，老袁全不在意。甚且半途攔沈，未曾送達總統府中，連袁氏也未會過目。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忽由政事堂接到雲南密電，繙閱以後，自國務卿下，統不勝驚愕起來。看官道是何電？乃是一篇嚴問老袁，差不多似哀的美敦書。其文云：

北京大總統鈞鑒：自國體問題發生後，舉情惶駭，重以列強干涉，民氣益復騷然，僉謂大總統兩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約法，擁護共和，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億兆銘心，萬邦傾耳。記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又曰：『民無信不立。』今失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議決，吏民勸進，推戴之誠，雖若一致，然利誘威迫，非出本心，而變更國體之原動力，實發自京師，其首難之人，皆大總統之股肱心膂，蓋楊度等六人所倡之籌安會，煽動於前，而段芝貴等所發各省之通電，促成於繼，大總統知而不罪，民惑實滋。查三年十一月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衆，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造作謠言，紊亂國憲者，卽照內亂罪從嚴懲辦。』等語。今楊度等之公然集會，未敢鈐等之秘密電商，皆爲內亂重要罪犯，證據鑿然，應請大總統查照前項申令，立將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等七人，卽日明正典刑，以謝天下。更爲擁護共和之約言，渙發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幾民譽頌息，國本不搖。堯等夙蒙愛待，忝列司存，既懷同舟共濟之誠，復念愛人以德之義，用敢披瀝肝膽，敬效忠告，伏望我大總統改過不吝，轉危爲安，否則此間軍民痛憤久積，非得有中央擁護共和之實據，萬難鎮懾。以上所請，乞以二十四小時答覆，謹率三軍，翹企待命。開武將軍督理雲南軍務唐繼堯，雲南巡按使任可澄叩。

政事堂以事關重大，不敢隱匿，只好轉呈袁皇帝，袁皇帝覽畢，恰也皺起眉來，半晌纔道：『日前曾接雲南各

種電呈，並沒有反叛形迹，這道密電，莫非亂黨假冒不成？便召入國務卿陸徵祥，囑咐道：「你可用政事堂名義，電詢雲南，是否假冒纔是。」陸徵祥應命而出，即擬電拍發，大旨說：「頃悉來電，與前三日致統率辦事處參謀部及本堂電，迥不相同，本堂決不信雲南有此事，想係他人捏造代發，請另具郵書，親筆署名。」云云。電發後，竟沒有覆電到來。政事堂中，尙眼巴巴的望着郵音，誰知他已宣布獨立，豎起討袁旗幟來了。

小子於五十三回，曾說蔡鈞遣王伯羣至滇，密告唐繼堯准備起義，擁護共和，唐遂徧諭軍人趕緊預備，專待蔡鈞到來，協力討袁。適前江西都督李烈鈞由日本至香港，亦有密電約唐，令他舉事。唐亦覆電相邀，請作臂助。十二月十七日，李偕熊克武、馮振鵬、方聲濤到滇，與唐晤談竟夕，越日即在忠烈祠會議，巡按使任可澄及軍官黃權成、趙復祥、羅佩金、鄧大中、楊泰、董鴻勳、黃永社等，統到會場，當由唐繼堯邀同李烈鈞入會開議，討論軍事財政外交諸大端。計畫已定，只有蔡鈞未到，尙是按兵不動。又過兩天，那蒙犯霜露，歷經艱險的蔡將軍，竟由海登陸，直抵雲南。小子敘述至此，恐看官又要動疑，上文五十四回中，不曾敘過老袁密計，兩路防備麼？蔡呼向文，筆法嚴密。難道蔡將軍有飛行術，竟能憑空到滇，得免網羅？這是看官最要緊的疑問，由小子答述出來。原來蔡鈞先到日本，參政戴戡亦與他有密約，踵迹東來，還有殷承勳、劉雲峯、楊益謙三人，與蔡鈞向係故交，自遭民黨嫌疑，避迹東洋。此次悉行會晤，遂想迂道入滇，無如駐日公使陸宗輿奉袁密令，隨時偵查，蔡乃赴日本醫院治病，且常寄函政府，報告民黨行踪。至瀕行時，預擬寄袁書十餘通，密交契友託他隔日一發，自與戴戡、劉楊四人登舟赴滇，不但老袁被他瞞過，連陸宗輿也無從覺察。及舍舟登陸，道經蒙自，恐刺客當路，各化裝為窶人子，徒步偕行。忽前面遇一大漢，彪形虎驅，狀極兇悍，猝問蔡鈞道：「你等到那裏去？」蔡鈞謊言途次遇盜，銀錢行李，俱被劫去，擬歸龍州故里。言未畢，那大漢竟厲聲道：「你得毋爲蔡鈞麼？」鈞不動聲色，力辯非是，暗中却取出手槍，槍括一響，大漢即應聲而倒。忽刺斜裏又閃出數人，跳躍而前，鈞又連發數槍，戴戡等亦出槍助擊，約斃數人，只剩一人返身欲奔，被蔡鈞追上一

把他擒住。那人長跪乞饒，具言受袁密令，不得已來此。蔡鐔笑道：「饒便饒汝，但汝須傳語老袁，此後勿再行此鬼蜮手段。」那人方拜謝去訖。既而阿迷縣知事張一鵬聞蔡入境，也想討好中央，設法國蔡可巧南防師長劉祖武已接唐督來電，囑他歡迎蔡鐔，亦因劉是舊部，急往與會，兩下相見，歡然道故，并就防營中議敘一宵。翌晨，由劉軍護送入省，張一鵬計不得逞，方纔無事。

蔡鐔既到省城，唐任以下，出城郊迎，父老士女，爭集道旁，歡聲雷動。至入城後，略敘寒暄，即由蔡鐔問及軍備。唐繼堯道：「已預備多日了，專俟君來，以便舉義。」蔡鐔又問道：「餉械可備就否？」唐繼堯道：「除本省庫款及兵械外，南洋華僑，願助款六十萬圓，安南也有若干槍砲運來，統共核算，足供半年。」蔡鐔道：「袁氏叛國，中外同憤，半年以內，當可除袁，惟事不宜遲，請早日宣布獨立罷。」唐繼堯道：「海外餉械，明後日即可到齊，我等就在陽曆年內，舉起義旗，可好麼？」蔡鐔答言甚好。唐繼堯乃請他休息一兩天，纔議行軍事宜。蔡鐔許諾次日，由南洋運到華僑助款六十萬圓，並由安南運來槍砲多種。二十二日晚間，開全體大會，議定起義手續，先由唐任兩人名義，電迫袁氏取銷帝制，誅除禍首。當下擬好電稿，於二十三日拍發，限他二十四小時答覆。那知覆電到來，尙是假惺惺的問他真偽，於是決計討袁，即於二十五日，宣告雲南獨立，復邀同貴州護軍使劉顯世，聯名通電各省云：

各省將軍，巡按使，護軍使，鎮守使，師長，旅長，團長，各道尹公鑒，並請轉各報館鑒。天禍中國，元首謀逆，蔑棄約法，背食誓言，拂逆輿情，自爲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來，干涉之形，既成，保護之局，將定。堯等忝列司存，與國休戚，不忍艱難締造之邦，從此淪胥，更懼繩繼神明之胄，夷爲皇國，連日致電袁氏，勸其野心，更要求懲治罪魁，以謝天下。所有原電，迭經通告，想承鑒察。何圖彼昏，曾不悔過，狡拒忠告，益煽逆謀。夫總統者，民國之繩紱也，凡百官守，皆民國之官守也，既爲背叛民國之罪人，當然喪失元首之資格。堯等深受國恩，義不從賊，今已嚴拒僞命，莫定滇黔諸地爲國壘守，并檄四方，聲罪致討，露布之文，別電應鑒。更有數言，涕泣以聲，諸麾下者，闕牆之禍，在

家庭爲大變，革命之舉，在國家爲不祥。堯等夙愛平和，豈有樂於茲役？徒以袁氏內因吾民，外欺列國，有茲干涉，既瀕危亡，苟非自今永除帝制，確保共和，則內安外攘，兩窮於術。堯等今與軍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冀凡食民國之祿，事民國之軍者，咸激發天良，申茲大義。若猶觀望，或持異同，事勢所趨，亦略可豫測。堯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經營，固亦始願所在，以一敵八，抑亦智者不爲。麾下若忍於旁觀，堯等亦何能相強，然豈麾下之力，亦未必摧此土之堅，卽原麾下之心，又豈必欲奪匹夫之志？長此相持，稍更歲月，則鵝蚌之利，真歸於漁人，而其豆之煎，空悲於轉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堯等則與民國共生死，麾下則猶爲獨夫作鷹犬，坐此執持，至於亡國，科其罪責，必有所歸矣。今若同申義憤，相應鼓舞，可擁護者爲固有之民國，七豎不斃，所驅除者爲民國之一夫，天人同慶，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國覆宗，待舉足之輕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實圖利之。唐繼堯、蔡鈞任可澄、劉顯世、戴戡、賈軍政全體同叩。

通電既布，乃更議組織軍隊，首提及出師名義，或擬用共和軍，或擬用漢黔聯合軍，或擬用中華民國第一軍，或擬用靖難軍。獨蔡鈞起身說道：「此次舉義，係國民放逐獨夫，不應沿用『共和』二字，至若其他各名稱，非旗幟暗昧，卽範圍太隘。竊思軍人以救國爲天職，此時討袁，仍不外一救國問題，或直稱救國軍，否則或稱護國軍，亦無不可。」唐繼堯道：「不如『護國』兩字罷。」大衆齊聲稱善。蔡鈞又道：「軍隊出發，必須有一統率機關，這名義却也要緊。」各軍官道：「應該稱元帥府，或臨時元帥府。」唐繼堯道：「元帥二字，名目太尊，似應緩待賢能，不若徑稱總司令。」蔡鈞鼓掌贊成。唐繼堯又道：「鄙人不材，忝膺重任，好容易經過兩年，今蔡公來滇，正是鄙人卸肩的日子，鄙人情願督師出征，這將軍一席，仍讓蔡公復任。」蔡鈞搖首道：「鏢來此地，欲保障真正共和，爲諸同胞謀幸福，並非爲自己謀名利。唐公此舉，轉予外人口實，疑鏢來攫取此席，鏢那裏承受得起，只好從此告別了。」唐繼堯可罵蔡允立言正大。言已，抽身欲行。唐繼堯連忙挽住，且語道：「公不願爲繼堯，願讓李君。」李烈鈞忙道：「蔡

公尚不肯受任，烈鈞更不敢受了。蔡鐔又道：「今日起義，目的在推倒袁政府，他事且慢慢計議。惟與唐公相約，關以內專屬唐公，關以外屬鐔與李君分任罷。」唐繼堯尚欲有言，軍官齊聲道：「唐將軍請勿過謙，還是從蔡公議爲是。」唐乃承認下去，隨即結議各軍組織法及任務分配分道進行議定如左：

中華民國護國第一軍總司令，歸蔡鐔擔任，出發四川進圖湘鄂。

中華民國護國第二軍總司令，歸李烈鈞擔任，出發廣西進圖粵贛。

中華民國護國第三軍總司令，歸唐繼堯擔任，防守雲南本省。

先是雲南有二師一旅，警備隊四十營，至此統編成陸軍，共計七師，分隸三軍。第一第二兩軍，各率三師，還有一師屬第三軍，兵額不足，另設徵兵局，添募新軍。又各師均編成梯團，一梯團的兵力，約與混成旅相同。第一第二兩軍，各設四梯團，第三軍設六梯團，各設司令參謀等官，俾專責成一而布告人民，各安本業，一面照會各國領事，切實保護僑民，從前各項條約，繼續有效。惟自帝制發生後，袁政府與各國所訂條約等件，均不承認，且各國官民，如贊助袁政府，及戰時禁制品，即當視同仇敵，沒收該物。那時各國領事，接收照會，大都默認無言。二十七日，第一軍總司令部，已經組成。自總司令蔡鐔以下，總參謀長，用了羅佩金，參議處長，就任殷承勳，外如秘書李曰垓，副官長何鳳翔等，統係滇中名流，當日下動員令，飭第一梯團長劉雲峯，率領所部向四川進發去了。

警信迭達中央，老袁也惶急起來，忙就總統府內的豐澤園，作軍事會議廳，連開御前會議，召集文武官屬，籌議南征。大家都想望登極，領太平宴，奏朝天子樂，那個肯出去打仗，便紛紛獻議道：「雲南一省地方，僻處偏陲，能成什麼大事？但教湘蜀各省，集兵扼守，令他無路可出，自然束手待斃，不到數旬，便可平定了。大者得容易。」老袁道：「話雖如此，恐他詭言煽惑，搖動鄰省，倒也不可不防。」大家復道：「癸丑一役，長江南北，統被傳染，尚且數旬可平，區區唐繼堯，怕他甚麼？」

狂言而斷，便是敗象。

老袁道：「蔡鐔也到雲南，這人却不可輕視，他託言養病，日本前幾天還

有書函寄來，誰知他購得我好，竟潛往雲南，昨寄電陸宗輿，叫他問明日本醫院，據言已於十數日前回國去了。你道他有這般詭謀，豈非是大患麼？一言下非常懊恨。傳已通。經大衆稟慰數語，方電命駐岳陸軍第三師長曹錕率師赴湘，據守要塞，候令征演，旅長馬繼增，帶領第六師的第十一旅，由鄂赴岳，與曹換防，並電飭四川將軍陳宦，速派得力軍隊，固守敘州，力拒演兵北上。還有最緊的一着，是諭飭郵政電報各局，凡自雲南發出的函電，或與雲南事互相關係，均嚴行搜查，不准拍發。老袁此策，以爲可禁止煽惑，不知消息不靈，反致隔閡，兵貴神速，詎宜出此。一面再令政事堂，速駁雲南通電，逐漸加嚴。二十六日的電文，語意尙合規勸，略說：「政見不同，儘可討論，焉虎作佞，智士不爲，且列強勸告，並非干涉，總統誓言，亦視民意爲轉移，現既全國贊成君憲，雲南前日，亦電表贊同，奈何出爾反爾，有類兒戲」等語。二十七日的電文，歸咎蔡錕，說他：「潛行至滇，脅誘唐繼堯，唐應速自悔罪，休爲宵小所惑」云云。到了二十九日，方頒發明令，謂：「據參政院奏稱，唐任等有三大罪：（一）構中外惡感；（二）背國民公意；（三）誣國家元首，均着卽行褫職，並奪去爵位勳章，聽候查辦。蔡錕行踪詭秘，譎張爲幻，亦著褫職奪官，並奪去勳位勳章，由該省地方官勸令來京，一併聽候查辦。」另派張敬堯，帶領第七師，自南苑赴鄂，鞏固鄂防，並加張子貞將軍銜，暫代督理雲南軍務，劉祖武少卿銜，代理雲南巡按使，令他排擊唐任，自相攻擊的意思。

那知張子貞劉祖武兩人，已在唐將軍麾下，效力討袁，張任將軍署內的總參謀長，劉任第三軍第四梯團司令官，不但不受袁令，并且聲罪致討，略言：「袁氏妄肆更張，僭稱帝制，民情不順，列強干涉，喪權辱國，億兆痛心，本省舉義，勢非得已。子貞等忝總師干，心存愛國，近接京電，欲餌以利，要知子貞等爲國忘身，既非威所能脅，亦豈利所可誘」云云。老袁料不可遏，又運動英使朱爾典，囑駐滇英領事葛夫，規勸雲南取消獨立，并囑託法使康梯，由安南妨害雲南邊防。兩使言語支吾，始終不肯效力，氣得老袁火星透頂，說不盡的忿恨，正在短歎長吁，忽由袁乃寬呈進龍袍一件，展將開來，恰是五花六色，格外鮮妍，他又不禁轉怒爲喜，連聲叫好。好像小兒得着新衣，乃寬便道：

諛道：「登極期已到了，月朔即要改元，如何年號尚未頒布？」老袁道：「年號是已經擬定了，可恨這雲南無故倡亂，反弄得我動靜兩難呢。」乃寬道：「這也何妨？」老袁皺着眉，搖着頭，半晌纔說出數語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未知所說何詞，且看下同續述。

雲南舉義，擁護共和，其致中央一電，已足撼袁氏之魄，爾復通電各省，益足誅袁氏之心。而老袁含糊對付，先由政事堂迭發三電，尙不敢明言其非，及滇軍出發，不得已下令褫職，倘或自反而縮，亦何至遷延若此？一則堂堂正正，一則鬼鬼祟祟，以視癸丑一役，其情形殊不相同。蓋彼時之袁氏，雖有叛國之心，而無叛國之迹，至此則心迹俱彰，欲掩無自，宜乎一夫作難，而全局瓦解也。然袁氏之心苦矣，袁氏之心苦，而其術亦愈窮矣。

第五十八回 慶紀元于夫人鬧宴 仍正朔唐都督督師

却說袁氏叔姪，談及登位事，老袁愀然道：「我本擬改元登極，但據日前情勢，只好暫從緩議。雲南事我却不怕，但恐外交一方面，又惹起甚麼交涉，不得不慎重將事哩。」乃寬道：「聖明洞鑒萬里，臣姪非常欽佩，惟爲了雲南小醜，延遲大典，一恐叛徒玩視，愈長驕陵，二恐改元無期，致多窒礙。試想雲南遼遠，勞勦六師，就使一舉蕩平，也非數旬不可，那時明詔改元，轉與曆數未合，這却還求鑒察呢？」老袁道：「我正爲此事打算，想不出甚麼妥當法兒，現在也顧不得許多，且改了元再說。」乃寬道：「登極呢？」老袁道：「這事且從緩辦。」乃寬道：「改了元，怎麼不登極？」老袁道：「我自有的意見，你不必多言。」無非是賊膽心虛。乃寬唯唯而退。越宿，便是陽曆除夕，早晨已過，並沒有什麼改元登極的消息，一班定策佐命的功臣，都往政事堂探聽，也不見有何等舉動，連國務卿

陸徽祥都猜不透老袁的意思，大衆乃回去午餐了。待至未牌以後，方頒出改元的申命道：

據大典籌備處奏請建元，著以民國五年，改爲洪憲元年。

各官僚見了此令，復統去探問袁乃寬，曾否元旦登極？乃寬又將老袁所囑，略述一遍，衆情又未免詫異，但也不便入內申請，只好嘖嘖私議罷了。是夕，總統府中，照例守歲，老袁召集家人子女，共聚一堂，開團團宴，叫作合家歡筵席。並因翌日改元，預表慶賀，當時候補皇妃，候補皇子皇孫，及候補皇女等，全體列席。中央設着兩座，兩旁依次陪侍。花團錦簇，玉繞珠環，小子敘至此處，爰將袁家眷屬，一一指名，略載履歷，藉供君官閱覽，臚述如左：

袁家姬妾

- (一) 閔氏 朝鮮人，係閔氏妾女，相傳其本姓金氏，密養朝鮮王妃母家，小名碧蝶。(二) 黃氏 神號小白菜，與袁同里，係豆腐店中黃氏女。(三) 何氏 係蘇州商人女，小名阿桂。(四) 柳氏 小名三兒，係天津韓家班名妓，見四十八回。(五) 洪氏 卽洪述祖，見四十六回。袁氏第五妾，名紅紅，亦勾欄中人，袁任督辦時，紅紅與僕私，代袁所殺，故不列入。(七) 范氏 與袁同里，係袁氏乳媪女，小名鳳兒。(八) 葉氏 揚州人，父葉翼，候補河南知縣，父歿家落，女歸諸神安，轉贈袁爲妾。(九) 貴兒 係盛氏婢女，小名貴兒，亦揚州人，姓名未詳。(十) (十一) 大小尹氏 初爲第六妾洪氏使女，係同胞姊妹，籍貫未詳。(十二) 汪氏 與袁同里，係榜人女。(十三) 周氏 本杭州名妓，能詩別號憶秦樓。(十四) 虞氏 本袁家侍婢，小名阿香，姓氏未詳。(十五) 洪氏 係洪述祖姪女，小名翠媛，與第六妾洪氏有姑姪之稱。

袁家子

- (一) 克定 子夫人所出。(二) 克文 閔氏所出，或謂係黃氏子。(三) 克良 黃氏所出。(四) 克端 何氏所出。(五) 克權 第六妾洪氏所出。(六) 克桓 柳氏所出。(七) 克齊 何氏所出。(八) 克軫 葉氏所出。(九) 克玖 同上。相傳與葉氏女結婚，卽此子。(十) 克堅 (十一) 克安 (十二) 克度 (十三) 克相 (十四) 克捷 (十五) 克和 在母均未詳。

袁家女

(一)淑賢閔氏所出，能詩工畫，適張氏。(二)淑順何氏所出，適沈而寡，留居母家。(三)淑婉葉氏所出，所適未詳。(四)淑貞柳氏所出，字柳氏。(五)淑芳生母未詳。(六)淑蘭葉氏所出，相傳以此女字宣統帝。(七)淑緹(八)淑瑾(九)淑珍(十)淑梅(十一)淑芸(十二)淑玲(十三)淑英(十四)淑口生母均未詳。

附克定長子名家號，係世凱長孫，除孫六人從略。

老袁坐了首位，左盼右顧，除長女淑賢，三女淑婉，已經適人外，其餘統共列席。獨于夫人尚未到來，當命人三請四邀，尙是足迹杳然。等到酒已數巡，還是虛左以待，老袁不覺懊惱，令婢僕等再行催逼。于夫人方緩步行來，甫至席間，即聞老袁厲聲道：「你有什麼公幹，挨到此時纔來？」于夫人道：「爲什麼大驚小怪，皇帝未曾做得，先擺起架子來了。須知你我是患難夫妻，就使你做皇帝，也不能向我呵斥哩。」老袁聞這數語，越覺憤不可遏，便怒氣勃勃道：「你這黃臉婆子，不中擡舉，我若登了大位，先將你貶入冷宮。」于夫人也憤着道：「你是個沒良心人，不顧夫妻舊誼，倒也罷了，就是我家祖宗，世受清室厚恩，你也曾受清爵祿，官居極品，不思竭力報效，反乘着南軍革命，逼清退位，妄思爲帝，祖宗有靈，恐不容你，清朝的列祖列宗，如或有知，更不容你。你還要朝稱皇帝，暮稱皇帝，來嚇我麼？」于夫人口中痛罵老袁，令人浮一大白，然亦有諷而談，並非全體惡道。老袁聽了，竟立起座來，把袖一捲，幾欲以老拳相侷于夫人，又接着道：「我已早知有今日了。你是姬妾滿前，兒孫纏膝，還要我這老東西何用，我還是早死了罷。」說着時，已是涕淚滿面，并欲拚着老命，向老袁前撞將過去。虧得衆位候補皇妃，兩邊分勸，力爲調解，纔免爭毆。于夫人負氣自去，老袁恨恨不止，箇座爲之不歡。就是不祥之光。

洪姨乃獻賦貢媚，舉酒勸袁，周姨等相繼把盞，老袁不忍拂意，勉勉強強的再飲數觥。怎奈酒入肚，最易致醉，更兼時逾夜半，禁不住睡眼朦朧，洪姨扶他入室，和衣安寢，復出室令撤酒肴，一面召入袁乃寬，密商了好多時，復與大衆籌畫一番，多半稱爲妙策，只克文淑順默不言。乃寬去後，轉眼間天已破曉，由洪姨手取龍袍，捲起老

袁替他穿着。老袁就醉夢中驚醒，問及何事？洪姨詭言：「天氣驟寒，應加重裘。」老袁含糊道：「何不扶我去睡？」洪姨又詭詞相應，當命侍從昇入肩輿，扶袁登輿而去。向來袁在府中，嘗以肩輿代步。此時老袁醉夢尤能，還道是照常往來，無甚驚異，到了居仁堂，纔覺醒了一半，閉眼四瞧，但見國務卿以下，統已排班鵠立，伺候登基，堂上擺着一個寶座，兩旁是檀香雕成的龍形，互相蟠繞，正中是紅緞總成的龍形，作爲披墊，返顧自身，也已穿着一件赤龍遍體的帝服，不覺詫爲異事。又向頭上一摸，尙未戴着冕旒，却不禁暗笑起來，慢騰騰的下了肩輿，復覺背後有人隨着，回頭一瞧，乃是恭奉帝冕的御姪兒，當下微笑道：「你們爲什麼演這把戲？」語未畢，忽聽「皇帝萬歲」的聲浪，喧集一堂，繞梁不絕，那時不便承認，又不便不承認，只好向大衆說了幾句套話，無非是德薄能鮮，容待異日等語。話纔說完，大衆復叫起「皇帝萬歲」來，接連是六君子十三太保，擁到老袁面前，恭請升座。御姪兒且跪進帝冕，老袁却不敢接受，只走到寶座前面，躊躇片時，又徐徐的跪至座後，再徐徐的跪至座前，如是三次，乃決定意見，面諭羣僚道：「正朔雖頒，登極尙須擇吉，爾等且靜待後命罷！」究竟不敢登座，羣僚乃鼓舞而散。

只御姪兒尙是隨着，返至內室，再行詰問，纔知是洪姨所爲，可巧洪姨邀同諸妾，打扮得花枝招展，前來謁賀。老袁便笑語道：「你等想冊作妃嬪麼？但此舉未免太早了。」洪姨道：「妾等特來朝賀，幾會見改元以後，尙未登極的天子麼？」老袁道：「你等曉得甚麼？」洪姨道：「妾却有點分曉，陛下所慮，無非爲了外交的關係，其實此事何足介懷。我家做皇帝，與他何干？況陛下做的是中國皇帝，不是想做外國皇帝，更與他無涉。今日爲元旦令辰，妾等就此朝賀罷！」言畢，擁袁入座，就一同跪下，也是三呼萬歲，滿口臣妾，引起這位袁皇帝，樂不可支，便垂拱南面，實受他三跪九叩首大禮。是謂其妻妾羣姬朝畢，袁皇帝興味盎然，當即下令，改稱總統府爲新華宮，府內收文處，改作奏事處，府內總指揮處，改作大內總指揮處，復擬規復壇廟制度，並將袁氏歷代祖塋，改爲陵寢等情，飭大典籌備處敬謹議行。

右官記着，這是中華民國五年第一日，袁皇帝既自建年號，改爲洪憲元年元日，是已與民國斷絕關係，論起理來，就是背叛民國，國民並未服從帝制，應該仍用民國正朔。斷制雖惡，好仍洪憲。適雲南軍政府也於是日成立，罷除將軍巡按使名義，合併軍巡兩署，略照民國元年二年舊制，組成都督府。都督一職，由大衆公推，仍舉了唐繼堯，當由公民趙蕃等通電全國，其辭云：

北京各堂處部院局所各省將軍巡按使都統辦事長官巡閱使護軍使鎮守使全國各報館商會鑒：袁氏謀覆民國，約法上之謀叛罪，業已成立，當然喪失總統資格，在新總統未經舉定以前，雲南公民公舉唐公繼堯爲雲南都督，奉民國之正朔，守民國之疆土，昨聞電傳僞令，尙有特任督理雲南軍務及雲南巡按使字樣，當然認爲無效。唐公與民國共存亡，吾滇千七百餘萬人誓與唐公共生死，此爲吾滇真確民意，不容元惡假借，台電奉聞。

唐繼堯既任雲南都督，當即偕蔡鈞、李烈鈞等率領全軍，於民國五年正月朔日，親至校場，祭告天地，正式誓師。當由唐繼堯親讀誓文，文云：

維中華民國五年元日，繼堯等謹以犧牲酒醴，昭告昊天后土。而誓於師曰：嗚呼！民貴君輕，萬邦是式，賊仁殘義，一夫可誅。矧國是之久成，何逆謀之可有？魯連蹈海，尙恥帝秦；管寧適遼，不甘臣魏。豈有國步方艱，羣情望治，遂乃妄侈邊幅，效井底之蛙鳴，夷我華宗，戴塚中之枯骨者哉？粵自武昌首義，中土雲從，五族一家，億姓同機。掃除專制，創建共和，應世界之文明，爲友邦所承認。乃者袁逆世凱，謀叛民國，復與帝制，黃屋大纛，違與非分之思。礪山帶河，無復未寒之約。移鐘籤於反掌，家天下局勢已成，輸歲幣以尋盟，小朝廷面目安在？急子孫萬世之私計，誤國家百年之遠圖。本都督服役民國，作鎮瀛壖，痛國家之將沈，恨獨夫之不剪。爰整義旅，恭行天討，擊祖述渡江之楫，誓清中原，問新莽指斗之杓，能持幾日。嗟爾有衆，尙其弼予。嗚呼！爾惟克奮厥武，實乃無疆之休。予

亦允報汝功，永有不次之賞。嗟爾有衆，尙欽念哉！

誓文讀畢，全軍統呼「民國萬歲！」聲徹山谷。比皇帝萬歲之聲，多寡何如？及唐都督等返至督署，父老人民，及男女學生，齊集督署門首，手持鮮花，慶祝共和，復三呼「民國萬歲！」真個是衆志成城，大將軍何等威武。義聲載道，小百姓共表同情，眼見得人心不死，正氣猶存，我中國一座錦繡江山，不容那袁氏併吞下去，這且不必細說。還有一道討袁的檄文，也是民國五年元口所發，用着雲南護國軍名義，歷數袁世凱十九大罪，小子欲敘述檄文先口占一絕云：

揭破陰謀使共知，欲欺人處究難欺，試看布檄宣袁罪，一紙書同十萬師。

欲知檄文中如何說法，且至下回說明。

于夫人聞宴一餉，雖未免含着醋意，而受清厚恩數語，恰是名正言順，直使老袁無可置喙。老袁之製造民意，作奸售偽，且不能信於其妻，况他人乎？况全國國民乎？迨至被昇夢堂，締繞龍座三匝，始終不收登座，毋乃爲黃臉婆數言，有以奪其氣而林其心歟？厥後聞洪統言，又激起修念迭發，數被改制之命令，惶惶往來，朋從爾思，可憤亦可悲也。惟袁氏改元，而民國正朔應歸雲南護國軍接收，故於唐繼堯之正朔誓師，直接殺入，不敢少漸，看似尋常補綴，而用筆實寓有深意，閱者當於夾縫中求之可也。

第五十九回 聲罪致討檄告中原 構怨興兵禍延鄰省

却說唐繼堯既正式誓師，復做了一篇討袁的檄文，布告天下。這檄文中列着十九大罪，把袁世凱的隱情，和盤托出，比那陳琳討曹操，賂賓王討武懿，尤覺淋漓盡致，令人叫絕。小子特詳錄如下：

維中華民國五年元旦，雲南中華民國護國軍政府都督唐繼堯，第一軍司令官蔡鈞，第二軍司令官李烈鈞，蓋聞輔世之德，篤於忠貞，長民之風，高於仁讓。使梟聲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兇姿，弄僭竊之高位。則我皇王孝孫，並世仁讓，誼承先烈，責護斯民。哀憫鬱紆，成茲憤疾，大義敦救，誰能任之。國賊袁世凱，蠱賈曲材，賦性姦黠，少年放僻，失養正於童蒙，早歲狂遊，習難鳴於燕帝，積其鳴吠之長，遂入高門之寶。台肥小李，驚其諂智，謂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菲澤。身起爲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淺人侈志，昧道惜學，騁馳失軫，遂使顛隲東國，覆公餗以招虎狼，狡詐與戎，缺金甌以羞諸夏，適清廷昏昧，致積刑戮，猶包藏穢毒，不知愧恥，彈其暮夜之勞，妄竊虎符之重，黃金橫帶，賣辱主於權門，黑水滔天，引強敵以自重，雖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猶潛伏羽勢，隱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漢之義，如日中天，浩氣颯飛，噴薄宇宙，風雲滂沛，集與武漢之師，士馬精妍，遠響東南之鼓，造黃龍而會飲，納五族於共和，大勢坱圉，指日可期。天不佑華，誕與賊子，蠱彼滿室，引狼自庇，袁乃憑藉舊資，攀援時會，僞作忠良，牢籠將卒，脅逼孤寡，奪據朝權，復僞和民聲，迷奪時賢，虛結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懼戒，過情獎許。維時南軍渠帥，質亦豁達，寡防，墮彼奸計，倒持太阿，象此兇逆，迨大邦既集，勢威益專，遂承資跋扈，肆行兇忒，賄通魍魎，棋布陰謀，毒害勳良，搖惑衆志，造作威福，滲越國基，背法畔民，破敗綱紀，癸丑之役，遂有討伐之師。天未悔禍，義聲失震，曾不警省，益復放橫，驕弄權威，脅肩廊廟，是以小人道長，兇德彙征，私托外援，濫竊國權，弑害民會，私更法制，縱兵市朝，威持衆論，布散金壁，誘導官邪，冀以其積威積惡之餘，乘世風頹靡，廉恥滅沒之後，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載以還，天無常經，國無常法，民無定心，官無定制，丹素不終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驕兵，匪賂路途，貪官汙吏，黷亂朝野，以致庶政敗弛，商工凋敝，尤復加抽房畝，朝夕歛征，假辭公債，比戶勒索，淫刑慘苛，民怨沸騰，凶饑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凌夷之秋，天人閉隱之會，四凶所不敢爲，湯武所不能宥者矣。維皇漢九有，夏安東陸，時流漂盪，越在遑遑，緬維祖德，孰敢怠荒，復我邦家，義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爲公，志在匡時。

道維其濟。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盜竊，內比姦邪，既多離德，外逢驕隲，甘爲犬豚，是以四郊多壘，弗知慙悚，海陸空虛，弗思整調，財用匱竭，弗事勸徠，健雄失養，弗興學藝，室如懸磬，野無青草，猶復養寇外蒙，削國萬里，失馭東魯，屢墮巖淵，遂使滿蒙多離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婦，扼我封疆，搯我心腹，皇皇大邦，苟爲侮戮，日蹙百里，媿茲一人，覺我俠士雄夫，所怒日切，齒驚懼憂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義惟精一，在德則剛，制行爲純，故士不貳節，女不貳行，廉恥之失，謚曰賤淫，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自民族國家，咸約五陸，雄風所扇，政驚其公，國競以華，是以乾德精剛，宜充斥里閭，洋溢衆庶，旁魄沈壑，蔚爲駿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揚公會國，所以高隆人格，發揚衆志，義至精而理至順，故雖蔣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節，袁氏身奉先朝，職爲臣僕，朝山歸放，僅及四紀，載瞻陵闕，猶宜肅恭，故主猶存，天良安在，顧藐然以糟漑除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爲其可，是何異飾馬牛之骨，揚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汙乎當世，而令我公先德，皆爲其賤淫，白璧黃金，盡流其瑕穢，此尤我元戎巨帥，良將勁卒，碩士偉人，所同羞共憤，深惡痛絕，而不能曲爲之宥者也。竊此種種，袁氏之惡，實上通於天，萬死不赦。軍府奉崇大義，慨念民生，謹託我黃祖威靈，恭行天罰，輒宜茲義辭，告我衆士，招我同德，今將歷數其罪，我國民其悉心以聽！夫國爲重器，神嚴尊憚，覆載所同，建國之始，義當就職，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顧影自慚，妄懷畏懼，陰縱部兵，稱變京邑，用以要嚇國人，遷就受職，使國權出於遙授，玩視國家之尊嚴，其罪一也。活佛稱異，勢等毛羽，新國旣成，鼓我朝銳，相機撻伐，舉足可定，袁乃瞻顧私機，妄懷疑忌，全國請討，置不聽從，遷延養敵，廢時失機，授他邦以蹈隙縱刃之間，失主權於外力糾紛之後，遂使巨蛇蠶蟻，奔此南金，萬里邊城，躍馬可入，貽宗邦後顧之殷憂，損五族雄飛之資望，其罪二也。政體更新，邊釁環穢，私門政習，首宜改選，故內閣部首，須獲議院同意，所以樹公政之基，明衆共之義，袁乃病其嚴責，陰圖放佚，於第一次內閣聯翩去職之後，盡登婢寵，嗾使軍警，圍逼議員，索賁同意，用以示威國人，開武力政治之漸，使民意機關，失其自由宣洩之用，其

罪三也。國有大維，是曰法紀，信守不立，遂爲國難，亂政亟行，於焉作俑，故使官敗法，爲世大詬。袁爲元首，尤宜領導，乃受事未幾，即不依法定程序，濫用政府威權，誣殺建國勳人張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國憲隨以動搖。政本因而銷燬，其罪四也。國憲之立，係以三權共和之邦，主權在民，立法之府，誼尤尊顯，地方三級制實建於建國除穢，亦既罷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復舊制，不俟公決，輒以令行，使議院立法，失其尊嚴，國權行使，因以紊亂，其罪五也。財政擔負，直累民福，外債侵信，尤傷國權，議案成立，特事嚴謹，衆院贊可，憲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約，圖送鹽稅，換借外費二千五百萬鎊，厲民害國，不經衆院，曖昧揮霍，不事報聞，蔑視通憲，爲逆已甚，其罪六也。國有元首，政俗式憑，行伊阿華，止爲民範，袁乃知除異己，不自愛重，陰遣死士，狙殺國黨領袖宋教仁，以元資格，爲謀殺兇犯，既辱國體，又詬外護，國家威嚴，因以掃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國，建礎爲公，民意所在，亦曰神聖，百爾職司，義宜退聽，國會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嚴明，不獲罔逞，乃私撥國帑，肥養爪牙，收買議員，籠絡政客，用以陷辱國會，迷奪衆情，使議政要區，化爲搗亂之場，法案遲延，藉作獨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選，國有常經，揖讓謳歌，盛德固爾，抑共和定疑，國憲崇廢，悉於是覘，世法懷懷，斯爲第一，袁於臨時任滿正式更選之際，鄙夫患失，至兵圍國會，囚逼議員，使強選總統，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於劫奪，共和大憲，根本動搖，國是益以危疑，後進難乎爲繼，其罪九也。國民代表，職司立法，非違訴民意，毋得斷罪，袁於總統既獲，復慮旁擊，幸恩反噬，遂爲梟獍，乃傾托危詞，羅織黨獄，濫用行政權，私削議員資格，用以訕殺國會，併吞立法部，使建國約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於孽子，其罪十也。國家組織，法系嚴明，苟非選民，焉能造法，袁於戕殺國會之後，妄以私意召集官僚，開政治會議，約法會議，冒稱民意，更改約法，摹擬君主，獨攬大權，使民國政制，蕩然無存，請濬新邦，懸爲虛器，其罪十一也。民國肇造，本以圖存，時風所遷，民強則興，發揮羣能，騰達衆志，公私權利，宜獲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黷民崇吏，既吞立法，復盡滅各級地方議會，密布游探，誣扳黨獄，良士俊民，任意捕殺，人民權利，全失保障，致華生股栗，海內

寒心毒吏得以橫行，民業日以凋敝，民力壯盛，有如捕風，國勢頹隳，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國局始奠，海內虛耗，財用竭蹶，義宜根本整理，袁乃專事虛緣，日以借債政策，利誘他邦，為私託外援之計，斷送利權，不顧惜，逐鹿爭吳，益集廟朝，遂妄以北中二部，橫斷鐵道，分許外人，惹起國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禍，其罪十三也。歐陸戰爭，義以嚴守中立，及時奮進，袁乃內騷外諛，折衝無狀，既反覆，狼狽始羞，東魯復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滿，蒙蔽權，至於九處，承他邦意旨，發布誓言，辱國辱民，傾海不滌，其罪十四也。民族虎爭，領土強食，外債毒國，既若飲鴆，竭澤厲民，何異自殺？袁於歐戰既發，外貨猝斷，乃專事掎克，內為惡稅，房畝烟賭，一再搜括，復先後發行內國公債，額逾萬萬，按省配攤，指額求盈，小吏承旨，比戶勒索，等於罰鍰，致富戶驚逃，閭里嗟怨，國民信愛，斷傷無餘，神州陸沈，股憂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貴有恆，縱博浪遊，證曰敗子，盜賊充斥，此為厲階，修政明刑，首宜致謹，袁乃縱容粵吏，復弛賭禁，使兩疆富庶之區，負羣盜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惡相濟，清鄉勦殺，無時或已，政以禍民，今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離，久痼華族，張皇人道，僅獲禁約，奢厲闊絕，猶懼不亟，袁乃餽其厚獲，倚以冀飲，寵登劣吏，設局專賣，重播官烟，飛揚淫毒，失信害民，辱國貽譏，其罪十七也。民權政治，積流成海，國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舊家，且凜茲盛誼，汲汲改進，華族後起，方發皇古訓，追蹤世法，斷脰流血，久而後得，大義既伸，迂則不忠，喬木既登，返則不智，袁乃身為豪奴，叛國稱帝，監謗飾非，無然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氣橫溢，妖孽喪邦，甘為禍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箴曰：妄安，聖學傳經，誼唯存誠，故忠信篤敬，保為民彝，衍為世德，袁乃機械變詐，崇事怪誕，貌為恭謹，潛藏禍謀，秘電飛詞，轉輿棄口，塗鴉引鹿，指稱民意，欺世盜名，殺鬼盈車，背食誓言，日月舛忤，使道德信義，全為廢詞，民質國華，盡量消失，其罪十九也。維我當世耆德，草野名賢，或手握兵符，風雲在抱，或權傾方牧，虎步龍驤，或道繁鄉閭，鶴鳴鳳雛，細矚理倫，橫流若此，起瞻國家，悲憫何如？凡屬衣冠之倫，幸及斯文未喪，等是邦家之主，胡堪義憤填膺，誰彼昏逆，洵堪髮指，修我矛戟，盍賦同仇，書到都府，勦

者便合聚衆與師，都邑子弟，各整戎馬，選爾車徒，同我六師，隨義應變，共扶社稷。崑崙山上，誰非皇帝子孫？涿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軍府則總攝機宜，折衝內外，張皇國是，爲茲要約。曰：凡屬中華民國之國民，其恪遵成憲，翊衛共和，誓除國賊，義一改造中央政府，由軍府召集正式國會，更選元首以代表中華民國。義二：罷除一切陰謀政治所發生，不經國會違反民意之法律，與國人更始。義三：發揮民權政治之精神，實行代議制度，尊重各級地方議會之權能，期策進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應之效。義四：采用聯邦制度，省長民選，組織活潑，有爲之地方政府，以觀摩新治，維護國基。義五：建此五義，奉以綱維，普天率土，罔或貳心。軍府又爲軍中之約曰：凡茲官吏，粵若軍民，受事公朝，皆爲同德。義師所指，戮在一人，元惡既除，勿有所問。其有黨惡朋姦，甘爲逆羽，殺無赦。爲問諫殺無赦。抗義行，殺無赦。故違軍法，殺無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於滿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城。

檄語煌煌，鉦鼓闐闐，雲南護國三大軍，次第組成，除唐督留守外，第一軍總司令蔡鈞，先向四川進發，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亦向廣西進發，分道揚鑣，爲國效力去了。寫得有聲有色。袁世凱迭聞警耗，料知非口舌所能平定，乃決計用兵進攻，卽於一月四日，再開軍事會議，首畫定戒嚴區域，次規定攻擊方略。戒嚴區域，分爲三等，列表如下：

(一) 緊急區。自百色泗城經興義威寧及濶州寧遠定爲緊急區。

(二) 臨時區。自桂林經貴陽及重慶定爲臨時區。

(三) 預備區。由雷瓊經辰沅荆襄及漢中定爲預備區。

攻擊方略，亦分作三路，照上例表明：

(一) 由湖南進兵。用馬繼增爲司令官，帶領第六師，由湖南經貴州向滇進攻，以常德爲根據地，並發飛機兩架，由秦國鏞統帶赴軍候用。

(二) 由四川進兵。用張敬堯爲司令官，帶領第七師，由川入滇，以重慶爲根據地，並飭王鶚統帶飛機四

架，贊助軍機。以上兩路，特任第三師長曹錕爲總司令，統轄川湘兩軍，馬張以下，均歸節制。

(二)由廣西進兵，用龍觀光爲總司令，召集粵桂軍，由廣西百色縣，向滇進擊，以兩寧爲根據地。籌議已定，又下一申令，略說：「唐繼堯、蔡鐸等，權利薰心，造謠煽亂，予以薄德，忝受推戴，惟有速戡反側，聯謝

國人」云云。越日，再電飭近滇各省，一體嚴防。又越日，令龍濟光、張勳、馮國璋、陸榮廷、段芝貴、趙德全、湯壽潛、李純、倪嗣沖等，簡選精銳，聽候調用。又越日，令曹錕率第三師全部，及第七師一旅，速即入川，馬繼增率本部繼進，所有岳州防務，另派第二師一部接管。應五十七回，再命湖北將軍王占元，就漢口設立軍事運輸局，督辦軍需，接濟征滇軍隊。老袁意中，以爲着着籌備，非常嚴密，偌大雲南，不值一掃，那知曹錕所率的第三師，就是民國元年，袁避南來，賊令孫亂的軍士，當時焚都市，鬪婦女，幾鬧得不可收拾，老袁反格外優待，不特未加懲處，反且密行超遷。他們驕淫成習，毫無紀律，自奉令入川後，沿途經過湘鄂諸境，仍是淫殺搶擄，任所欲爲，曹錕亦不能禁止，坐視騷擾，肅政廳據實彈劾，總算由老袁特頒軍約，號令軍前，但也只是官樣文書，掩人耳目罷了。兵不可玩，玩則不靈。一月十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復奏請速正大位，藉弭內亂等情。老袁令大典籌備處覆議，一面遣農商總長周自齊，出使日本，名目上是慶賀日皇加冕，贈賄高等勳章，暗中恰餽送一份大禮，作爲承認帝制的交換品。不意周自齊方銜命登程，那日使館中，竟發出一個照會，遞至外交部，害得老袁色沮神喪，魂散魄銷，正是：

賣國且難逢受主，比鄰竟爾拒行人。

畢竟照會中有何說話，請看官接閣下同。

閱雲南撤文，義正詞嚴，不得目爲太過。蓋袁氏之欺民久矣，一經撤告，方令全國人民，洞燭其私，所有種種伎倆，俱悉暴露無遺。足令後之奸欺者，引爲炯戒，亦有闕世道之文也。袁氏決計興師，種種籌畫，續密之至，消康熙帝平三藩之策，所以過之，然卒至於撓敗者，由人心之已去，而兵氣之不揚故也。况沿途所經，任情焚掠，以是行軍，安往不敗？袁氏成於欺，而亦敗於欺，蓋

子有言，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德不必問，至若以力假仁，亦且未達，何王霸之足云。

第六十回 洩祕謀拒絕賣國使 得密書發生炸彈案

却說周自齊奉命出使，本受老袁密囑，要他聯絡日本，願將從前中日懸案的第五款，再予讓步，作為承認帝制的交換品。相傳密囑中有七種條件：（一）是將吉林割歸日本；（二）是將奉天司法權讓與日本；（三）是將津浦鐵路北段，割歸日本；（四）是將天津山東沿海權，割歸日本；（五）是聘日本人為財政顧問；（六）是聘日本為教練軍隊；（七）是中國槍砲廠，由中日合辦。這七種條件，差不多是三國時候的張松，把益州地圖獻與劉備的模樣。與心術狂，一至於此。巧值日使置益，仍到京都，復回原任，他本與老袁密商，訂有口頭契約，特地歸國向政府說明，大隈內閣，頗有承認交換的意思，因此日使復任後，轉語老袁，袁即遣周自齊為專使，賚送一份大禮券，獻與日本政府。日使置益已探悉行期，即於一月十四日，邀自齊至使署，備了盛饌，把酒饒行，賓主盡歡而散。自齊即遣農商觀察陶，先日啓程，自己亦召集隨員，正要東渡，不意十六日辰刻，由外交部接到日使照會，略云：

現因有若干之情，致日本天皇不便於此際接待中國專使，故帝國政府請中國政府，將周專使自齊之行期，暫為展緩，特此知照。

陸徵祥接着照會，慌忙稟達老袁，看官試想，皇皇欽命的專使，被他半路攔回，這是國際上少有的怪事，就是老袁就任元首後，也是破題兒第一遭。老袁看了照會，幾乎啞說不出話來，驚疑了好一歇，方向陸徵祥道：「這道是何故？」徵祥道：「聞得外人議論，却有三說：一說是俄日協約，正在磋商，無暇接待我國的專使。」老袁搖首道：「恐未必為此。」我也說是不確。徵祥復道：「第二說是日皇離京，不便招待。」老袁又道：「此語越離奇了。」甚是甚。

是徵祥接着道：「第三說是大隈被刺，國中恐有他變，所以却回我使。」老袁道：「日本新聞紙中，却亦載着此事，據言本月十二日，大隈至豐明殿中，陪宴俄太公，宴畢歸邸，途經山次町，猝遭彈擊，幸尚未中。照此看來，大隈並未受傷，昨今兩日東京新聞，也沒有記着內變消息，如何拒却我使哩？」袁氏心目中只助日本，故於日本，紙格外留意。徵祥道：「現在日本國中，也分黨派，有幾個是贊成陛下，有幾個是首鼠兩端的。」老袁悵然道：「外交事真難辦得很，我國明明自主，並不受外人節制，偏偏我要改革國體，他竟出來瞎鬧，暗指五國警告。看他照會上面，還說是友好鄰邦，並非干涉中國內政，爲什麼出年以來，投遞各使館文件，只爲了洪憲元年四字，盡被却還，日使日置益，且說是總好商量，但教日本承認帝制，各國亦自然照行，今乃拒絕我國的專使，顯是前後不符，自相矛盾，別國還不必怪他，日本真欺我太甚呢。」你要欺人，人亦欺你，這是人事循環，何懼！恨魯老袁口中補出却還文件及日使面充事，都是石交之法。徵祥連聲稱是。老袁又道：「你且去邀了日置益來，看他何說。」

徵祥應命而去。即備束去請日使，日使只說就來，偏偏待了一日，未見足音。翌日，復由老袁着人往邀，又是一「就來」兩字，做了回話。手本好容易盼到薄暮，纔見日置益乘軒而來，既至新華宮，昂然直入，老袁與他相見，正要開口詰問，但見日置益已沈着臉兒，淡淡的說着道：「秘密秘密，好似鳴鑼擊鼓一般，這樣叫做秘密，我今日纔得領教了。」老袁聽着，幾乎摸不着頭腦，只好還問日置益，要他說明。日置益道：「袁大總統，你既要我國幫忙，與我訂定條約，彼此應各守秘密，爲什麼英法諸國，均已知曉呢？」老袁被他一詰，不由的發怔起來。日置益又道：「英法美俄意五國，將中日秘密結約，與前此密談的話兒，統探聽得明明白白，竟向我國政府提出質問。袁總統，你想我國政府，還是承認呢？還是不承認呢？」句句要他自答，於是利害。老袁聽了許多冷語，纔道：「我處是嚴守秘密，並未會走漏風聲。」日置益又冷笑道：「照總統說來，簡直是要歸咎他人了。現在我國政府，已不想甚麼權利，所以請總統不必費心，周使不必過去。」這數句話，說得老袁愧憤交併，無詞可答，只目炯炯的望着日置益。形皆盡致。日置

益又道：「本使擬效忠總統，費了一番跋涉，壞了若干唇舌，徒落得一事無成，這正叫作畫餅充飢哩。」老袁繼續囁的說道：「貴使替我盡力，我是很感激的，但事體已辦到這個地步，好歹總請幫忙。」日置益不俟說罷，便搖著首道：「這事莫怪！本使已愛莫能助了。」言至此，即出座告別，掉頭自去。

老袁送出日使，只好飭止周自齊，但一時想不出那走漏秘密的原因。看官，你道這種密約，充竟是何人洩漏呢？古人說得好：「天下無難事，總教有心人。」今人說得好：「天下無難事，總教現銀子。」當袁氏求好日使，秘密進行的時候，日使屢至總統府，不防法使康悌氏，冷眼相窺，已料有特別事故，至日置益無端回國，又無端覆任，接連是袁氏派遣周自齊、蛛絲馬迹，約略相尋，十成中已騰料五六，煙囪捕雀，黃雀隨後。只沒有探聽虛實，總不能憑空揣摩，湊巧自己使館中，有一個華人方瓊生，當差有年，遂傳召進來，囑他暗中偵探，且說是得着實據，就使耗費數萬金錢，也不足惜。方瓊生得此美差，自然惟命是從，竭力報效。這是中國人的壞心，然此次探出密約，反保全若干權利，如是反惡為善。他有兩個莫逆的朋友，都在總統府辦事，一是內史沈祖憲，一是內尉勾克明，當下就折柬相邀，請他到宅中小酌。沈勾兩人，自然到來，三人入席狂飲，你一杯，我一盞，相續不已，真個是酒逢知己千杯嫌少。飲至興酣且熱，漸漸的談到帝制，又漸漸的談到賺錢的法兒。沈勾兩人，只恨是所入有限，不敷揮霍，那時方瓊生便順流使篙，竟將法公使囑託事件，秘密告訴，要他兩人代為效勞，將來總有若干金酬謝。兩人聽到金銀兩字，不覺垂涎，明知此事由老袁預囑，不便宣布，但要發點大財，正好乘此進行，管什麼預囑不預囑呢。總是銀錢要緊，於是共同商酌，先索重資。方瓊生以十萬為約，兩人纔承諾而去。惟沈勾兩人，雖俱在總統府當差，沈是職司外事，若要探悉秘密，還須仰仗勾克明，勾又與沈酌定，辦成此事，須要二八分贓，沈亦含糊答應。看官道：勾是何人？他是袁府中乳媪的兒子。乳媪死後，只遺一兒，伶仃孤苦，老袁大發慈悲，將他收作家奴，待勾已長成模樣兒，很是俊俏，性情兒又很伶俐，無論什麼事件，但教他去辦理，無不合老袁心理。老袁很是寵愛，就與他取名克明。居然排入皇子行。至帝制將成，特別加賞。

竟封他一個內尉的職銜。那時新華宮中的秘密文件，勾克明多半知曉，有時却交勾收管，勾頗慎密行事，未生歹心。偏此次熱心利慾，又受那方沈二人的慫恿，竟暗將中日秘密草約，偷錄一份，遞同沈祖憲，回報方璟生。方璟生得合密件，喜從天降，急忙取出中法銀行的紙幣，約莫有一大捲，子細檢點，足足十萬金。三人分起肥來，勾得十分之七，沈得十分之二，方只取了一成。總算是一注意外財。勾沈喜氣盈顛，收了此款，洋洋去訖。方璟生入報法使，只稱這次用費，不下三四十萬金，還算不辱使命，纔得將此項底稿，竊取出來。法使見了中日草約，極口贊他靈敏，所有用費，悉聽開銷。方璟生又賺了二三十萬的法幣，面團作富家翁了。龍讓外人的金銀，我亦贊他靈敏。惟法使既探出秘密，忙去通知英美俄意四公使，四公使也留意此事，只恨無從窺探，今既得法使報告，那有不喜之理。法使道：「自歐戰開手，我等協約國，會有戰事以內，不得與別國私行訂約。日本政府，也曾願入協約國團體，為何與中國秘密訂約？」美使道：「日本政府，向來主張暗度金針，我國雖尚守中立，未曾加入協約團體，但日本如此舉動，本使也很不贊成。况袁世凱想行帝制，定要生出內亂，內亂一生，我等通商諸國，各有妨礙，不如趕緊去質問他罷。」各國之實地日本，具有絕大理由，法英俄意四公使約上起見，笑未加入入議約，暗中恰欲視日本，故作者借筆下一演述，俾君官一一接洽。大眾同說道：「我等先去質問日使，看他怎麼對答？」說罷，便相偕至日本使館，向日置益詰問起來。日置益不便承認，只推說未曾與聞，五公使冷笑而出，竟公同拍電去問那日本政府。日本政府領袖大隈伯，正因途中被刺，尚未舉住刺客，默料被刺緣由，多半為日本民黨，反對政府默助老袁，所以有此暗殺行爲，忽又接到五公使電文，便勃然舉計，致電日使，叫他拒絕袁氏專使周自齊，一面電覆五公使，否認中日祕約。可憐這躊躇滿志的袁皇帝，陡遭這種打擊，害得一場空歡喜，且一時想不出那洩漏祕密的叛徒，徒在室中歎息罷了。

誰知不如意事，竟相接而來。新華宮中，跑進了段芝貴，見了老袁，也不及施禮，只叫了一聲陛下，何不叫乾爹？便從袖中掏出一封密信來。老袁接入手中，信面上署着姓名，乃是袁瑛，密呈張作霖，急忙啓視，係約張烈日舉義。

共討袁逆等情。看官！你想老袁方驚疑未定，看了此書，能不驚上加驚，疑中生疑，便顧着段芝貴道：「你去叫了袁乃寬來，什麼生出這種逆子。還要潛匿不報。」段芝貴領命去了。不一時，乃寬趨入，面上已帶着幾分灰色，行至老袁座旁，就撲通跪下，磕頭請示。老袁恨恨道：「袁瑛是你的愛子麼？他去結連奉天將軍張作霖，要來圖我，你莫非縱子爲惡，坐視不言？」袁瑛張作霖體借此聲明。乃寬聞到此語，已嚇得渾身發顫，彷彿似澆冷水一般，口中勉強答道：「臣姪並未知曉。」說到「曉」字，猛覺頭上碰着一物，慌忙一摸，那物已隨手落下，拾來細瞧，就是一紙逆書，分明是親兒手筆，那時無可抵賴，只好拚作老頭皮，向地氈上接連亂搗，且滿口說着該死，胡不讓死。老袁復道：「你的愛子，可曾在家否？」乃寬一面碰頭，一面流涕道：「逆子向來游蕩，鎮日不在家中，臣姪恐他闖禍，時常着人找尋，有時尋了回來，嚴加訓斥，他總是不肯遵行。這幾天內，又許久不見他面了，誰料他竟膽敢出此。若疑臣姪與子同謀，臣姪就使病狂也，不至喪心若此。試想陛下恩遇，何等高深，正愧無自報稱，難這還敢大逆不道麼？」說着時，竟鼻涕眼淚，一古腦兒迸將出來。可與曹妻婦之道。老袁見他這副形容，怒氣已平了三成，便掉轉臉色道：「我也料你未必知情，但我既與你聯宗，簡直如家人父子一般，今乃鬧出這種大事，傳將出去，豈非是一場大笑話？你去趕緊追問，休得再事縱容。」乃寬忙磕頭謝恩，並面奏道：「這等逆子，應該重懲，臣姪若尋着了，立刻拘住送案，惟恐他避跡遠颺，急切無從追獲，還求陛下電飭近畿，一體嚴拿，休使漏網。」老袁愀然道：「你難道還不知我的用意，我想保全袁家臉面，所以令你追問，你快回去照辦。幾輔一帶，你自己去拍發密電，叫他緝獲罷。」乃寬聽了，越覺感激涕零，又碰了幾個響頭，起身馳去。

原來袁瑛字仲德，係乃寬次子，他與乃父宗旨不同，故自號不同，平時嘗隱嫉老袁，蓄謀革命，外面恰不露聲色，有時隨父入宮，拜謁老袁，竟以族祖相呼，至謁見老袁妻妾，也稱他爲族祖母及族庶祖母，彬彬有禮，屢蒙獎賞，其實他想借此入手，刺殺老袁，個是老袁防衛甚嚴，無從下手，他竟懷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心思，暗暗布置。確是袁美

開宗利害與袁相仰。一面電致各省，令他外潰，一面運動京內模範軍，令他內變。怎奈天不做美，奉天將軍張作霖，竟將原函封寄段芝貴，託他告發，遂致密謀失敗。老袁既打發乃寬出室，又加了一層疑團，暗想外交上的洩漏，尚未查出何人，接連又是這場逆案，莫非宮內的吏役，就是叛徒不成？左思右想，愈覺危險。可巧門外響了一聲，不由的嚇了一跳，頓令左右出視，返報是寂靜無人。老袁不信，偏令搜查，誰知不查猶可，一經查勘，却查出一樁絕大的危險品來。看官，這是何物？乃是鐵皮包裹，埋在地中的大炸彈。袁氏未該絕命，所以查出炸彈。這一案非同小可，鬧得新華宮裏天翻地覆，你也掘，我也爬，等到宮裏宮外，盡行搜勘，竟得了大小炸彈好幾十枚。那時大家詫異，不但袁皇帝驚疑得很，就是一班皇娘妃子及太子公主等，統嚇得魂飛天外，彼此忘餐廢寢，只恐還有炸彈埋着，半夜爆裂。好容易過了一宵，忽由天津郵局寄來一函，外面寫着袁大總統親啓，書內却有一篇絕妙好詞，略云：

偽皇帝國賊聽者！吾袁氏清白家聲，烏肯與操莽爲伍，况聯宗乎？余所以視顏族祖汝者，蓋挾有絕大之目的來也。其目的維何？卽意將手刃汝，而爲我共和國，一掃陰霾耳。不圖汝防範謹嚴，余未克如願，因以炸彈餉汝，亦不料所謀未成，殆亦天助惡奴耶？或者汝罪未滿，盈彼蒼特留汝生存於世間，以待多其罪，予以顯戮乎？是未可料。今吾已脫身遠去，自今而後，吾匪惟不認汝爲同宗，卽對於我父，吾亦不甘爲其子。汝欲索吾，吾已見機而作，所之地址，迄未有定，吾他日歸來，行見汝懸首都門，再與汝爲末次之晤面。汝脫戡除野心，取締帝制，解職待罪，靜候國民之裁判，或者念及前功，從寬末減，汝亦得保全首領。二者惟汝自擇之，勿勿留此警告，不盡欲言。老袁閱畢，怒不可遏，又欲促召袁乃寬。巧值乃寬進來，奏稱逆子袁瑛，已由天津警察廳拘住，卽日解京來了。正是：

昨日搜宮忙未罷，來朝擲子戲重排。

欲知老袁如何答話，且看下回便知。

中國既爲民主國，則袁氏之爲總統，不過一民國代表，其實一民國公僕耳。袁氏可以欺民，則沈勾諸人何不可欺袁氏。同一主僕名義，無感乎其效尤也。袁乃寬甘作恭歡，而其子袁瑛，偏欲作爾正平，是又一絕大怪事。然吾寧取袁瑛不欲取乃寬，袁瑛猶知大體，乃寬則一小人而已矣。

民國通俗演義

第六十四回

沈歸廉拒絕夏蘭使

得密書袁廷炸彈案

三七八